

刊叢學文代現

2015

# 悔 懺

著 基 爾 高

譯 妨 何



行印局書華中

類碼 891.13  
608924  
總登錄號 2718

司法行政部調查局資料室

分類號

679.5

7795

著者號

C.1

登錄號

30315 C.1



刊叢學文代現

# 悔 懺

A CONFESSION

BY

M. GORKY

譯 妨 何



行印局書華中

查 禁 書 刊	
類 別	
編 號	15
來 源	



880-201  
8334-29

# 懺悔

讓我來談談我的生活；這場談話並不多費你們的時間，可是在你們——是需要知道它的。

我是個孤兒，私生子，不合法的人；誰生的——無從知道，但被棄在克拉斯拿黑林克縣，索可利鄉，洛西夫老爺的家園裏。我的母親——或是別的什麼人——把我放在那家園裏面一個小教堂的石階上，那裏葬着洛西夫的老太婆，發見我的就是園丁達寧未洛夫，他早晨走到園裏看見：教堂門口有個嬰兒動彈着，包在破布中，而近旁有灰色的貓在那裏走着。我在達寧家裏養到四歲，但他自己也有很多的子女，把我放在另外一個地方哺乳，而我找不到乳吃時，——就求着吃，是的，求着餓着，於是就睡着了。

四歲的時候，賴利翁叔父把我收給自己養，他是個獨身人并且很怪相；他收養我是爲



了自己解悶。他的身體不大，紅色的頭髮，滿面生鬚；可是說話的聲音很細，猶如女人，而他的那一顆心也很像女人——非常溫和。愛吃酒并且吃得很多；有時極沉默。眼睛總是半閉着，作出厭惡一切的樣子，但吃過了酒就高談闊論和熱烈地唱歌，筆直地伸着頭向所有的人微笑。

與人無爭地過着清苦的生活，把自己所有的都交給了牧師，而自己，冬和夏都去捉魚，——是的，他還歡喜小的玩意兒——教烏雀唱歌，并且教我。他愛烏雀，而它們都不懼怕他。記得有一次那刁惡的麻雀，在他的頭上爬來爬去，把他的紅髮爬得亂蓬蓬地好像一堆着火的草柴。還有其他的小鳥如鶯哥兒，金翅鳥等小東西，都在他的頭上肩上甚至鼻子上站着跳着，有的把頭伸進他的口裏去，真是惡作劇。可是賴利翁却躺着，笑着，張開嘴巴，眯着眼睛，對它們很和氣。我看見這種情形，實在有點害怕它們。

賴利翁是個有慈心的人，這是所有的生物都知道的；我這話並不是對於人們說的，——不是在追究他們，而是因為，我知道——溫和的人不是由你教養出來的。

冬天真是個難關，沒有柴燒，小屋子裏冷如墳墓，僅有鶯哥兒在那裏歌唱，我們睡在硬板凳上，想盡一切的方法來消遣，談天，聽烏雀唱歌，——賴利翁拍掌贊許它們——唱得好

呀！——是的，他自己也好像一隻啄木鳥：大鼻子，鼻尖下勾，紅的頭。有時喚我說——哪，聽呀！  
馬提客！——我的教名叫馬提微。

仰面睡着，兩手交叉枕在頭下，閉着眼睛放開尖脆的喉音唱着死神的葬歌。小鳥們停止了歌唱，在那裏靜靜地諦聽。或者隨聲附和地跟着唱。賴利翁鼓勵它們，於是更加高興了，尤其是鸚鵡鳥與鶯哥兒。在唱悲歌時他總是眼淚滾滾地往頰上流，並且揩得滿面都是淚痕，垂喪着頭。

這樣的歌唱時常會造成一種陰森的局面，有一次我低聲問他道：

——叔叔！你爲什麼時常唱着死的歌呢？

他停止了歌唱，看一看我，微笑道：

——你不要怕，傻子！這個沒有關係的呀！死——是一種好的事情。在禱告的時候最好是唱死的歌。最慈悲的人是最可憐的人。在我們，除了死人外就沒有人是慈悲的了！

這樣的話，如他所有對我說過的話一樣都還牢牢地記得。但是，要了解，在那個時候，當然我是不能的。小孩子在老人面前顯出是個非常的人物。

還記得有一次我問他爲什麼上帝很少幫助人呢？

——這不是他的事情——他解釋說——他給你智慧，要你自己幫助自己；上帝是爲了安慰死者而存在的，至於怎樣生活——這是你的事情！

這些話我當時把它忘記了，但回憶起來已經晚了。這使我很苦惱。

他的確是個非常的人，所有的人們，看見他時，不呼喚他，不與他說話，爲的是不驚動他。——賴利翁不停止地在歌唱，有時對我解說各種生活，或者講到上帝。在釣魚的時候總是帶我一同去。捕鳥也是一樣醉心的工作，時常趕着，叫着，與它們談話——『來吧！不會害你們的。』——這樣引誘鳥雀到籠裏來，或用網捕着，如果碰到了蜜蜂的時候，就把它們成羣的趕散了。或打或罵，這些工作他做得很熟練。他不喜歡蜂：因爲它們把他的小女兒的眼睛刺瞎了。她那時僅只三歲，玩弄蜜蜂而眼睛被刺壞了。以後因爲頭瘋的病死了。她的母親就因此瘋狂了。

的確，他的行爲不像普通的人，對我很溫和，彷彿是個嫡親的母親；在鄉裏不很有人憐憫我：人煙稠密，可是我與一切隔離，是個剩餘的人。四圍有誰肯給不合法的人吃一塊……

賴利翁送我到教堂裏學習，此時我已經可以幫助他了，在唱歌隊裏一同唱祈禱歌，在神像旁邊點神燈，所有必須做的事情都會做了。復賴西也在教堂裏做事，他對我所做的很



滿意，更其在冬天的時候。這雖則是一個鄉下教堂，建築倒也很講究。裏面很和暖。

晚禱比早禱對於我更覺得有興趣。在晚上，不容易看明白，人們從自己的憂念中解放出來，靜寂地，慈祥地，靈魂溫和猶如神燈。這時候人們的面孔雖則不同，可是心情却很一致。

賴利翁很喜歡在教堂裏服務：眼閉着，頭仰着，喉突着——口裏喃喃地念着，唱着。——往往唱過頭了，牧師敲起拍子來制止他說，『你唱到那裏去了？』

他對於讀聖經撞鐘等等工作也做得很好。聲音娓娓地，滿腔的熱情與歡心。牧師却不愛他這樣，同樣地他也很厭惡這個牧師，有一次曾這樣的對我說：

——這是個什麼牧師！他不是牧師，他是個銅鼓，要拿鼓槌來敲他才行。如果我做了牧師，非但人民要尊敬我——聖像也將對我感泣呢！

對的，——那個牧師的確不成樣子：臉孔黑黑地好像掉在煙囪裏一樣，大口，短鼻，沒有牙，糾纏的鬍鬚，稀疏的頭髮，光禿的額，長瘦的手，說話沙聲并且上氣接不着下氣，貪鄙，發脾氣。——對家屬很幫給。可是鄉村很貧困，農民們種的田很壞，這一切都和他的慈悲的心沒有相干的。

夏天，蚊子非常多，我與賴利翁整天整夜的都在林中打獵，或在河畔釣魚。有一次——

突然碰到一個什麼祭典，可是叔父沒有了。到那裏去尋他呢？——不知道。全鄉村的小孩子都趕出去尋他；他們像兔子似的跑着喊着：

——叔父呀！賴利翁！回來吧！

後來尋到了……。牧師非常氣恨，怒罵，——農民們笑着。

他有一個好朋友，姓名是沙文開，米公。是個有名的偷兒與酒徒，不止一次地因偷竊被人家打得屁滾尿流，並且屢次地坐牢。——但無論如何他是一個希奇的人物！唱歌說笑話，沒有人能够比得上他。

我時常聽見關於他的消息，到現在他的影像還是活現在我的面前：高而靈活的身軀，披着破爛不堪的衣服，瘦削的臉上掛着三支鬍鬚，闊的額角與突出的頰骨中間嵌着一對偷兒特有的眼睛，閃耀着好像黑夜的明星。

有時帶來一瓶白酒，賴利翁去買點什麼下酒的東西，兩個人就相對坐着，邊吃邊講。

沙文開說：

——喝吧！聖徒的歌者！

酒後……賴利翁有點醉意了，於是引吭高歌。沙文開端端地坐着，眯着眼睛，好像一個

入定的和尚，捋着鬚鬚，從眼角裏擠出眼淚，有時用手摸摸前額而微笑，用指頭將眼淚從眼角引到頰邊。

悔儀

又突然地像彈弓似的立起來喊道：

——唱得好呀！賴利！聽吧，剛才我已經去看過上帝，把你的讚美歌呈上了！噯！賴利，什麼？是人生呢？怎樣去做個仁慈的人呢？自然，他要有仁慈的心了，他可以不費力地去見上帝，是嗎？噯，什麼呀！老朋友，你對於我倒沒有什麼，我呢？整個的靈魂都拿給你了。

——不要開玩笑吧！——賴利翁說：

——我開玩笑？——沙文開喊着——那裏話！真的沒有一點開玩笑的意思！我什麼時候向你開過玩笑哪！絕對沒有！謝謝上帝！——沒有別的話說了。哪，我來唱，你聽吧！

站着。伸着手做出魔術的樣子。輕輕地低低地唱着，張開一對銅鈴般的眼睛，好像火在裏面燒。瘦削的手，不時的動着，似乎在空中摸索着什麼。賴利翁背靠着壁，手支在板凳上，張開嘴望着他出神；我睡在壁爐旁邊，心中又苦悶又快樂。

沙文開慢慢地沉靜下來了。僅露着牙齒發出艱澀的呼聲，好像母蛇在柴堆中爬動，額上的汗珠變成雨點不斷地流下來。他的聲音是沒有窮盡的，聽起來若斷若續好像出谷的

溪流。最後，二人相對微笑，幾杯痛飲，過了長時間的沉默。於是沙文開問道：

——嚶！賴利，再來一個『潮音』的歌吧！

他們就是這樣的互相撫慰，消遣了一整夜，當他們沒有吃醉了酒的時候，米公總是喜歡講些笑林稗史，講到牧師，地主與沙皇；叔父與我在那裏高聲地笑，沙文開也一面講一面笑，有時我們笑得喘不過氣來。

最有趣的是有一個節日，他坐在小酒館裏唱歌。四圍的聽衆擠得水泄不通，各人都看他出神。——他的歌聲從胸膛裏傾瀉出來，如山崩地裂般的有力。一般農民們坐的坐，立的立，都佔住原有的地位不敢動彈一下，如果有人稍微傾斜了身子，立刻會引起很大的騷動，即是有人過於站近了沙文開或向他的嘴裏面望一望，也立刻會被聽衆譴責。他的歌往往使婦人下淚。當他唱畢的時候大家都同聲一致的要求：

——好兄弟，再來一個吧！

於是有人趕緊地送酒送茶給他。

米公時常有些什麼有趣的故事。有一次他在鄉村裏偷點什麼，被認識他的農民看見了。

——嚇！你現在已經完了！我們這一回可不饒你啦！我們不容忍你了！

他似答非答的對他們說：

——算了吧！野夫們，我並不算偷哩，你們才是把我的東西收拾起來了。東西放在那裏不用，不會有新的產出來的。自然，我不來偷你們的，也不致於有損失。可是世界上像我這樣的人，你們從那裏還可以找得出麼？如果我不來偷你們的，還有誰呢？

——好的！——他們說——算你的嘴硬！

他們把他拉到樹林中去縛起來。可是他一路地唱着。起初走得很慢，後來漸漸地走慢了，慢慢地走到樹林裏。他們已經準備着繩索，他等着就縛。可是等到他唱畢最後的歌時，他們彼此這樣說：

——讓他再唱一個吧！讓他爲他自己唱一個送葬的歌好了。

他唱了又唱。此時太陽已經快下山了，在太陽的紅光下面，他們看見米公微笑怡然，毫無懼色地等着死的來臨。這使農人們倒有點腆然了。

——兄弟們，看上帝的面上就饒了他吧！——他們說——你看他臨死的時候沒有一點懼怕，可見他的運數還沒有盡呢！

於是他們就決定不處死他。

——看上帝的面上，——他們說：——我們就饒了你這一次。可是你既然偷竊了，我們必須懲罰你幾下。

他們輕輕地打他幾下，就把他放走了。

這樣的情形或許是假的，可是無論如何，人們愛聽他的唱歌是不可否認的事實。他不但會唱歌，並且同賴利翁講過許多神話。時常講到鬼神問題。他對鬼神是很不尊敬的。

記得有一次賴利翁對他說：

——魔鬼就是你的惡的形像，它反映着你那個黑暗的靈魂。

——我的愚昧，是這樣的意思麼？——沙文開向他問道。

——正是這樣呀！沒有別的。

——或許是這樣的。應該是這樣的！——米公微笑地說——假使魔鬼真的存在，它老早已經把我捉去了。

賴利翁對於魔鬼也是不信的：記得他有一次在小屋子裏同一般不信教的農民辯論。

他喊着說：

——不是什麼魔鬼作祟，都是由於人的獸性發作呀！所謂善或惡，都是人生的本性，你在作惡的時候那惡性就發作了。反之，行善的時候你就成爲善人了。上帝並不勉強你作善或作惡。善惡是任你的意志自由去創造的。所謂鬼就是你的貧困與黑暗！善性就是你本有的人性，因爲它是接近上帝的。惡性是你的鬼性，它使你與獸性接近。

他們不服氣地喊道：

——紅毛鬼！

但是他仍舊說他自己的話。

——因此有所謂牛角羊蹄的魔鬼，這就是人性變爲獸性的開始。

最妙的是他講到耶穌：當我聽到上帝的兒子受着磨折的時候，就祇有哭泣。他把他一生說教與在教堂裏同弟子們辯難以及在各各他被釘死在十字架的形態都活描出來，如孩童般的天真與美麗博愛一切的人們。慈祥的微笑，娓娓的說詞——明亮聖潔，如天空閃耀的星光，這樣的美麗祇有小孩子才有的。

——他在教堂裏同一般聖者談話時，——賴利翁說：——的確是個小孩子在說話。因

爲祇有小孩子才會有那高於一切的聖潔足以感動一切的人，你，馬提微！記住這個，努力保持你靈魂的聖潔勿使你的天真失掉，這就是真理。

我問他：

——耶穌會很快地再來嗎？

——很快的要來！——他說——很快的，聽說人們正在找尋他呢！

現在我想起來，賴利翁這些話。照他的意思上帝是偉大的創造主，至於人呢？祇是些愚昧的生物，他們都迷失了路，上帝就是他們的引路人。

在他和沙文開有個相同的信仰。記得有一次我們的鄉村裏發現了一個奇跡。這個奇跡的發現是這樣的：秋天的早晨，一個婦人到井邊汲水，突然地她看見黑暗的井裏有青煙上騰。許多的人民都聚集攆來，牧師和地保也來了。賴利翁也跑去，他看見有一個人跳到井裏去。他從井裏掙上一個神像來，說他是「無災的神。」於是立刻就把它供奉起來，並且決定在井邊建一個神廟，按時供奉香火。牧師喊着說：

——神靈在此！你們快來祭獻呀！

——地保也發下命令，他自己獻上三牲做嚮導，農人們打開錢囊，村婦們有的捐衣服，



有的捐白布。全村鬧動，熱鬧非常。我也很快活地好像過聖誕節一般。

但是正在祭獻極形熱鬧的當兒，我看見賴利翁的臉孔非常沉悶，沙文開祇在那裏癡笑。夜裏我去看那神像的時候，她已兀然地站在井邊，四圍香燭薰蒸，光暖異常。我很快活的跑到家裏，聽見賴利翁很憂鬱地對沙文開說：

——決沒有這樣的神！

沙文開伸一伸懶腰，笑着說：

——我知道！摩西比耶穌還早得多！這是怎樣的騙局呀？什麼奇跡，嚇！你這個傻子！

——那些牧師與地保真够資格坐牢監了。——賴利翁輕輕地說——如果不揭破了

他們，他們總是貪婪自喜，永遠在人們的頭上自稱上帝！

我那時對於他們的說話覺得很不快，問道：

——你在說誰呀！賴利翁叔叔？

他們沉默着不回答我。很明顯的是心中不安。過了一會兒，沙文開喊着說：

——爲什麼你還在可憐人家呢？傻子！你怎麼不害羞，我們愚弄着馬提微都不知道了！

又嚴厲地向我說：

光熄了！

——你看，馬提微！這裏是一根火柴，我現在把他磨擦起來……看見麼？賴利翁！你把燈

在黑暗中我看見沙文開的手筒內有青煙冒出來。我看見這種情形，有點奇怪和害怕。

沙文開還講了一些什麼話，但是我站在壁爐旁邊發抖，用手指把耳朵塞住。他們走近了我——此時他們又準備喝白酒了——經過長時間的休息，又向我解釋關於發見奇怪的來源及他們愚弄人民的用意。慢慢地我已經在爐邊睡着了。

再過了兩三天，鄉村裏來了一大批牧師和官員，把神像收了去，地保的職務也革除了，和此事有關的牧師也帶到法庭去。到那時我才相信是被欺騙了，雖則還很難同意村夫村婦們白白耗費了一批祭禮。

我還祇有六歲的時候，賴利翁就開始送我到教堂裏讀書了。經過兩個冬季，鄉村裏已經開辦小學，他又送我到小學裏去。因此我與叔父就有點疏遠了。我很知道讀書的興趣，并且很用功。他，有時考問我的功課，表示很滿意的說：

——很好。馬提微！

有一次他說：

——看你的氣血很旺，你的父親想必不是一個笨伯！

我問：

——他在那裏呀？

——這有誰知道呢？

——他是個種田的人嗎？

——祇有一點可以確實地說：他是個男子。如果研究他的地位——這就不明白了。或者是個種田人也說不定？這沒有關係！照你的臉孔與外皮看來——性質不說——是貴族出身的，很明顯！

他偶然說的這些話就深深地印入我的意識裏，並且很有點自傲。在小學裏有人稱我私生子，可是我——氣憤地對同學們喊着說：

——你們——種田人的兒子，但是我的父親——是個老爺呢？

我確信着這個，——應該用什麼來防護自己反對同學的譏笑。可是別的防禦工具在我腦筋裏是找不出的。同學們不喜歡我並且開始侮辱我了，我呢？——開始用武力。我小的時候很堅實，角力起來總是占勝利。人們可憐我的，就來告訴我的叔父說：

——你要管束管束你的養子呀！

有的，一點不憐憫我，就自己動手打我的耳光，要打多少就打多少。

賴利翁對我說：

——你或許，馬提微！也是個將軍的兒子，祇是這個——不是很重要的事！所有的人，生出來的時候都是一樣的，結果，全體的人祇有一個榮譽。

可是他已經說遲了，——那時候我是十二歲，而悲哀的感想已經很深刻。這使我與人們分開來，重新接近着叔父。整個冬季我同他都在林中狩獵。對於學習我已經疏忽得多了。十三歲我在小學裏畢業；賴利翁自己思慮着，他將怎樣再把我培植下去？有時候，我們坐着一隻船，我拿槳他把舵，並且向我說出他自己的意思，說到一切可憐人的命運及各種不同的生活方式。

他把牧師，兵士，店員，都給我指明。可是我覺得都不是好路。

——怎樣哪，馬提微？——他問。

於是再仔細地打量我一番，微笑着說：

——沒有關係，不用怕吧！船到橋頭自會直！但是當兵無論如何要避免，那裏的人——

是沒有出頭的！

在八月，正過了烏斯品夫的節日，我們到六步深潭去捉沙魚。賴利翁已經吃過了酒，有點醉意了，還帶着一瓶葡萄酒在身邊。從瓶口裏慢慢地吞吸。在整條河路上他都是咳嗽與唱歌。

我們的船很壞，又小又陋，他把舵是很粗心的，突然地一轉船身翻轉來——我們都落水了。在水底我看見賴利翁與我並行着。他伸起頭來對我說：

——往岸邊游！我必須往那邊把破船帶住！

離岸並不很遠，水流又緩，我游得很平安。可是忽然我的足不知碰到了什麼或是被絆住了，但我轉過身來：看見了我們的船仆着朝天，但是賴利翁——沒有了。到處都沒有他！

正像一塊石頭搗中了我的心房，我恐怕得拘攣着全身而沉往水底去。

這時候岸上正有個賦課的課員楊格爾，且朶夫在那裏走。他看見我們怎的落水；賴利翁怎的沉溺下去；當我在呻吟時——且朶夫已經脫着衣服準備下水。他將我救起來。但是賴利翁直到夜裏才找到。

他那慈祥的靈魂永遠地安寢了，冷淡與黑暗一齊來襲擊我。

當他安葬時，我病着不能去送葬。等我的病好了，立起腳來第一步就望着他的墳墓走去，找到了他，我就坐在那裏——欲哭無淚，說不出的悲傷與苦惱。他的歌聲在我的心裏響着，他的說話在我的記憶裏復活起來。像他這樣時常用慈悲的手在我的頭上撫摸着的人，世界上是再也找不出的了——一切都對我疏遠了。……我閉着眼睛坐着。忽然有誰把我拉起來。執着我的手。

我看見——他是且朶夫。

——沒有關係——他說——給你做點事，隨我來！

他攆着我走。我跟着。

他對我說：

——我看，你的心腸很好，小孩子，記性不錯。

可是這些話對於我不受用。我默然。且朶夫接着說：

——還在那個時候在你被丟棄的時候，我就想道：把這個小孩子——你——收養起來吧，是的，當時沒有做到。可是，很明顯，這是上帝的喜歡，——你看，他終究把你的性命交到我的手裏來了。就是說你將同我一起生活了。

我那個時候什麼都是一樣——生活，不生活，怎樣生活……我祇有一個觀點模糊地對付自己。

經過了不多時間的考察。這個且朶夫——他是個高大的男子，光頭露臉，留着八字鬚，像一個兵士。講話慢吞吞地摸不着主意的所在，或者他自己也好像不相信他所講的話似的。兩隻手時常交在背後，或者插在口袋裏，好像羞露着它們似的。

我知道全村的農民及他的隣近，沒有一個人是喜歡他的。在二年以前曾經在美林村被人痛毆一場。據說，他和俠客們時有往來。他的老婆名字叫納絲丹西，法西利娜，本是個美麗的婦人。可惜病了，瘦了，走路慢慢地，臉孔毫無血色，紅腫的眼睛，表示出畏怯的神情。女兒亞麗比我少兩歲，也是個病弱的人。

他們的周圍非常沉靜：地上鋪着很厚的氈子，走起來聽不出足音，說話要很細聲，祇能用一半聲音，甚至壁上的鐘擺也似乎特別走慢點。神像面前點着半明不滅的燈光映着，幾張神祕的怪畫：恐怖的法庭，傳教師的遭難，北方蠻族的虐殺等等。在屋角一個煖爐旁邊臥着一隻老貓，胖胖的黑黑的腹部在那裏微微地顫動，瞳神綠綠的注視着一切，——在這樣可怕的沉靜中使我不能不記起賴利翁的歌唱與小鳥們的歌唱來。

且朵夫把我放在他的課房裏做事，我開始學習做簿記。一舉一動且朵夫都監督着我。他站在我的旁邊默然的看着看着，好像要從我的身上找出一些什麼似的。他對我很不放心。

我沒有一個快樂的時間，一切都裝着沉悶的臉孔，不和任何人說話，並且不想說話。頭腦沉重，看不慣且朵夫那種可怕的冷靜，我開始到教堂裏去，替復賴西幫忙。他的年紀不高，可以說是我的新叔父，真古怪他居然也做過小學教師。可是對於他的職務很敷衍，時常與牧師鬼混，親他的手學狗爬，向我叫喊着。我把他的事務都做了，並且做得很好。

這時候我已能自己刻苦的過着生活——並且信任上帝。

有一次我走近聖母像前，看見她懷中的嬰孩正凝視着我，態度非常的懇切與莊嚴。……我哭了。雙膝跪下，祈禱着。祈禱着我的賴利翁。祈禱了多少時間我自己也不知道。但我覺得做了祈禱以後輕鬆得多了。心裏很安靜，有了活力。

復賴西很不安於教堂的生活，時常口裏喃喃地不知說些什麼。我走近他的時候，他看着我的臉上問道：

——爲甚喜氣洋洋地，難道又拾着了『哥比』麼？



我知道，他爲什麼會這樣問我，——因爲我時常在地板上檢得『哥比。』可是我此刻聽着他的話很不高興。似乎他有意地向着我的靈魂開玩笑。

——我向上帝禱告呢！——我說。

——向誰？——他問——什麼上帝！

我們已經看見過幾百個上帝了。上帝在那裏呢？他活着嗎？那裏可以找着活的上帝。你找他去吧！不用向木頭做的禱告！

他說話的含義是很明白的。可是在那個時候我聽了着實不服氣。復賴西——他是個古怪的人，雙足自膝蓋處望後邊拗轉，一顛一仆地用杖拄着走，嘴裏沒有一顆牙，眼睛無神，臉皮如破帛。他的亡妻也是個古怪的人物——手垂着不能舉起。這個古怪的人在賴利翁溺死不久的時候，曾被他弄得沒法。

——我不是在教堂裏服務，——他說——我是看管畜牲的；我是個牧童，生來做個牧童，死了也是如此。——很快啦，我不久就要離開教堂到地下去了。

事實上，他並沒有看管過什麼畜牲。——教堂——他說——也是個吸血鬼聚會的地方。方那裏是個屠場。可是我要做活人的事情。我甯可去牧牛放羊，我的祖父曾經這樣做，我也

活到四十二歲了。

賴利翁祇望着他笑。有一次微笑地問道：

——在古代會有個肥聯司，他是個獸神，你不怕嗎？

於是他又把肥聯司的故事詳細地對復賴西說了一番。他聽了說：

——這是有的！我早已知道了。我是什麼人，難道怕誰來？可是，你，我的叔父且慢告訴他，過了一些時候，我自己要對他說的。

這樣，他們的說話就停止了。

我雖則明知道他是個沒頭腦的人。可是總覺得不舒服。

——看吧！——我說——上帝要懲罰。

但是他還要饒舌說：

——是呀！我自己就是上帝。

他的脚一顛，險些兒倒下來了。我知道這是他認輸的表示。

我酷愛着教堂：用兒童的熱望整個地傾向着它，所有教堂的事物對於我都是很光明，神像，聖書以及燭堂，香爐，甚至屋角都變成了光明的<sub>大</sub>道。我用急切的願望去追求着它們。

祇要走進教堂，就覺得有慈和的空氣在迎接着我，地上的磚頭也在等着我與他們接吻。我覺得我的眼睛裏有萬丈的光芒在反射，可以洞照一切，她使我走到光明的盡頭，在那裏我的眼睛就變瞎了，他使我看不見別的，祇覺得自己的存在。有時候，我獨自立在神壇旁邊，周圍很黑暗，可是我的心中很光明。因為他就是上帝，有了上帝我的失望與悲傷都消失了，并且也無所謂周圍的人生了。接近上帝就疏遠了人生，可是在那個時候，我自然不能了解這些。

我把教堂的經典都讀過了，上帝的福音與我的心弦起了共鳴，我的靈魂在歌唱着讚美詩，我快樂得流泪。有時候，我絕早的跑到教堂裏比一切的人都早，雙膝跪在創造主面前淌眼淚。虔誠地自虛心地，沒有思慮，沒有祈禱；我對於上帝並不要求什麼，毫無奢念地長跪着。

記得賴利翁說：

——如果你用嘴去禱告上帝，你是向空氣禱告，不是向上帝！上帝是明白的：他看你的思想不是看你的說話。

可是我就連思想也沒有。空漠的跪着，默然地跪着，似乎在唱着快樂的歌，快樂地覺得

我不是一個人，而是在上帝的福祐之下，並且親近他。

這時候是我一生最快樂的時期了，安詳而平靜地過日子。我喜歡一個人站在教堂裏，在那裏可以避開周圍的嘈雜與囂鬧，在那裏我好像被帶到空中的盡處，輕輕地浮在雲頭，人間對於我是模糊不清的。

但是復賴西又來侵擾我了。拖着癱瘓的腿一跛一拄地在磚地上磨擦過來，好像晨風中的樹影無牙的嘴吞吞吐吐地說道：

——我不替任何人做事了，難道這是我的事情麼？我就是上帝，是世界上所有生物的看守人。我明天就要到地下去。爲什麼把我放在這裏呢？放在這個又冷又黑的地方？這難道是我應該住的地方嗎？

他把自己的憤懣向我的身上發洩了。——我想着——他要把聖潔的地方糟蹋了，可是上帝不會寬恕他的。

那時候我的確很幸福的，牧師也特別的看重我，我親着他的手，——他的手出汗冰冷。我想把親近上帝的祕密告訴他，可是不敢說。

且朶夫那對小而發光的眼睛好像兩粒銅的紐扣，總是釘着我望，他對我非常不滿意。

看我如一個玻璃的人。但是亞麗不止一次地低聲問我：

——你受了洗禮嗎？

她對我很畏怯，而使我對她很客氣，或者同她談談日常的生活及教堂的事情時，也是這樣。在冬天我清晨起來，高聲朗誦聖經。雪風在窗外狂吼，牆壁轟轟作響，冷氣逼人侵入骨髓。房間裏非常沉寂，人都呆然地坐着不想說話。且朵夫低着頭，看不見他的臉孔。納絲丹西目不轉睛地瞅着我，亞麗在半睡中被冰塊搗碎的聲音驚醒了，睜開眼兒含羞地一笑，向我微笑。

有時候，她拿着聖經上不了解的詞句來問我，她說話是那末地輕聲，並且說一句又默然了。祇有無情的雪風不斷的在狂吼，好像要尋地面出氣似的。

此時我的靈魂與那些在危難中用全力奮鬥，出死入生而獲着救主的聖徒有點接近；信奉上帝的慈善家與施主，他們把自己的愛送給人們也使我受着感動。同時，那些匿跡深山，的隱士及跋涉沙漠的探險家却使我不能了解，他們與世隔絕了，他們躲避上帝而獨善其身，其實他們始終逃不出魔鬼的支配，對於這種人，惡鬼的魔力是太大了。

賴利翁極力排下魔鬼，可是要承認他的存在，不然，生活祇有向着善的方面而人們的

墮落行爲就無從解釋了。賴利翁看上帝是無上的創造主，是個全知全能者——可是無知無能從那裏來的呢？從聖潔生活離開走向生活的惡化創造愚昧無知的主，這就是魔鬼。我以為應該是這樣的：上帝在創造櫻桃，同時魔鬼就在創造水痘；上帝創造大鵬鳥，魔鬼創造貓頭鷹。

可是事情就這末的了，我雖則承認魔鬼的存在，但不相信它并且不怕它；我祇拿它來解釋生活的惡化，同時我又被攪亂了，把上帝的威信降低了。我竭力不去想這些，可是且朵夫時常使我的思想陷在恐怖與魔鬼的勢力中。

我讀聖經，可是他，突然地并且閉着眼睛問道：

馬提微，卡魔 (KOMMO) 是什麼意思？

——那裏？……

他停一會兒，說：

——卡魔從你的臉上擦過，并且被你激怒跑過去了。

他的妻深深地吸一口氣，越發驚慌地看我，在等待着什麼。亞麗閃着藍色的眼睛故意

說：

—— 噯—— 在樹林裏？

—— 擦過—— 就是走過麼？—— 且朶夫問。

—— 是。

我記得，他從口袋裏伸出手來，把自己的長鬚鬚左右扯開，而他的眉毛在額前忽上忽下地抖動。於是狠狠地藏着手說：

—— 大衛皇帝問道：卡魔跪着！皇帝也怕，可見魔鬼比他強得多！上帝退避，魔王勝利…… 你看見卡魔嗎？真見鬼！—— 問一問倒沒有關係，看他怎麼的！這就是說—— 我們小百姓沒有什麼大不了，還是到皇帝那裏去吧。

他總是時常往狹路上走，雖則他的話我不大懂—— 他們對我永遠是不合意的。最多的是說給了我怎樣的深恩宏慈。你看且朶夫又在那裏督促我了：

—— 馬提微，你要誠心誠意地替我與我的家庭祝福，我再三地請你爲我們祈禱！這個是有報賞的，我撫養你，使你溫暖與安逸。

而我怎樣呢？本來我的祈禱是沒有什麼企求的，這猶如小鳥向太陽歌唱一般。—— 我開始爲他及他的妻祝福了，而且特別祝福着亞麗—— 這個女子長得很好。嫻靜，美麗而溫

柔。我傾心於上帝，唱着大衛的讚美詩及其他一切的禱告詞，那歌手的和諧的歌詞使我沉醉而堅決的證實了自己的信念，可是祇要想到且朶夫，我就說道：

「開恩吧！上帝，給你的臣僕以慈悲。」……可是我的心中似乎有什麼東西塞住，快樂完全消失了，好像在上帝的面前很害羞似的——不能再在他的面前了！於是眼睛垂下來，爲的看不見聖像，腳立起來，這樣那樣都覺得很不安，爲什麼會這個樣子？我很想知道這中間的原因，可是不能夠。我祇覺得自己的可憐，當失去了快樂的時候，使人想到毀滅。

我看看人們，人們都在那裏注意我了。

有一個節日，我在街上行走，人們都帶着一種追究的眼光向我望來，有的向我問好，有的輕笑，有的做鬼臉。他們說：

「哪！看看吧！這就是我們的禱告師。」

「我看，馬提微！將要受洗禮了，想必？」

「孩子們，不用取笑吧！他不是牧師呀，他信仰上帝不是爲錢的！」

「難道在農夫中就找不出聖徒麼？」

「他是我們的聖者，給福利我們的，不用取笑吧！」



——難道他是農民麼？他是貴族出身的呢！

總之不外是冷嘲熱諷。

我那時自己有個獨特的和平思想，我希望與一切的人們安靜地共同生存着，並且希望人們也以和平待我，我努力往這個方向走，可是人們給我的祇是些譏笑。

米公對我更其惡作劇：有時他看見我，他就跪下來，念念有詞的在那裏說：

——你神聖的信徒，——我跪下來了，請保護沙文開吧！他會不再得罪上帝嗎？請指教

我怎樣討好上帝。偷竊我倒做得好，還是我送給他一雙大蠟燭，怎的使我偷得多吧？

人們都哈哈大笑，可是我聽着沙文開的譏談，驚懼而且悲傷。

但他還說他自己的：

——你真榮譽呀！爲你的恩去做祈禱，他在課賦房裏剝削農民——在教堂裏讀聖經，而上帝也沒有聽見農民怎樣地叫苦。

我那時已經十六歲，我很可以把他的嘴撕碎了，以雪被譏之辱。可是我不這樣做。我想不理他而找個出路避開，但他在那裏擋住了我的去路。他做一首歌詞，在節日，拿到街上唱，並且彈着三弦琴：

——老爺看中了一位小梅香。

小梅香的肚皮膨脹，

這是他們的結晶體。

呱的一聲墮下地！

他們都是怕太太的，

有誰把他收養起？

課房裏那一位管賬，

他的臉色沉悶而悲傷。……

歌詞是很長的，把所有的事情都包括在內，更其是講到我和且朶夫。沙文開使我懷恨到那樣的程度，就是祇要看見他的長鬚，與頭頂上那頂歪斜的帽子時，我的全身都發抖起來；有時我想把他打死切成肉片。

那時我雖則很年輕，可是我的心非常堅硬，他時常來糾纏我，我總是不向他求饒乞憐，我站着不動並且不理他。

禱告越發勤了。我覺得除禱告以外，沒有別的可以保護自己。可是這時候我的禱告裏

已經含着悲哀與痛苦的話了：

——主呀！爲什麼呢？這難道是我的錯誤麼？我的父母離開了我？他們把我如破鞋似的拋棄了！

我看不見自己有別的過失——人們很可笑地在自己的生活圈內活着，各人都照着自己的習慣走，把習慣攙進法律裏去。——可是憑空拿一種外來的力量來反對一個人，你能够馬上了解的嗎？

我小心翼翼地觀察着一切，因爲四圍的空氣越發對我不利了。

我們的老爺君士但丁，尼格拉維契，洛西夫是個富有田產的人。他很少到我們這裏來，我們這裏是被他認爲不幸的源泉，在這裏老爺的母親曾被誰悶死了，他的祖父從馬上跌下來，倒壞了，他的妻脫逃了。我有兩次看見過老爺：人長得高高的，胖胖的，戴一架金邊的眼鏡，帽上繫着一條紅的絲帶。據說他是沙皇最器重的大臣，博覽羣書並且有許多的著作。他對且朶夫兩次都是惡狠狠地罵他，並且捏起拳頭在他的鼻上晃着。在索可利的課房裏，且朶夫是個主管人——一切的權威與力量。田產並不很多，種植穀類，盡量地供給主人的要求，剩下的田佃給農民收租，後來奉命縮少租田種植亞麻，因爲距離不遠的地方開辦工廠

了。

除我以外，在賬房的屋角裏還坐着有伊文、馬克樂維琪、岳程，是個頭腦昏聩的人，時常吃得醉醺醺地。

他曾在電報局裏做過事，因為吃酒被革職了。他看過很多的書，時常同人通信，或者與農民們辯論。但常常有長期間的可怕的沉默，對他講話，他祇是點點頭，或低聲唯唯，有時答應一聲：

——是。

這樣就完了。他的身材很瘦小，但臉孔圓圓地有點浮腫，禿頭，眼睛看不清，走路像盲人，慢慢地用足尖一步一步地探着走，聽不出他的足音。

在哥薩克紀念節，農民們拿藥精酒把他灌醉了，於是就這樣地死去了。——因此課房裏僅剩我一人管理所有的事務。且朶夫給我一年四十盧布的薪水。叫亞麗在課房裏替我幫助。

早上我看見農民們圍着課房，好像一羣狼圍在陷阱旁邊一樣，——的確，他們是些狼，這裏有獵人，有誘餌，他們一來就陷落了。

當我一個人在課房裏的時候，我把所有的文件與書契都打開來看，自然，我那時的悟性還很幼稚，可是我一眼看來，很明顯地我們的課房是個掠奪的機關。農民們出租佃田，但他們一年到頭工作的結果，不是爲自己的而是爲且朶夫的。如果說我此時竟得有什麼奇極或羞恥的心理，那又是不能說的，我雖則知道沙文開爲什麼譏刺我，可是我不認爲他是對的，我想自己決不是個掠奪者。

看見且朶夫對他的主人很不忠實，他盡可能的把銅錢往自己的口袋裏放。我在他的面前本來就很勇敢的。我知道爲什麼對他是應該做的；可是現在我想：他爲的是需要在上帝面前隱藏着他的盜竊行爲。

這時候他叫我親愛的兒子，他的妻也這樣的呼我，並且給我好的衣服穿。我對於他們當然叫感謝，可是我的精神已經不是他們的了，而他們對於我的體貼反使我心中委實難受。但是我對於亞麗更親熱了；我喜歡她那微笑的臉孔，柔媚的聲音與天真的愛。

且朶夫同老婆在上帝面前垂着頭，好像疲倦了的馬，似乎想把自己的罪惡，盜竊的隱痛在卑怯的屈服裏掩過去。且朶夫那雙手使我很討厭，他時常把它們藏起來，可是這樣越發使我從壞的方面去推想——他那雙手或許是絞殺過什麼人的，是一雙血手吧？

時常地——他與她——叫我：

——爲我們的罪惡祈禱呀！馬提微！

有一次我真的不耐煩了，對他們說：

——難道你們的罪惡特別比人大麼？

納絲丹西嘆一口氣跑開了，他自己走在一邊，不答覆我。

他在家裏總是沉思着，同老婆與女兒是很少講話的，所講的僅限於家常的事情，對農民沒有罵過一次，但是神氣很足——其實他那種莊嚴不可侵犯的態度比罵人還要難受。一點不肯放鬆，怎樣說就要你怎樣做，好像地球是歸他管的。

——向他們讓步點吧！——有一次我對他這樣說。

他答道：

——永遠不能向人家讓步一點，否則，你自己就要大吃虧！

有一次我覺得他做的太不近人情了，我對他說：

——這樣子不可以的！

——爲什麼？

——罪過的。

——就是作惡也不是你叫我而是我叫你。你只管如我的意思寫下去好了，這與你沒有關係的。你——不過是我的一隻手而已。我自己認爲是正當的就不能不做，怕什麼呢？我祇有幾十個盧布一個月，可是並沒有一個人憐憫我。這一點你應該懂得。

——嚇！你真是一毛不拔的勇士——我這樣想。

——算了吧！——我說——不用說了。你也用不着做什麼鬼把戲，我每次到村裏去就要把你所做的事情宣揚出來。

他的八字鬚望鼻子上一撇，彈起眼簾張開門牙湊到我的身邊，量一量高低。

低聲地問道：

——真的？

——真的！

他大笑起來，猶如一把銀幣丟在地板上。說道：

——好的，你正義的主持者！這或許對我很受用——一滴一點地去捋錢已經够麻煩了。索興做個大模大樣的強盜去剝削一個痛快吧！

走進去了，兇狠狠地把房門帶轉去，玻璃窗在振動。

在我看來，且朶夫從這一天起似乎縮小了些，對於我不像以前那樣監視了。

他是個非常鄙吝的人，雖則他的自奉並不薄，可是的確一個銅子也要與人家計較的。吃酒也很喜歡，對於婦人更其熱狂，——他是有權有勢的，婦人們那裏膽敢拒絕他呢？並且他也就是利用這一點；對於處女沒有動手過，因為不敢。至於婦人祇要來一次，就要成爲他的如夫人了。

他時常慫恿我這樣做。

——馬提微——他說——爲什麼害羞呢？同婦人交接猶如布施一般，這裏所有的婦人都愛溫柔的，可是男人們實在太不中用了，倦勞，貧弱，從他們的身上還有些什麼出息呢？你的樣子倒不錯，很漂亮——婦人們歡喜親近你哩！噯，我看你自己也很想吧？……

他這個人真卑鄙已極，不管什麼污褻的話都說得出來。

有一次他問我說：

——哦！馬提微你想做上帝的聖徒嗎？

我不愛聽他的問題。



——不曉得呀！——我說。

他想一想又說：

——哈哈！上帝從所多瑪的城中救出羅得，又救了拿亞，可是他却把幾千百萬的人民燒死在火裏，淹死在水裏；但人們還說他沒有殺人，我永遠不明白這個深奧的道理：從千百萬該死的人民中會找出一個什麼聖徒來？上帝看見能夠替他傳道的祇有幾個聖徒，試問他當時在所多瑪的城內如果找不出一個聖徒？那末他的道法不是沒有人替他傳播下去麼？人都說他是博愛宏慈——這那裏是真的？

我那時不知這個人是在罪惡裏找出路，但他的話非常使我激怒。我說：

——你怎的不害羞哪？你怕上帝，可是不愛他！

他的手從口袋裏伸出來望背後一交，臉色發青。很顯明的是恨我了。

——愛不愛，這個我不知道！——他答——但是，我祇知道你是個上帝的信徒，你們的

上帝祇是估量別人的罪惡，可是你不要妨害上帝，把罪惡估量錯了！

此後他很久沒有注意我。

他在我的靈魂中已經成爲不可忍受的敵人了，——我看他比米公還壞。

夜裏我做禱告的時候記着他的名字，——我的腦筋裏裝滿了對他的厭恨，我鄙棄他，在開始禱告就說到他的：

——主呀！我請你不要寬容做賊的人：你要處罰他！他肆無忌憚的掠奪貧人！我這樣刻薄的反對且朶夫，甚至懷疑到他的命運。

不久我與米公起了一次衝突。——他走到我的課房裏來想沾點光，我一個人在那裏。我問他：

——你，米公，爲什麼譏笑我？

他磨牙切齒，輪着眼睛，湊到我的面前。

——我的——他說——這事情並不大，對不住，我來叨擾一點！

我的足發抖，手不自主地捏着拳頭，咽喉抽縮，喘一口氣，對他說：

——我那裏錯了！

他不慌不忙地把我的手拉去放在他自己的頸項用力捫着，好像不是我比他強而是他比我強似的。

——當你要捫死一個人時——他說——你就老實不客氣地對他說。你對於我並不

希罕，我什麼都見過——你的事在我看來是過分的。可是用不着動手，這樣你就違背着一切的信念了。

他說話很沉着，詼諧而尖挑。

我喊着說：

——你要什麼？

——來沾點光！

我看他的話不足以擒住我，可是我對他的憤恨已經過去了，我沉悶地站在他的面前。

——狠心的——我說——都是你！難道一個人被父母丟棄了，你就可以欺侮他嗎？

他拿寓言來壓制我了，譏刺的說：

——不用裝苦，我們求真理：你吃賊的麵包，你不是瞎眼的。

——你造謠，——是的，——我用自己的勞動賺麵包吃的。

——沒有勞動，你就是偷一個雞也做不到，這個道理你該是很明白的！

他那對猙笑的惡魔的眼睛向我望來。又憐憫地說：

——嘿！馬提微你是個好孩子，可惜變成書獃子與神迷了。但是你要知道地球上做賊

的人儘管多，而上帝給他們的手不是一樣長的呀。

我把他從課房裏逼走。我對於他的寓言不想去了解，我認自己是上帝的忠實信徒，認自己的意思比別人都忠實。他走後，我默然沉思，覺得自己的靈魂很孤零。

憐憫他人，——我沒有這種自信。我要把自己從苦難中解脫出來，我希望做一個無知的人。——此外沒有別的念頭。我跪在亞伯拉罕聖母像前，看着她的胸和手，我仰首望天，神燈的光照着我，燈影輕輕地罩在聖像的身上，深深地反射到我的心裏，重重地壓着我的背，我已經失了知覺，我看不清神和我中間的界線。我并且失了祈禱的念頭。我很悲傷，就是對亞麗也沒有一點歉意。

但是她對於我總是笑嘻嘻地；我那時才十八歲，面目清秀，頭髮有點捲起，樣子很不錯。但是那時候我很不慣和女性親近，鄉村的婦女們因此都取笑我。對於亞麗我也不愛與她接近，就是與她接近的時候也很不客氣，有時我覺得她的微笑也有點不懷好意似的。但是我已經不止一次的對她甜蜜地自忖道：

——喂！——給我做老婆吧！

坐在課房裏，我和她整天的相對默然，有時她拿點什麼事情問我。我答他一句，——這

樣就是我們全部的談話了。

她瘦瘦地，白白地，藍色的眼睛帶着一點憂悶的表情，但她是美麗的，幽嫺的，從她的靜默裏我感覺着一種難言的哀痛。

有一次她問我：

——爲什麼你，馬提微！這樣愁眉不展呢？

我從來不會並且也不想也不願意向任何人講到我自己。但是此刻我的心門大開，馬上把我的感慨和盤的托出來放在她的面前。我訴說爲了父母被人家侮辱，我訴說我的孤獨與靈魂的痛苦，我又訴說她的父親對於我的難堪——我對她訴說了我的一切，並不是想得到她的憐憫，我只簡簡單單地把我心中的積悶乘機向外邊發洩；那鬱積在我內心的苦悶，猶如一大堆腐臭的穢物，它——這些穢物——在那裏窒息我，磨難我。

——不如到修道院裏去吧！——我說。

她懷憂地低着頭默不作聲。她的憂愁使我覺得愉快，她的靜默使我起了悲憤。

但是日子過了三天——她低聲對我說：

——你祇是注意人家是徒然的呀；各人都祇管自己的生活——看見麼？自然哪現在——

你還是單身獨活的過日子，但是等到你成家以後，就沒有什麼人用着你了。那時你和一般人一樣，要創造自己生活的田園。至於我的爸爸也不足多怪，所有的人都不愛他。可是我看他到底比別人壞幾多，連自己也不知道！那裏有真正的愛呢？

她的話感動我。我總是想到就做到的，因此我立刻向她要求：

——你可以——我問——嫁我嗎？

她略略地向後退，低聲說：

——可以……

自然，第二天我就一五一十的同且朶夫說了。他失笑。整一整自己的鬍子，摸一摸我的鬚殼。

——要做我的女婿，這倒是一條直路，馬提微！必須想想，上帝定下的，我不能反對，你是個端莊質樸的好孩子，爲我們祝福的義士，從各方面看來都很值得器重——這不是恭維的話！可是，要過舒服的生活，必須要幹點什麼事情出來的呀！但你的處世能力還是很不夠的。這是第一點。其次——再過兩年就要叫你服兵役去了，這是必須去的。但你如果能夠積蓄一點錢，有了四五百個盧布，也可以買通，免得去當兵。我已經準備着……如果沒有錢——

——那末你只好去，那時亞麗或留或嫁。……

他的話內有針直望我的心內刺來。他的鬍子抖着，眼睛裏燃着綠火。當兵的影像在我的腦筋裏打滾——我當什麼兵？永遠和人們在屯營裏過活——這個我可做不到。還有醉酒，逞兇，惡罵，這一切都不是人幹的事，可是且朶夫要告訴我這樣做。

——那不如修道去好了——我說。

——現在已經遲了！——且朶夫笑着說——馬上不會有人修度你的——還是去當兵吧！不，馬提微！除了錢以外沒有什麼東西可以贖回你的命運。

此時我就對他說：

——你給我錢呀，你多得很呢！

——嚇！——他說——你想得太簡單了。可是這樣做對我有什麼好處呢？你去想想：我可以拿我的錢去贖罪。也可以把它給鬼神。到那時我在罪惡中輾轉——你却過着安適的生活，是的，此刻你在計算着我的孽錢了，你是這樣想麼？假使我的孽錢堆積如山，拿它去行善也可以登峯造極。祇可惜我不願意做你的牛馬！作孽也需要你自己去作。你可以求上帝幫助——伏侍上帝。

我看且朶夫的模樣，好像比我高出七尺，我被他踏在地底下去了。我曉得他在譏刺我。談話就這樣中止了。第二天早晨我就把他父親的話告訴亞麗。盈盈的淚水在小女的眼眶裏閃耀着，絲絲的青脈管在她的太陽穴裏顫動着。我的心靈也隨着跳動。亞麗微笑地說道：

——但你不要去呀，我們要……

——不，這做不到呀！……要去的！

我不猶豫地說。——但是這句話似乎在對她講又似乎對自己講，總之是遏止不住了。從那天起，我就陷在泥潭中了，終日昏天黑地的如醉如癡，形容枯瘦，猶如野鴨被火燒焦了一樣。亞麗也很可憐，我愛她，我想娶她做妻子。但是且朶夫從中作梗，他成爲我們頑固的障礙——這使我非常不安與痛苦。我鄙棄他的偷盜行爲及下賤的靈魂，可是這個下賤的靈魂，忽然張開它猙獰的眼睛——有權威的望着我。

整個鄉村都在疏我遠我；女孩們給我以冷笑，婦人們給我以白眼，沙文開拿污語來譏刺我，他們把我丟在灰土裏，踐踏我的身體，侮辱我的靈魂。

我祈禱着，且朶夫的像立在我的背後扼住我使我不得出氣。我害羞地若斷若續地說着我的禱告詞，我不是爲上帝在祈禱，我祇想着我自己的事情——我將做什麼？



——幫助我吧！——我說，——我的主！教導我吧！是的，我不離開你的路，可是你不要把我陷入罪惡中！你有力量并且慈悲，你要幫助你的弟子從苦難中出來，給他一個保障使他與一切的誘惑來鬥爭，是的，我毫無疑義地憑藉着你的力量，永遠做你的忠實臣僕，不要使我墮入敵人的狡計。

我這樣地把上帝那高尚無比的聖潔拿來爲自己的私情作辯護了。我把上帝的身份降低了，同時把自家也墮落到無可救藥的地步了。

亞麗也一天慘淡一天，猶如一隻蠟燭燈。我想着她將與別人住在一起，可是我不能容許她這樣，除了我以外，任何人不得與她在一起。

愛的力使你創造出與自己同等的人，因此我想像她是與我同情的。她了解我的心，她明白我的思想以及我所需要的一切，如我對於我自己一樣。她的母親也越發沉悶了，淚眼汪汪地望着我，默然地長吁短嘆。且朶夫也藏着他那可惡的手在我的旁邊默然地走過，悻悻然猶如喘着氣的老狗在臨死一分鐘的時候驚恐地望着那站在他面前的老鴉要啄去他的眼睛。

時間已過去一個多月了，我還是困在原來的地位，正像落在深山絕谷中找不到那裏

是出路，苦呀。

有一天且朶夫走到課房裏，聲音不高的對我說：

——喏，馬提微！你幸福的機會到了。——抓住它，你就可以如願地做什麼人了。

機會是這樣的：在課房裏做着一個什麼圈套，叫農民們來上當，這樣就有許多錢落到且朶夫手裏，大約可以得兩百個盧布。

他向我解釋并且問：

——怎樣，你不敢麼？

或者他還不是這樣問，但我不願意落在他的手內。他的話——我覺着是一種污辱。

——不敢偷盜麼？——我說——這個并不用什麼勇氣。祇是太下賤了。好吧，一起偷就

是了。

他在發笑了，這賤夫，又問道：

——罪過呢？

——我的罪過……我自己擔當。

——好的！——他說——現在，你知道：幸運的日子來臨了。

他對我猶如狼狗抓住了羔羊，嘲謔與戲弄。

事情開始了——在工作過程中我表現得並不壞，但是總覺得太無恥了。我們把人民召攏來，好像下棋一樣，——他擺棋局，我做助手，並且更比他兇惡一點。兩個彼此不說話，眼睛相互照着，在他的眼睛裏——現出綠的光與笑，我——祇有兇惡。可是我被這個人征服了。一切都輸給他，連極卑賤的事情我也比不過他。租穀不夠時，亞麻也要，再不夠，就要處罰，把他們的家畜都拉過來。對農民們一個銅子都要計較，可是錢不是我管的，我沒有錢過手——所有的都落在且朶夫的手裏去；自然，這一次我沒有得到便宜，農民們更其不用說了。一句話，在那個時候我簡直瘋了，心裏冰冷：想到了上帝——如何要幫助我。總是這樣對他責備：

——爲什麼不拿出你的力量來救一救我的苦難呢？爲什麼不教導我，使我聰明一點呢？我的心碎了，你難道沒有看見嗎？我的主呀！

有一個時候，似乎亞麗成爲我的異己了；我看看她並且仇恨地想：

——你也來打擊我的靈魂啦，不幸的！可是想了這句話以後，我又是慚愧地立在她的前面，盡可能的拿歡心誠意對待這個女子。

但是，你們要了解，並不是因爲哀憐我自己或是因爲人們的可悲使我痛恨得磨牙切齒，而是由於那莫大的恥辱，卽是我不能制勝且朶夫而由着他的意志。記得，他曾這樣說過，「正義——天秤也。」可見，他對於這些一切是明白的。

他嚴肅的說：

——喂，信徒，你要想想你的房間看，不僅只有老婆與你一起住，你們還要生養小孩子，該早點準備呀！

他叫我聖徒了，我默然。

并且他時常這樣來稱呼我，他的女兒對我更加可愛并且同我更加親蜜起來：她了解我的困難。

且朶夫乞憐到一塊土地——向洛西夫的管事苦求——給他好一點的地方作課房，他開始爲我們造一座小屋子，我自己盡所有的都拿出來了。事情進行得很快，小屋子造起來，在太陽下面閃耀着，好像特地爲亞麗建築着金的宮苑。

屋頂也蓋好了，祇差一個壁爐，在秋天住在裏面就可以過得去了。

有一次早晨我從雅豈木夫克歸來，——到農民家裏取獸捐——出了森林望着村

裏走，我看見我的小屋，在太陽光底下着火了一——彷彿一隻燭燈在那裏閃動。

我起初想想，這是太陽開玩笑吧！用她紅光把小屋圍住要抱它到天上給自己去住吧，可是又分明看見了人們在那裏忙亂着，聽見了吹哨子喊救火，全村騷然。

我的心撲撲地跳着，眼見得上帝要與自家作對頭了。眼見得那些烟火從地上把我千辛萬苦經營起來的小屋子搶走了。我全身著火的對他說：

——你肯告訴我你是真的要把我的靈魂熾滅得干干淨淨麼？——你真的愛這樣做嗎？不相信，我不想降低了你，不是你的意志要放火，而是農夫們懷恨着我與且朶夫，因此來報怨！不是因為你的仇恨還不够使我相信，而是因為我對你尙不至於這樣的仇恨！在緊要的關頭，在我無力反抗罪惡的時候你不肯給我一點幫助，這是你錯了，不是我！我往罪惡裏走，猶如在黑暗的森林裏，它高出我的頭幾倍，我在這裏面怎樣找到解脫呢？

這些蠢的話並不會使我平服，他們一點效力都沒有，反而越發激起我心中的憤火。

我憤火中燒，一直到回家還沒有熄滅。我站在林邊，背靠着大樹，呼着怒氣，可是亞麗那張雪白的臉在我面前出現，流淚，含酸。我暴慢的對上帝說話，猶如對着平輩的人：

——你有怎樣硬，那末我也就有怎樣硬。——應該照公理！

火滅了，祇剩了冷靜與黑暗，可是在黑暗裏仍有火星在閃動，好像小孩子大哭一頓以後還在低聲的啜泣。烏雲如墨的黑夜，小河燦然，猶如一把灣曲的刀陷在地裏面，我想把這把刀拿起來磨得鋒快將地球砍個粉碎。

將近夜半我才走到村裏——在課房的門口亞麗同她父親站在那裏等着我。

——你在那裏哪？——且朶夫說：

——立在山上看火燒。

——怎麼不跑來救火？

——難道我是什麼怪物不成——骨都燒爛了，他還可以救得？

亞麗哭喪着，一身的炭氣，一臉的烟灰。——我看見不禁失笑。

——做工嗎？——我問她。

她的眼淚滴下來了。

且朶夫皺着臉皮說：

——不知道，該怎樣做呢？……

——要開始——是的——再造呀！

那時候在我是那樣倔強，我想我現在可以用自己的手去擎着天柱，奪取王冠，一下子能够把我的事業做成功，雖則上帝可以擺佈我的意志，但是到底要給我什麼——他是在反對我這個不是？

因此我重新偷盜了。任何惡事我都不管！從前，我在臨睡時向上帝做了禱告，然後失了自己的知覺，可是現在我祇是躺着想着，猶如一個剩下來的盧布在口袋裏摸着，念念不忘的帶着它走，而想不出辦法來——那時候，有很多很多人由於我而啜泣，在這很多的人，我把他們辛苦得來的那口汗血的麵包搶來吃了，這中間必定也有的是小孩子，因我的掠奪而餓死，——現在我鄙棄的想到這些；並且失笑——我已經成爲冥頑不靈而貪婪無恥的了。聖像已不復如前的用憐憫與慈祥的眼光看我了，他祇是死板板地凝視着我，猶如亞麗的父親。

有一件非常的事情降臨到我的頭上來了——亞麗走來貼在我的身邊，她把自己的手輕輕地放到我的肩上說：

——馬提微，上帝祐你，我愛你超越世界上所有的一切！

這簡直是出了奇事，她會對我突然地說出這樣爽捷的話來——猶如小孩子叫一聲

『媽媽』似的。我很被感動着，好像讀着神話，並且她就在那個時候成爲我無上寶貴的愛人了。第一次她對我說愛，第一次我把她這樣緊緊地抱着吻着，一切都失了存在，正像我有時候熱烈地在作禱告所感覺着的一樣。

到泊可洛夫我們找得一座現成的屋子，——很快的找到了，有幾株柱是黑的，燒焦了的。很快的我們就行結婚禮；我的岳父，酒吃得爛醉，時時大聲笑喊，猶如鬼打了勝仗似的；岳母看着我們總是哭——哭過了又微笑，而面頰的眼淚還在流。

且朶夫喊着說：

——嚇，不用哭！我們女婿是何等人呀？義士呢！

又兇兇的罵着。

客人是重要的——牧師當然請到了，兩個州長，還有各樣人等，鄉下人團團地圍在窗外，在他們中間還有個米公——一個快樂的人。在那兒奏他的三弦琴。

我坐在窗邊，沙文開那種尖脆的音調刺激着我，雖則他不敢高聲囂張，可是我聽着他的歌謠：

——你們痛快的豪餐狂飲吧！



可是殘羹剩飯也須得分一分！

他的譏諷那時倒使我樂意聽，雖則我不喜歡他這個人，——亞麗蹙着雙眉對我低聲地說：

——快好停止了吧，嚕嚕嚕嚕地幹什麼飲個不休！

她看見人們的貪婪無恥而煩惱，可是對於我則恰恰相反。

我們在相親相愛的當兒祇是相對啜泣，我倆肩並肩地在床上坐着，擁抱了一回，哭泣了一回，哭了又笑，笑了又哭，哭哭笑笑的回味着我們這偉大而又不幸，既酸楚而又甜蜜的婚姻。一直到天亮還沒有入睡，嘴對嘴的吻着吻着，滔滔不絕的說過又說，說我們將來怎樣的生活；她看看我，我看看她——我們同看着前面的燈光閃耀！

緊緊地捏着我的手，她對我說：

——我們就這樣的生活吧，一切的人都愛我們！同你好好地，馬提微！

我們倆如醉如癡，我們說不出怎樣的幸福，我對她說：

——讓上帝毀滅我，如果使你，亞麗！因我的罪惡而流着別樣的眼泪！

她說：

——我一切由你，我要做你的母親與姊妹，你是我唯一的！

我同她一塊的過着生活，猶如在歡樂的夢中。我做事祇是放任着手，什麼都不看，並且不想看，回家時總是非常急促，一到家就去找妻子；同她在草坪上散步；往森林中去。

回憶往事——又去捕捉鳥雀，在我們屋子裏有洋洋的喜氣與熙熙的光明，牆壁上到處挂着鳥籠，鳥雀們在歌唱。妻子小心地，愛護它們。有時我回到家裏，她娓娓地對我說，山雀模倣着鶯哥在唱歌。

早晨我讀着新舊約或福音書，可是大部份的時間是對她講我的童年時代，講到賴利翁與沙文開，講他們怎樣對上帝歌唱，講他們如何解釋上帝，又講到沒有頭腦的復賴西，他現在已經沒了；還講到其他的事情，總之無論什麼想起來的都講了。——表示我知道許多關於人的鳥的魚的事情。

我沒有力量把自己的幸福用說話來形容周至，是的，沒有這樣的人能夠講出自己的樂事，因為來不及學習這個了——他的快樂是罕見的，祇是一個短短的時間。

同妻子一塊兒到教堂裏，並着肩站在一角親愛的做禱告。我的幸運使我向上帝作祈禱，向他崇奉，可是同時也覺得苦悶——似乎上帝用力在那裏制勝着我，從前我反對過他

的意志，我要求上帝給我以幸福；他向我讓步了，於是我又崇奉他了：好的，怎麼，你，上帝做過了，公正的，應該的！

啊呀！話已經說窮了！

我在不知不覺中間過去了冬天，好像過着一天快樂的日子；亞麗告訴我她的轉變時期到了，——我們新的快樂時期到了，我的岳父皺着眉頭嘆氣，岳母用可憐的眼光看着我的妻，並且時常咕嚕地同她說些什麼。我把一切事情重新籌劃一下，想把壁爐安起來，給他一個紀念的名字叫賴利翁，爲他祝福，把竹籬拆下來做鳥籠——所有這一切的事情都是無愁的人幹的。

在這個時候且朶夫這樣嚴峻的對我說：

——喂，馬提微！還怕把沙糖包得太早，會起酸化作用嗎？看吧，你的小孩子就在這個夏天要產生出來了——難道忘記了麼？

我老早本想告訴他一種實情，說我們夫妻那時是怎樣的了解，因此我就說：

——隨你怎樣擺佈我好了，——我要站在平等的立場上同你幹，看你要怎樣——可  
是再不能立在你的足下了！

——不懂得——他說——你要對我講些什麼？我告訴你是很簡單的：七十二個盧布——一年對於家庭是不够維持的，我把女兒給了你，可是不能維持你的吃用。你想想看！你真是——一個怪物——簡直是在仇恨地對待我，可是我要比你多知道些，這是爲了她的安全——不是爲你，也不是爲我，還在裝神裝聖的，就像鬼睡着了一樣！

真的不耐煩，可是看亞麗的面上，我強制着自己，沒有打他。

在村裏很明顯了，他們知道我同岳父不是相安的住着，人們都用和善的眼光看我。我自己也由於歡喜的關係變成一個柔和的人了，是的，並且亞麗也很是善心腸——希望我盡可能地寬待農民。我開始對他們稍稍的施惠，可以馬虎的地方就給他馬虎過去。

在鄉村裏——猶如將手按在玻璃窗上面一樣，每一件事情祇要你一做出來就一切皆知了。且朵夫懷恨着。

——你又想——他說——欺騙上帝麼？

我決意離開課房了。對妻說：

——六個盧布一月——或者多一點——我可以去捕鳥賣得。

我的伴侶擔憂地：

——你知道怎樣做，就怎樣去做吧！祇是不要等着窮！可憐——她說——也難怪爸爸：他希望對你好，可是他却把許多的罪惡放到我們快樂的靈魂裏來了……

啊嘿，我想，真可愛！我已經把他的好心在村裏拆穿了！

往後不久我就告訴岳父，說我要走了。

他笑起來問：

——當兵去嗎？

可惡！我知道他在欺凌我了。——他是很便當的：他的見識多，祇要對他有利，就把我送去當兵。猶如丟一個石頭到水裏去一樣。他對於自己的女兒也不見得惋惜的，——他時常也同上帝玩把戲。

他緊而又緊地束縛着我的手！妻已經開始暗暗地哭泣了，眼睛時常哭紅起來。問她：

——你怎麼樣？亞麗！

她說：

——人有點不好。

記起了我的誓詞，立在她的面前，我又苦惱，又羞恥，恨不得一脚跑開去——並且也有

着決心——但又可憐着這樣可愛的婦人。如果不是她，祇要能够避開且朶夫我就當兵也去了。

六月尾，我們已經生下小孩子了，我又困在苦惱的時間裏了。生產是艱難的。亞麗喊着叫着，我恐怖得肝腸寸斷。且朶夫沉着臉祇是發抖，跪在門前的石階上，伸着手，仰着頭帶着哭聲的祈禱着：

——死了——我的一生都完了，上帝保佑吧！……祇要你有了孩子，馬提微，可以將我的生命拿去，我願意代替一切的苦難，你不要再掩蓋你對人們作的罪惡吧！……

這時光我確有點可憐他。自己走向門前，想：

——你又懾伏了我，上帝，我又要祈求你的手，如給人自新之路，就把他引渡到這一邊吧！還是吝惜你的慈悲而把你的力不放在仁道上面呢？

我現在回想這些話，我恥笑我的愚不可當。

生了小孩子以後，我的妻就變了；她的聲音粗濁了；似乎整個身體都硬剝剝地，當她走到了我的身邊，看過去像一條什麼木棍站在那裏。不僅變成鄙吝，並且計較着鎊銖；連日常的吃用都節制了，任何一個農民所開銷的都可以與我的相比。一五一十地在那裏算個不

休，這是她最感興趣的。我開始想——撇下了這個。我那時已經專心去做鳥雀的生意了，一月兩次帶着鳥籠往城裏走，有時候賺得四五個盧布而大部份都在路上花費了。家裏養着一頭牛與十來隻雞——還要再多些幹麼？

可是在亞麗的眼裏表現出不樂意。從城裏帶一點東西給她也要埋怨說：

——要這個幹什麼呢？你不如把錢帶回來。

我覺得沉悶了。從這沉悶裏我努力排解去捕捉鳥雀。走到林中，張開網羅，舉起籠兒，倒在地上，吹着唿哨，癡癡地想着。腦海裏——風平浪靜，對一切都覺得不需要。發生了一種思想落到心裏，又在無形中消失了，正像一顆石子拋在湖中，水面起了微微的波動輕輕地振蕩着我的靈魂去歸化上帝。

在這個時光上帝對於我是青的天，蔚藍的遠景，秋日在森林中高轟着的金色教堂——或冬日銀白色的雪；河流，草原與丘陵，繁星與花叢——一切美麗的神靈也是一切神靈的真實智慧。然而回想到人類，不禁心頭戰慄，猶如小鳥在夢中驚醒，又惑然的看一看自己——沒有一點合於神靈的美，祇是些黑暗與醜惡的生活，光明的上帝有力的傲然的遠遠地在那裏站着，人們祇是軟弱的頹然的一個個各管各地分開。上帝時常使他的兒子犧牲

在虛榮裏，又窮困他，抑鬱他，壓制他到地下去，猶如拂塵子掉在污泥中；爲什麼上帝會容忍這個呢？他看見自己兒子的憂鬱有什麼意味呢？上帝會在那裏看見過有人如他一般美沒有呢？人們經常的在黑暗與貧困裏掙扎着，把靈魂弄盲目了。快樂都歸飽暖的所有，幸福祇有富貴的能够享受。人們在罪惡中找自由，可是罪惡中沒有自由。那裏有愛？他的力是誰的？那裏是神的美？上帝存在嗎？神聖在那裏？

忽然陰氣沉沉地濃霧漫漫地籠罩着我的全身，而心裏猶如冬天的荒野，空洞，冷靜。當我感着這種思想的時候祇是默然無言，雖則它在我的面前顯露着沒有消去，可是總不敢說話——我覺到它的力，我害怕，猶如小孩子害怕黑暗。拔起脚步，趕着回家，收拾了工具卽急促地行走着，一路上仍是唱着歌，從自己渾然的恐慌中暫時把自我遊離在一邊。

人們又在那裏取笑我了——捕鳥的生意給村裏看不起——是的，亞麗也在長吁短嘆，顯然地，我的職業在她看來是一種恥辱。岳父在譏刺我，我隱忍着，等着秋天；我想想，去消除我的兵役吧——我就試着去跳過這個坑洞了。

妻又有了變動了，同時又開始傷愁了。

——什麼，喂，亞麗？



起初她一句話都不說，任何一切都拒絕，可是有一次她擁抱着我，哭泣。

——我死了，——她說——生產要我的命！

我知道，這是婦人們時常講的，可是我怕。撫慰她——她不聽。

——你又成獨身一個了，——她說——沒有誰愛你。可是你不必消沉，強硬一點去對付一切——我請求你，照顧小孩子：不用對他發怒，所有都是上帝的錯誤，可是你——沒有

權……

她時常對我說這一類的話，我由於對她的可憐與爲她擔憂而擾亂不安。對於岳父，因爲在這世界上我對他有種親屬的關係，因此他爲了自己，現在也就利用這個：『噯！馬提微，喝酒吧，那邊沒有酒喝。名聲很重要的——快要成爲軍人了，第二個小孩子也快要生了。』

已經到了第一次徵兵的時期了，我就去應徵；斷念了一切如打碎了一塊玻璃似的。動身的一天，到城裏去算了一個命，妻已經不敢出家門一步了。岳父給我送行，一路講着家常的話，說他怎樣困難地培植我，花費了多少錢，及他爲我安排得怎樣怎樣好。

——或許，你是在拚命的與我反對，——他說。

就這樣的出去了；經過不久，我的命運決定我還有回家的一天。且朶夫還不相信我的

幸運，因此他闇然的笑着。

——很明顯的，上帝在保佑你！

我——默然；並且也不高興說話；對於我這是從一切——主要的是從岳父的傲慢裏解放出來了，我的精神舒展一下，回到家裏——亞麗的安慰；哭與笑，柔情與體貼，讚美與撫愛，我正像殺死了一頭熊帶回家來一樣。

——上帝保佑你——她說——現在我可以安然地死去！

我戲弄着她，可是自己覺得痛苦，——她相信自己的死亡，我知道這個危險的信仰使她失去了在人間生活的力量。

她的產期經過了三天。可怕的慘痛整整的磨折着她兩個晝夜，到第三天才結果了她，屍體被毀滅了，一切都完了，猶如她自己所信仰的一樣；可愛的我的親人！

她的葬儀我已想不起來，因為有好些時候似夢似癡。

且朶夫叫醒我——在亞麗的墳上。猶如現在所看見似的——她站在我的面前，看着我的臉說：

——喏，馬提微，在死人的旁邊我與你第二次的分手了；在這裏我們發生了友誼，也在

這裏我們把這種友誼收藏起來……

我環視着，好像初次落在地面似的：雨打着，風吹着，黑霧包圍着，棵樹無力的在那裏搖擺着，墳頭的十字架若隱若現地在那裏浮動着，寒冷控制着一切，溼氣沉重的壓着全身，得不到任何的呼吸，好像風雨把空氣完全吞沒了。

我對且朶夫說：

——你要什麼？

——我要你了解我的痛苦。或許是，照着你的意思，我妨害了你的生活，上帝就處罰我，把我的女兒弄死了。……

雙腳在地上踐踏着，把地面的泥土踏得稀爛，化爲污水望我的足上飛濺。

我抓住他把他丟在地上，正如丟棄一個無用的東西一樣。我喊着說：

——由着你咒詛吧，可惡的東西！

沒有意趣的沒有思想的時間又光臨到我了——自己不能夠頭向上面抬，也猶如丟棄在地，無力拿起，靈魂受苦，仇恨着上帝，去看一看神像又懷恨的跑開：我想同他辯論，可是我不認錯，我知道，照理應該讓步點懺悔一下，應該說：

——哦，上帝！你的手重得很，但是正當的，你的憤怒極偉大，但是仁慈的。可是照着我的良心——就不能說這樣的話，我陷落在各種不同的思想裏，找不着自己。

我想：

——難道不是爲這樣打擊我嗎？因爲我暗中對你的事業有所懷疑。

這使我有點恐慌，又改正着說：

——否，不是你的事業，僅是對於你的仁慈有點懷疑，因爲有許多人被你拋棄了沒有得救，沒有出路！

所有這些，非但在我的心中發酵，並且發酵得使它燃燒起來。睡不着了，一切都懶得去做，在夜裏有個什麼暗影窒塞着我，看見了亞麗。苦呀！我沒有勇氣活下去了。

決計自殺。

這一夜，我困疲地穿着衣服躺在床上；妻出現在我的意識裏，她沒有一點怨色；藍色的眼裏微微地燃着溫和的火光，她喚我。窗前的月光明亮，地上的道路顯然——可是我的靈魂越發灰暗了。我跳起來，把烏網的索子解下，用釘子在樑上釘着，做好了活結，橈子也擺好

了。想把襯衫更換一下，從櫃子裏拿出襯衫，更換好了。忽然，在牆壁上隱隱地看見了一個什麼小小的面孔在那裏閃動着，這嚇得我險些兒要叫出來了。可是我馬上知道這就是我自己的臉孔在亞麗的圓鏡裏反映過來，我看一看——樣子是枯瘦的，可憐的。糾纏的頭髮，突出的鼻梁，兩頰深深地陷進，嘴張開一半，恰如一個人在那裏喘氣，而眼睛悲慘地從那裏看過來，有一種非常的熱力。

我的臉已經成爲可憎的臉了，他的美麗已經消失了，我坐在櫥上傷心哭泣，好像一個被欺侮的小孩子。活結現出羞態在那裏對我恥笑。我動怒，撕碎了它，把它丟到屋角裏去。我想死也是一個啞謎，還是決計去尋生路吧！可是我到底怎樣活呢？再經過了一些日子，我覺得活是總得活下去，需要強制着自己去懺悔一下，因此就決定去找牧師。

在禮拜日，一個晚上，我去見他。他與師母圍着桌子坐在那裏喝茶，一個四歲的小孩同他們一起，牧師的黑臉上滲着汗珠，猶如一片片的魚鱗。他很慈祥地接迎着我。

房間裏又溫又暖又光亮，一切都很干淨并且有秩序，我回想起在小教堂一個什麼都不收檢的牧師，我想：

——哦，他那裏成個什麼教堂？

牧師謙遜地看待我。

——什麼，馬提微！苦惱麼？——他問？

——是——是的——我苦惱……

——哼！……要停止哀悼呀……不是在夢裏看見過她麼？

——看見過，——爭奈。

——哀悼是無濟於事的。

我默然，我不能夠和師母說話，我不很喜歡她；她是這麼的碩大與肥重，臉孔胖胖地，油很多。這婦人的呼吸很急促，時常咳嗽，猶如撞鼓一般。聽說她有許多錢在放債。

——誠心地禱告，——牧師教我說——并且不要悲傷——這是違反着上帝的，他知

道怎樣做……

我問：

——他知道嗎？

——可不是？——他說——好孩子，我很曉得你的驕橫，可是你不要太頑固了，照樣

地也將你的驕橫來對付上帝，——那末你就會被火活活地燒死！不是賴利翁的毒性已經

傳染給你麼？這死人，是由於他的狂癡，墮落到異教裏去了，你要記得！

師母笑起來：

——不如把他，那個賴利翁送到修道院裏去好啦，是的，主教總算非常好，沒有追究他。  
——這是不對的，——我說——追究起來，但不是由於他的心地不好，而是由於服務不勤，這個就是主教自己也有錯誤。

我們開始爭論了。起初牧師傲慢地挾制我，到後來，我明白自己不見得比他差，是的，我僅是對他給我的怨瀆稍微加以指正，可是牧師與師母簡直在那裏大罵而特罵了。

——你呀，——他們說——你的岳父呀！兩個強盜，劫持着教堂：馬格萊那塊荒地——是教堂修整好了的草場，可是你們把它從我們這裏侵佔去了，這就是進攻上帝……

——這是對的——我說——馬格萊荒地是我們不公正地佔了你們的，可是你們——是佔了農民的！

我立起來想走開。

——站住！——牧師喊着——挪點錢去祭一祭死者吧？

——用不着，——是的。

於是我就走出來。自己想：

——馬提微，你帶着靈魂沒有地方去呀！

過了三天我的小孩子，沙沙也死了；我放點砒霜在白糖裏給他舐進去，因此就完結了他的生命。這對我也毫不奇怪。我對於一切都冷了心腸，沒有知覺。

想到城裏去。那兒有個教主，做人很慈悲并且有學問——對於下人很和平，對事情很講信實，并且有銳敏的眼光看見真理。我向岳父說明了要走，把屋子及所有屬於我的東西都留給他，可是他要爲這些東西給我一百個盧布。

——這樣——他說——不能夠的！你寫一張半年三百個盧布的押字給我。

寫好了押字。整一會行裝，就走了。特意地看着路走，看是否能夠在路上把我這樣迷亂的心靈清醒一下。雖則是沉思着走，但對上帝沒有想——不是怕，也不是他困住我——把我所有的思想都掏出來，看一看它猶如碎爛的破布。天空對於我是幽暗的，模糊的。

用了很大的力氣走到教主那裏，可是看門人不放我進去，他把我當什麼強盜看待，他是個年輕的銳眼的美男子，經過了四次的交涉才答應我：

——我是——他說——書記官，要給我四個盧布。



——我就是四個哥比也不能給你的。

——那我可不准你進去!

——我自己去!

他看見我不會讓步了。

——同你去吧! ——他說——我這是向你開開玩笑的,你這個人太有趣了。引我到一個小小的房子裏,屋角的一張沙發上坐着一位蒼髮的老人穿一件綠色的道袍,一聲咳嗽,臉皮皺起,眼炯炯地在深深的額紋底下放出猛烈的火光。

——哦!看這個要對我說些什麼。——我想。

——幹什麼來的? ——他問。

——我的心靈苦惱,是的,老神父!

那個書記,站在我的背後說:

——你說詳細點呀!

——請收留我在這裏做一個用人吧,我一定能够忠誠盡職! ——我說。  
教主看一看我,咕嚕着說!

——叫你看門去，亞里克西！——又向我說：

——哦，你說一說曾經做過什麼來的？

——我對於上帝的慈悲有點懷疑，是的……

他的手按在腦前，凝視着我，拉長了聲音說：

——什麼？你說的什麼？啊？啊，你這個蠢才！

我沒有時間發怒，是的，侮辱在我已經從權勢者的謾罵裏受過很多了，它還不算頂壞的，頂壞的是愚昧無知。

我對他說：

——你聽我說呀，我詳細地告訴你！

因此我就挪過一張櫬子來，坐下去，可是老人拂手喊道：

——站起來，站起來！給我跪下去，你這個罪人！

——爲什麼？——我說，——我犯了什麼罪要跪下來？即使有罪，也不是跪在你的面前，

而是跪在上帝的面前呀！

他更加發怒地說：

——我是誰，你看我是什麼人？誰說我是上帝？這些小事我懶得同他去辯論，我就雙膝落地。

——喏，跪下來了！

可是他用手指釘着我的腦門，厲聲地說：

——我教訓你應該怎樣去尊敬神靈，……

我想同他辯論，可是想不出怎樣說才好，——剛找到一句話要說了，可是一開口又馬上忘掉，……我勉強說出我的思想渾沌，同時我又懷疑自己的說話，好像掉在火裏去似的。

突然，我聽見，老人喊着說：

——住口，你這個不幸的人！

我好像被倒塌的石牆壓住。他站起來立在我的面前搖着手說：

——你知道麼？你是個沒有頭腦的畜牲！你也曉得你應該爲你自己的罪惡懺悔嗎？你欺罔上帝，叛徒！你不是來懺悔，而是魔鬼派來吃我的！

我看他不是憤怒而是恐慌了。摸着鬍鬚，手向前面直伸，有點發抖。

——你聽我詳細告訴你吧，——我說，——我是信仰上帝的。

——你說謊，你這瘋狗！

他開始拿上帝的神威及他自己的地位來威嚇我了，聲音稍微放低了一點；說話時全身戰慄，綠袍的繡紋在那裏盤旋，猶如綠烟縷縷；上帝傲岸地就立在我的目前，面孔是灰色的，心是兇狠的，殘酷的，慈悲完全沒有了，把耶和華古代的上帝完全忘記了。

我對教主說：

——你自己墮落到異教徒的路上去了，——難道耶穌是應該如此的嗎？你把耶穌的上帝放在那裏去了。爲什麼對人家沒有一點親愛與幫助，祇是拿強力來壓制他呢？

他抓住我的頭髮，扯着，拖着，狂暴地喊道：

——可惡，你是什麼東西？你……你——你要給警察捉去，放在牢監裏，在法庭，在西比

利……

我想起來了，這時候我明白了人們爲什麼要叫警察來保護自己的上帝，如果不這樣做，他與他的上帝就沒有什麼力量了。這個法寶，實在巧妙得很呀！

我立起來說：

——讓我……

老人搖著頭呼著氣說：

——你想怎樣？

——想出去！够受了，是的，我同你沒有一點關係。你的話去對死人說去吧！是的，你也可以拿它們把上帝殺死！

他又講起警察，可是我不怕這個，什麼都一樣，警察也不過是這麼一回事，任他怎樣。

——謝謝上帝，你好好地去做事你的上帝吧，用不着喊警察，可是除了這個，難道還有別的可值得你信仰嗎？好了，信仰你自己所信仰的好了！

睡在我的面上，綠色的。

——亞里克西，趕他出去！

這個亞里克西就肆着他的牛力把我拖到街上去。

已經黃昏了，我同教主整整鬧了兩個鐘頭。街上囂塵，我的心情懣，行人向我望着。笑着，說着。那時正過着聖誕節，我覺得自己是個聖者。我茫然地走着，怒火燒着我的全身，我想對一切的人叫喊：

——喂，人們！你們笑誰？看吧，上帝找你們來了！

走着，像一個醉漢，心裏刺痛，往那裏走呢？自己不知道。站住吧，又不願意；最後走到了一個什麼城郊，在一座小屋旁邊停住了，從綠色的玻璃窗裏看到屋內的地板，雪花在外面遊戲，又遮住了它。我想喝酒，最好喝個醉。可惜沒有人給我喝，我被所有的人排斥了。我在一切人的面前都錯了。

——怎樣呢，——我想，——繼續向郊野的遠處走吧，可是走到了那裏呢？

忽然門開處出來一個年輕的婦人，僅穿一件襯衣，差不多把肩膀整個地露出來，她看一看我問道：

——你叫什麼名字？

我知道她在那裏懷疑我，我說：

——不告訴你，因為我是個不幸的人。

她笑起來。

——參加聖誕節來的嗎？

我並不否認她的話。

——是的，——我問，——這裏附近有什麼小茅屋麼？到那裏去坐一下好，這樣冷！

她仔細打量我一下，很客氣地說：

——哪，那邊有。可是你假使願意，——隨我來，燒點茶喝好嗎？

我不經思索，並且也不願再想，就隨了她走。我走進房間裏來了；牆壁上點着一盞洋燈，屋角裏，在那神像下面坐着一位老的胖婦人，看見我進來，唔呀些什麼話，我沒有聽清楚她。桌子上面擺着茶鍋，熱氣在沸騰；愉快，溫暖。年輕的婦人叫我在桌子旁邊坐下；她長得紅潤皙白，乳峯高高的。老婦人在屋角裏看我，懷恨着；她的臉孔很大，頰肉很厚，眼睛很小，似乎沒有眼神的。她很不高興我爲什麼進來，不知我到底是誰。

問着年輕的女人說：

——他幹什麼的？

——做絲帶的。

對了；屋角的頂板下面有一綫絲挂在那裏呢。可是她忽然轉過臉孔向我微笑，並且一直往我的眼裏看，撒嬌地說：

——可是你還在那裏望我哩！

老婦人不禁失笑，笑聲很飽滿。

——啊嘿，唐支娜！無恥的女人。

老婦如果不這樣說，我簡直不明白唐支娜那句話的意思。可是，明白了，倒有點難為情。這麼親近的看見一個游蕩的女人，還算是平生第一次。自然，這祇是我暗地裏在想。

唐支娜笑着說：

——你看，彼得洛夫娜，他的臉紅起來了！

可是我已經有點怒意了；真見鬼！怎的會碰進這裏來？這簡直是把罪惡帶進罪惡淵藪裏來了。

我對少婦說：

——難道這種事情也可以自誇嗎？

她憤然地說道：

——我嗎？——自誇的！

老婦人發怒說：

——啊嘿！你，唐支娜！唐支娜！

可是我，不知怎樣說才對，真的想不出辦法來，想馬上離開她們。但結果還是仍舊坐着，



默着。風在窗外颺着，茶鍋在桌上叫着。

可是唐支娜已經對我生氣了：

——噯，可憐我呀！

她從門邊取下自己的短衣，我看她的臉孔很漂亮，眼睛有點近視，她們在那裏誘惑我。老婦人把葡萄酒擺在桌上，簡直是整瓶地倒出來。

——好的，——我想——喝了她們的吧，喝了給她們錢就走。唐支娜同情地向我道：

——爲什麼你很憂鬱呢？

我不能自持了，因此就對她說：

——妻死了。

這時候，已經是低聲地了，她問：

——長久了嗎？

——僅五個禮拜。

女人扣上自己的衣服，并且把全身整了一整，她這樣的動作非常可愛；我默然望着她的臉孔對自己說：「謝謝吧，什麼難關我都過去了，雖則自家年紀還輕，可是女人的經驗已

經有了——我過了兩年多的夫妻生活。」

老婦人嘆一口氣說：

——死了老婆沒有關係，你的年紀輕輕地，我們這裏，姊妹們滿街都是。

這時候，唐支娜正色地對她說：

——你去吧，彼得洛夫娜，去躺着睡吧，我自己會引客人出去的，并且將門門好。——可  
是當老婦人出去時，又向我問道：

——你有親戚嗎？

——什麼都沒有。

——朋友呢？

——也沒有。

——你想做什麼呢？

——不知道。

她想一想，立了起來。

——是的，——她說，——我看你的精神很紛亂吧，叫你一個人出去我也放心不下，你

在說第一句話時就隨着我進來了，我們既然這麼巧相逢，你也用不着再執意：這裏，你看，是一個城市！就在我這裏歇夜好了！哪——這是床，請躺下來吧，上帝保佑你！如有什麼對你不客氣的地方，告訴我，付些錢給彼得洛夫娜好了，付多少不要緊，如果我對你有什麼爲難，也請說出來。……不必憂悶，我出去了。

我非常地被感動，我快樂地報復地喊着說：

——噯嘿！教主！

唐支娜奇怪地站住：

——什麼教主？

我完全不中用，又害羞了。

——這個，是的，我這樣說習慣了，時常這樣地自言自語，並且在夢中也看見主教……

——哦，——明天見！——她說。

——不是的，請你不要走，坐下來吧，如果你沒有什麼爲難，坐在這裏陪我！

她坐下了，微笑地。

——很樂意，有什麼爲難呢？

請我喝茶與牛酪，問我想不想吃點什麼東西。我受了她的一番溫柔之後，感激得眼淚盈眶，我的內心舒暢，猶如受傷的小鳥曝着太陽。

——說實話，你待我真的是好極了——我說，——可是我要知道，你到底是真心的還是想怎樣戲弄我？

她的眉毛一蹙，輕聲地答道：

——是的，我就是這樣，怎的？

——生平第一次看見你這樣爽快的女人，我害羞！

——爲什麼害羞？我又不是裸體坐在這兒！

媚媚地一笑。

——不是爲你害羞，而是爲我自己，爲我的愚蠢！

我坦白地對她說出我關於淫蕩女子的意見。她很注意地聽。

——在我們中間，——她說，——是有區別的：可是你碰到的比你所說的還要壞些，你是過於輕易相信人了。///

這使我非常奇怪，這麼美好的女人竟是賣淫的，並且我會同意這個見解！我問她：

——爲什麼你要這樣，爲窮嗎？

——當初，被一個美男子欺騙了，——她說，——我恨他，跟着另外一個男人跑，是的，這樣就墮落下來了，……現在，有時候也爲了麵包就去接待男人。

她簡單地說了她的歷史，我一面聽一面沉思，沒有很留心聽仔細她的說話。我問她：

——沒有到教堂裏去麼？

她恐慌發抖。

——教堂裏——她說，——路上是沒有人阻止你去的，可是……

——請你不要誤會我的話，我讀過聖經并且知道馬利亞馬大是罪人，是法利賽人派來蠱惑耶穌的；我問你的是有沒有爲了自己的生活而侮辱上帝，是否對於他的慈悲有所懷疑？

她的雙眉緊蹙，沉思，疑慮：

——我不懂，你講的是什麼上帝？

——是的，我所講的這個上帝，就是我們的牧師與神父，人類的命運操在他的手裏！

可是她說：

——是的，可是我沒有對人犯過罪。我那裏錯了呢？祇是這麼一點，就是我持身不潔，可是這苦了誰呢？祇是我自家呀！

我覺得她所有的說話都是很溫良的，好意的，可是我不能澈底了解。

——自己的罪惡，我自作自受！——她說着，身體偎倚着我，微笑地，——是的，我承認自己的罪惡，我的罪惡可不見得怎樣深重吧？……或許我這樣說是很不好的，可是，這是真理呀！教堂裏我也愛去，它是我們這裏不久才建築好的，這麼地講究，很可愛！詩歌班唱得非常有名，我的心裏這樣地被感動，我哭泣了。有時候覺得很沉悶祇要到教堂裏呼了一口氣，就舒暢得多了。

靜一會兒又補充着說：

——自然，還有別的用意，——看一看男人！

我奇怪她會到了這步田地，就是我的全身都出汗！可是我還不懂得她怎的總是這麼地多情與親切。

——你很愛你的妻嗎？——她問。

——是的，她很可愛，更使我可愛的是她也像你這麼地簡捷直爽！

於是我開始對她講到自己精神上的苦痛——講到我怎樣的怨恨上帝，恨他使我犯罪而處罰我太不正確，他不應該把我的亞麗奪去。她聽了我的話，顰眉沉思，兩頰泛着紅潤，眼睛裏迸出火光。這使我驚動。

生平第一次使我反醒到整個的人生，她赤裸裸地站在我的目前，毫無隱蔽地暴露個澈底，如潑出去的污水，醜陋惡濁，臭不可當。覺得自己的軟弱無力，可憐與可嘆，可悲又可哀！——這那裏是人生？那裏是神聖？——我說：——人們彼此都要坐在別個的頭上，彼此都要吮別個的血；那裏有慈悲與愛，力與美？就讓我還到幼稚吧，可是我不是生而盲者，那裏看見耶穌——上帝的兒子？誰個採了鮮花，把他純潔的心靈種下，誰個聰明的又把他的愛情偷了去？

因此又同她說到教主，說他怎樣拿黑暗的上帝來恐嚇我，怎樣想把警察喊來幫助他的上帝。唐支娜一面聽一面笑，是的。我也很戲謔地把教主形容個淋漓盡致！可是反躬自問，連自家也不相信自己的話是合於真理的。

但這個年輕的婦人在一場大笑之後又現出愁容來了。

——你說的話我不很了解，——她說，——有些地方并且覺得非常奇怪，你對於上帝

的信念是很堅決的嗎？

——看不見上帝，就不能生活！

——是的，——她說，——可是你好像用拳頭同他們在那裏角鬥，難道這樣可以找到上帝嗎？至於說人們的生活痛苦，這是對的，我有時也這樣想，這到底是什麼原因？離此不遠有個女修道，很奇怪的老太婆！她關於上帝說得真好，你去找她吧！

——是的，我要去！我現在什麼地方都去，去找一切的修道者！——我的靈魂！需要安靜。——現在我去睡了，是的，你也需要修養一下，躺下睡吧！——說畢，把手伸給我。

我搶着她的手，熱烈地撫弄好一會，並且從心的深處湧出感激的話：

——謝謝你！你給了我不知多少的深情與美意，這是怎樣地寶貴，我此刻不能估計，可是我深深地感覺得你是個絕妙的人兒，謝謝你！

——你說的什麼！——她說，——好了，上帝保佑你安睡！

她有點含羞，滿面泛紅潮。忸怩地又快爽地說道：

——我非常地快樂，能使你歡喜！

我看她真的很快樂！我對她怎樣，我不知道，可是我知道她的快樂是由於自己的一點



真誠感動了人家所喚引起來的。

我把燈熄了，躺着并且想着：

—— 噯！聖誕節的意外奇遇！

雖則心裏還很不安，可是總覺得得到了些什麼新的，好的東西了。看見唐支娜的眼睛：那種嚴刻的，激烈的神情，男性的比女性的還強。我用着純潔的歡意去追想她的一切。這樣地去追求一個女人，難道還不是聖誕節最好的紀念嗎？

我決定明天贈她一個寶石的戒指。可是過後就把這件事情忘記了。—— 沒有買！…… 這個離現在足足有十三年，可是每一念及那個女人，總是痛恨自家當時未曾給她買戒指，真是平生一件憾事！

早晨她敲着門說：

—— 是起來的時候了！

與她會見的時候猶如老相識，一塊兒坐着喝茶；她不停地說話，說我怎樣去找女修道，說她怎樣接受我的勸告。最後，她送我走到門口，黯然淚別。

我在城郊行走與在荒原裏一樣，祇是孤身一個人。修道院離城三十三里。開始的時候，

我有點猶豫不決，可是第二天就安心在那裏服務了。

修道院的周圍很黑暗，好像處在深山層雲裏面一般。院產很豐富，養着許多狗，一頭頭都那麼肥大，頭面胖胖地又滑又白。院長很盡職，可是太小器，並且自奉也不薄，磨牙細嚼地，很會吃。修道的歌女都是挑選出來的，長得很美麗，唱得很清亮。做禱告的時候，蠟燭流着白的淚，光波微微地顫動，好像爲人們悲悼。

——我的靈魂歸教會，歸奉神聖的教會……——歌女們從心底迸出美妙的聲音，虔誠地歌讚。

我祇是照習慣向自己重複着上帝的禱詞，迴視四週，想在這裏發現了一些什麼，可是都沒有看見一點特別的地方，心裏不免有點失悔……不輕易到這裏來好了。因此無論如何按不住自己的心，覺得一切都與自己遠遠地隔離；看見了幾張皺皮的臉孔，古代的半死的老太婆，凝視着神像，蠕動着嘴唇，在那裏喃喃地說什麼，聽不懂。服務得空時，繞着修道院散步；天色晴朗，朝陽照着白雪反映出銀星點點；鴛哥在樹上吱吱地叫，雪塊伴着河流滾滾地走；我跨過了垣籬，憑眺地面的深處遠處，教堂立在山巔，前面露出墓地，被着深厚的積雪；小村落在那裏相對哭泣；森林被河流截做兩半，旁邊躺着的道路，猶如一條被遺棄的領帶。

冬日的太陽現出熙和的面孔，向一切的事物微笑，靜寂，寥廓而安祥。……

經過了不多的時候，我已經在女修道菲洛尼的道房裏了。我看她：一個小小的老太婆，眼睛是沒有眉睫的，臉上，在她那全部的皺紋裏浮出無邪的仁慈的微笑。她的說話很低，好像像在口裏默念似的：

——不要吃蘋果，——她說，——少年的人！等過了司巴沙娃的生日再吃。當上帝從他的胚胎中長成的時，猶如穗在米仁中長出來一般。

我想想她在那裏說些什麼話？

——敬仰你的父母！——她說。

——我沒有父母，——他們我沒有！

——爲他們祈禱，安慰他們的靈魂，……

——或許他們還在世？

她看一看我，憐憫地微笑。因此又點點頭念道：

——我們的上帝是慈悲的，一視同仁地看待一切，對一切都用他的宏慈與博愛！

——可是我對於這點有些懷疑……

我看她全身戰慄，垂着手，默然，眼睛不停地一開一合。定一定心，又低聲地念道：

——記住吧：祈禱的翼膀比一切飛鳥的都敏捷，並且隨時可以達到上帝的寶座！在天使的腳下沒有人能夠逃脫的！……

我知道她的上帝是一位老爺，仁慈博愛，可是小老太婆對於他沒有一絲法理，她祇是在傳說裏爬搔，我不能了解她的話，這使我氣惱。

我向她致敬禮就出去了。

我想人們都抓到上帝的一部分，各人都照着自己的需要去抓取自己的一部分；在這個上帝是慈悲的，在別一個是奇異的；牧師在自己的工作裏靠熏烟的力量保護他的上帝，因為他是靠這個溫飽的。祇有賴利翁的上帝是博大無邊的。

女道士們把雪撥在雪車上運着走，她們經過我的旁邊，格格地笑起來，可是我覺得很沉重，不知道怎樣做。走出了門口，冷寂非常，雪在閃耀，樹立着不動，一切在沉思。天與地都很和氣地默視着修道院。我只怕由於我的一聲長嘆破壞了這個靜默。

晚鐘響了……光榮的鐘聲了！宏大而和平。可是我不想再進修道院了。腦海裏似乎有個什麼小的可是很重的東西掉進去。

不知爲什麼我突然決定去遁隱：逃到一個什麼深山絕谷的教堂裏，嚴刻地把自己修鍊一下，一個人住在獨房裏，默想，祈禱與念經……這樣不是把我破碎的靈魂修鍊成堅固的力量麼？

過了一個禮拜，已經在沙福瓦斯基山一個教堂的主教面前立着了，他很喜歡我，一個白髮蒼蒼的老者，前額禿光，兩頰緋紅，皺紋深刻，容貌嚴肅，目光有神。

——爲什麼，——他問，——我的兒，逃出世界？  
我解釋說，老婆死了，心情不安；可是再不能說出旁的許多了。

他捋一捋鬚鬚，目光炯炯地望着我說：

——可以拿出進獻來嗎？

——有，是的，我大約有一百個盧布。

——拿出來，到招待處去，明天吃過中飯我再同你說話。

招待人，尼方爹招待我，他也很喜歡我。

——在我們，——他說，——住處是很簡陋的。兄弟般的相愛，大家都是平等的爲上帝作工，不像別的地方，我們設着一個主人，是的，他對誰都沒有關係，並且不妨礙誰。你在這裏

修養，並且找你安靜的靈魂，這裏你可以找到無上的伴侶！

我已經把隱居的地方觀察了一天。從前，很明顯的，她是在樹林裏的——現在樹都砍倒了，門前遠處還有樹根的杈枒突出來，可是在垣圍的側邊仍有森林存在，成爲兩翼黑色的山門環抱着這個幽深可愛的教堂與建築在教堂旁邊的白色小屋。聖冰湖的反面形成半月形——起點到終點有九里長，四里闊——湖的對岸有柯提格娃的三個教堂，記洛康切夫的尼古拉金頂，這一邊有柯提雅洛夫斯基微西基建造的十三個亭臺。四面有雄偉的森林。

好得很，我的心內安靜，我在這裏與上帝談話，我虔誠地獻上我的靈魂，並且請求他告訴我怎樣向他的誠律所指示出的智慧的路上走。

晚上做夜課，焚香，唱歌，可是唱得不叶節奏，沒有好的聲音。

我祈禱：

——上帝，寬恕我吧！假使我對你有酷刻的要求，這不是由於不信仰，而是由於祈望過切，這個你是知道的，全知全能者！

忽然站在前面的主教看着我微笑。因爲我正在那裏高聲地念着我的禱詞！在他微笑

的當兒，我偶然地又看見了一個非常美好的人，也在那裏垂着頭并且很不安；這樣美好的人是，我從來未曾見過的，我慢慢地前進，與他站在同排，我看他的臉孔非常蒼白，黑鬚裏間有幾條白鬚，眼睛銳利，身體高大，鼻尖微勾，猶如鷹嘴；而從整個的形貌看來，的確他是個無可比擬的尊嚴人物。他這樣地感動我，即使我在當夜夢裏會見他。

早晨尼方爹把我喚醒：

——老爹主教的命令，教你到麵包房裏去作工；這個兄弟領導你去，他也是你的長輩，你到那裏換上修道衣！

我換上修道的衣服，可是一概都是破的，髒的，皮鞋的後跟都脫掉了。

看一看自己的長輩：闊肩，大手，額頭與兩頰都長滿了髯毛，斑白的頭髮，整個的臉孔好像一塊綿羊的毛球；他就是在那裏笑，他的額頭也給深密的皺紋遮住，牙齒固執地咬着，小眼可惡地瞅着。

——你可是活的！——他向我發號令了。聲音粗暴猶如破裂的鐘聲。

尼方爹微笑着說：

——他叫米亨兄弟！上帝福祐！

我們走到黑暗的門口，米亨絆着了什麼東西，惡狠狠地罵幾句，問我說：

——會打掃嗎？

——知道，——我說，——看見女人掃……

發怒了：

——女人！你到處都忘不了女人！時時刻刻想念女人！由於她們世界都成爲萬惡的了，你要記住這個！

——是的，聖母，也是女人！

——哦？

——還有許多女聖人。

——你強辯！什麼女聖人？聖到地獄裏見鬼去！

可是，我想這個人是莊嚴的。

走到麵包房，他燒火。那里擺着兩只大桶，上面堆着許多麻袋，還有一只長櫃，放着一大堆裸麥粉，房裏又雜又髒，到處都是蛛網與鼠糞，灰塵堆積。米亨從桶上取下一袋麵粉，丟到地上，指揮着說：



似地：

——來，我教你翻着袋底，打開來，看見嗎？這就成了，丟開去！  
他攪着粉袋，猶如三歲的小孩子，脚一歪一跛地在粉桶旁邊搖擺不定，喊着，好像失火

——水！水！倒四斗水！拌轉來！

已經染得一身雪白。我將道袍脫下來，紮起袖口。他說……

——這不行！把袴子脫下來，用脚！

——哦，這個——我已經很久沒有到澡堂裏……

——你難道就在問這個嗎？誰叫你去洗澡？

——脚很髒，怎麼辦呢？

他叫起來：

——是你第一次教訓我呢？還是我教訓你？

他的嘴很大，牙很粗，手很長，因此他就老實不客氣地運用着他們來向我示威了。

——好的，由你的意旨做吧！——我想。

我用溼布把臭足稍微揩了一下，就跳到桶裏去，踏着；可是我的長輩在旁邊旋迴地走

着喊着：

——我也是這樣服從過來的！要曉得！我對你還算頂客氣的！……

我踏好了一桶，另一桶又準備好了；這一桶是小麥粉，要用手捏的；我的體格還算很堅實，可是沒有工作的習慣：麵粉黏着我的嘴，鼻，耳，目，模模糊糊一點看不清，可是他在那裏捏着粉玩。

——有布嗎？——我問，——揩一下汗！

米亨又是氣惱：

——天鵝絨製的手巾爲你準備好了，二百三十二年的教堂，一切都佈置得好好的專等着你來！

這話倒說得巧妙可笑。——我想。

——是的，我不是爲你服務，人們等着麵包吃！

他走到我的身邊，毛髮倒豎，猶如黑莓，全身抖動，顫聲地喊着說：

——拿麻袋去揩！你的眼睛瞎了干我什麼事？你這樣的傲慢無禮，我要告訴主教去！這個人奇怪到這步田地：我連憤怒都不成功了。他的工作也不見得高明，做的麵包一

個個像枕頭似的，手上也封着很厚的麵粉，不斷地望我的身上出氣：

——活荷包！

我拼命的忍耐，頭有點發昏了。這第一次的教訓，使我怎也難忘。

麵包房在食堂下面的地下室裏，暗溼沉悶，祇有一扇小窗，並且還緊緊地閉着；空氣稀少，麵粉末化成濃霧，米亨在這裏面吼着跳着，活像荒山裏面一頭狗熊。長時作工的僅我們二人，罕見得有誰被處分到這裏來幫我們做一些時候就去了。米亨照例每天要給我教訓，好像一個堅固的石頭壓住我；他整天地發怒，怨天尤人，仇恨世界，可是我聽了他的話反而把我內心的憤懣鎖住了。

——人生於你已經完結了，——他說，——他們在那裏，在世界上播種罪惡，可是你已經離開這個罪惡的世界。你的身體既然不與它接觸，那末思想上也應該擯棄它，忘記了它。祇要你一想到它，自然，女人也就不能不想起來了。可是她就是把世界送到罪惡中去的主犯，並且與黑暗永遠結合在一起的！

有時我想說幾句，可是一開口他馬上就向我吼過來：

——住口！留心聽你的長輩說話，有經驗的說話，並且要尊重他！我知道你總是愛說空

母！可是正因爲有了她，耶穌才會釘在十字架上面去死的！既然是女人生的，那不潔的污氣就會往天上升，是的，因此在有生的那一天，就默許他自己憎恨女人了。本來他自己會投生到井邊的，用不着經過她，可是既然經過了，祇需把這個石頭放在額角，你看！世界就得救了。

——我看，這不是正教會的思想吧？

——你還要講！住口！你知道什麼是正教會非正教會呢？告訴你罷！所有的教會都在白神父的手裏，在淫棍與假道學的把持之下；他們一個個都在溫柔鄉裏酣眠，在女人的裙下活動！他們與異教徒沒有分別，他們是異教徒的爪牙，不僅在他的名冊上面填名！難道一個娶妻的男人，還會有純潔的思想去想念上帝的事業嗎？他決沒有這種力量，因爲他一步步地墜到淫樂的罪惡裏去，已經把上帝趕出他的樂園以外了！我們很不幸的被這些罪惡拋到痛苦的深淵裏，受着無限的磨折，被魔鬼追逐與恫嚇；有的因此拘攣失明，永遠永遠地看不見上帝！什麼聖潔？——女人生孩子，這是她自己織着罪惡的網，就拿這個把世界拋到孽海裏去的，她們爲的是抵抗別人對於她的攻擊，而自己逍遙於法律之外，把一切的法律變成空文！

這個人一步緊似一步地把我推在牆邊，並且拿石頭重重地壓在我的頭上，最後我動

彈着說：

——可是怎的上帝說：『滋長與繁榮』呢？

我的師父叫着說：

——說過，說過……可是你要知道：他這句話是什麼意思？你是個蠢才麼？他說滋長繁榮指的是全地球。如果把你送到魔鬼那裏，你就會厭惡白晝了，這就是他說的！姦夫淫婦們污辱上帝也說是遵重他的法律呢！你懂得卑鄙與造謠嗎？

他在我的周圍造成了黑漆一團。我不能相信他，可是又無力打破他的狂言，我在他的熱情壓迫之下屈服了。我呈獻給他的是原稿，他給我的已經是第三版了。他把我的思想一筆勾銷。原著是雜色的草花；要紅的，有紅的；要白的，也會開出白的花。我在他的面前默然不語，可是他的神氣活現，眼睛裏迸出火光，像狼的一樣。我們整天在麵包房裏打滾；我拌粉，他作麵包，做好了，放進爐裏烤，烤過了搬到架上去。工作完畢時，我拂拭與他打掃房間，粉末伴着灰塵飛舞，籠罩全身，疲倦得失了知覺。

有幾個異樣的修道者到我們這裏來，說了一些瘋話，並且發笑；米亨兇惡的把他們趕到外面去，我也有點討厭他們，但與米亨也難得共處，我不愛他，怕他。

好幾次他這樣問我：

——裸體的女人你在夢裏看見過嗎？

——沒有，是的，從來沒有！

——你說謊！爲什麼要說謊呢？

又發怒了，牙齒裂出來，舉起拳頭在我的腦門恫嚇着說：

——你是個謊屁與惡棍！

真奇怪，那裏來的什麼裸體女人？從早晨七點到晚上十點作工的人，躺下去睡時，骨都

軟癱了，還夢見了什麼女人？

有一天我到堆房裏去搬柴，——就在地下室的對面——我看見：房門沒有下鎖，燈籠

還點在那裏，門開處，只見米亨伏在畜牲的身上在那裏不知幹的什麼勾當，並且呻吟道：

——我的心，上帝呀！我的心……救命！

我，自然，馬上跑回了，可是想不出到底是什麼一回事！

他講起女人總是憎惡的，有時切齒痛恨或破口大罵，指着女人的私處，做着男性的，唾棄這個，把手指扭轉來望空中拉，像有意地把女性的身體抓破並且將她撕得粉碎；這時常

使我不忍聽下去，呼了一口氣跑開了。回憶自己的妻及我們新婚第一夜那種幸福的眼淚，那不免擾亂不安，偉大的歡愉呀！……

——這難道不是特賜給人們的快樂嗎，上帝？

回憶唐支娜的好心，她那率直與爽捷的性情，我不知爲女人流了幾許傷心的眼淚。我心下想：

——等主教喚我談話時，把這些一切都告訴他！

可是主教沒有喚我談話，過日子猶如瞎子打從狹徑過森林，彼此時常相碰，可是沒有說話。

那時候——在我有生的二十二年——白髮第一次在我的頭上出現了。

很想找那個非常美好的修道者談話，可是很難得看見他，有一次，在什麼地方僅一霎時光，他那莊肅的面孔在我的眼前浮過，我即刻帶着我的悲哀追着他的踪跡，可是結果祇是一個模糊的影子。

我向米亨問起他。

——啊嚇！——米亨叫着說，——那個嗎？是的，那是個衣冠禽獸，怎麼的？說起他門牌的

手段確是個軍事的領袖，吞戀女性又是個作孽的專家，是個士兵出身經過軍事專門學堂  
的畢業生！他在一個大教堂裏把所有的牧師都逼走，捲逃到這兒來，帶着七千五百禮金，田  
地都犧牲了，就用這一筆款子來贖罪。是的他們在這裏也鬥牌的，——主教，管事，會計與他。  
姑娘也時常來找他，……嚇！可恥，他并且還有密室哩！他在那裏住，由着他的高興做事！真  
是罪大惡極！

我不信這些，我不能夠相信！

一天，我去請求管事依西達利爹允許我到主教那裏說話。

——談什麼話？——他問。

——關於信念的問題，是的。

——怎麼一回事——關於信念？

——有點不同的意見。

把我上下打量一番；我看他比我高一個頭，骨瘦如柴，眼睛閃亮，鼻梁突出，鬍鬚長而且

細。

——僅是同他說話，——有禮品嗎？



這禮品我已經給過他的！真使我有點掃興，但總是這樣的，忍受一些好了。我對他簡單地說出我的幾點懷疑，他的眉毛蹙一下，又微笑地說：

——要反對這些，我的兒！虔誠的去祈禱！是的，祈禱可以治療你的疑心病！可是，看你在這裏工作很勤懇，並且由於你的非常請求，我就把你傳達給主教吧。等着！

「非常」這句話使我好奇怪，我覺得自己的請求是應該的，平常的；他分明是輕視我，侮辱我。

過一會我已經看見主教了，他的眼睛炯炯地，好像去朝見天子一樣。他有權威的對我說：

——神父依西達利把你的意思傳達給我說，你想同我談談信念問題。

——我，是的，不是想同你爭辯。

——哪！不要在長輩的話裏插嘴！二人間對於一個問題有了不同的意見，這已經是爭

辯了，假使問題與兄弟們的日常生活無關，自然，這事情也就很輕易地可以放過去。在這裏，我們的工作都是友誼的，我們的勞動為的是維持我們的肉體，為的是暫時把我們的靈魂寄存着，使她找到出路去歸依上帝，我們祈禱並且代表他的慈悲超度這個罪惡的世界。我

們的實質不在思想的學習，而在工作；我們不需要怪異，可是我們的內心還很空洞。你同米亨在工作中的爭鬧，我已經明白了。可是你壓迫他這是不能允許的。消滅你的偏見，勿把自已困在煩惱的網裏；煩惱就是魔鬼的利器。智慧由於健全的肉體產生，而愚昧則由於魔鬼的誘惑，力量即是靈魂，忠誠經過了默想即能滲透真理。米亨兄弟是你的長輩，他的爲人雖很固執，但爲衆人所敬愛。現在我規定給你的訓誡：在你每日工作完畢時，即到左面廂房裏去，在十字架前面靜讀阿克非斯得聖母的訓誡，每夜三次，一連讀了十夜。此後你可以同副主教馬爾達利說話，他會給你時間。我看你在賦課裏做過課員的吧，那時我很想念你！父母，我想你是沒有的了！去，我爲你祈禱！衣服穿多點！

我轉回麵包房，把這些話在腦海裏回想了一番，起了微微地波動。

在自己的探索裏可以找到智慧也可以迷失了道路，可是我總覺得有點疑惑不安，難道尊卑的存在也是爲的真理與正義嗎？虔誠的默想這時候我却很懂得，這猶如我的心中一個小孔，在這裏埋伏着一切的本源，從這裏發生一切的思想，這與果實的核仁生長出樹木枝葉是一樣的道理。憎惡自己以及靈魂的愚昧，在這個時候我可以說完全沒有了，但仍舊覺得不了解上帝與厭棄世界，這些一切都好像在自己以外似的。至於說他們敬愛米亨，

這個我可完全不能相信，這簡直不是真理；我雖則離開衆人站在一邊，但仔細把他們考察一下，沒有一個人是愛他的，我看見雜務與新來學道的人都知道輕視米亨。他們都怕他并且厭惡他。

我看，教堂也在那裏擴充財產，出賣森林，出租田地，有菜園，還有很大的片水菓園，蘋果，櫻桃，西瓜都大批地出賣。在廡欄裏餵着十八頭壯馬，小駒有半百以上；所有的人都很堅實地作工，沒有幾個老人整理庭宇及照管神像，已經很够用了。主教也喜歡喝葡萄酒并且很高興同女人交接；年紀輕點的帶到微西基那裏去住夜，老點的女人留在房間裏抹地板，牧師們自然也利用了她們一下。這些一切都不干我的事，我也懶得追究，罪惡在這中間是不很顯著的，可是他們那樣的說謊我實在看不慣！來學道的人很多，但因為道太重了，人們領受不起，結果逃跑的也就不少；我住在教堂內兩年，就看見十一個人，他們過不了兩個月就說：『上帝够了吧！難過得很！』

自然，拜上帝的人有的是引誘的法子：宗教的始主約所法能够醫治脚氣病的死人；他的小帽可以治療頭瘋病。森林中的冷泉，就是他的聖水，如果把牠取來可以醫治百病。信仰奇跡的人們很樂意地把聖母升天的紀念碑建造起來。副主教馬爾達利也說能够消除人

們未來的災難與痛苦。每逢三月的時候，人們總是如潮水一般地湧上來在他的面前拜倒，乞求幸福。

與主教談話以後，我本想即刻離開這裏，另尋一個教堂去。那裏或許比這裏貧困一些，簡陋一些，可是不像這裏工作多；在那裏教主或許比較與自己接近——但結果因為發生了許多其他的變故，因此又在這裏停留了好久。

我偶然會見一個學道的，黑利喜，他在總務室裏做事，我早已注意他了：他同那些兄弟輩出去的時候總是急促地，可是又靜靜地走，戴一雙墨晶眼鏡，面目很清秀，背有點駝，走路低着頭，似乎除了自己的足以外，旁的一切都不願意看見似的。即在我同副主教談話後的第二日，這個黑利喜走到麵包房裏來，——米亨此時已經到神父那裏談話去了——他來的時候，輕聲地同我問好，說：

——兄弟，你到主教那裏去過嗎？

——去過了。

——你說過話嗎？

——沒有。

——被逐嗎？

——爲什麼？

他整一下眼鏡，表示抱歉的說：

——請恕我！上帝的樂意！

——難道你被逐了麼？——我疑惑地反問他。

他點一點頭表示。

坐在櫃子上，身體俯着，細聲地咳嗽，手指在櫃邊輕輕地敲着；我把主教的話告訴了他，他突然地跳起，全身緊張猶如彈弓一般，憤激地說道：

——爲什麼要稱這裏是靈魂的聖地，它也是和一切建築在金錢上面的世界一樣？我到這裏來是爲贖罪的，可是他們又反對我了！現在叫我跑到那裏去呢？

他的全身戰慄，急促地訴說自己的身世：鐵匠的兒子，自己是個麵包匠，商業學校畢業，會同父親經營過商業。

——我不如做點別的什麼小生意好了，——他說，——至於做麵包，真是可憐呀！麵包是人們的必需品，你不能剝削窮人的汗血集中到自己的手裏來呀！父親毀滅了我，可是他

自己也在他的貪婪裏毀滅了。我有個妹妹，她是個中等學校的女學生，快樂地，勇敢地與大學生們往來，很有交際的天才，並且愛讀書，可是父親忽然對她說：『李才，笑姐不要再讀書了，我已經爲你找到如意郎君！』她痛哭，拍胸，叫喊：『我不！』可是他將她的頭髮抓住，壓迫她直到屈服才止。未婚夫是個大茶商的兒子，白眼睛，愚頑粗暴，好擺架子，李才反對他猶如老鼠反對狗；他也反對她，可是父親對她說：『傻丫頭！他家裏在瓦爾河沿岸許多城市做生意哩！』到了出嫁的那一天，正在吃喜酒的時候，她就偷偷地跑到自己的房裏用手鎗頂着胸口自殺了。我去看她的時候還會說話：『別了，哥呀！黑利喜！很想活，可是做不到——可怕呀！不能！不能！』

我記得，他的說話一句快似一句，好像竭力想從過去的慘劇裏逃出來似的。我聽着，眼睛看着火爐，它的火口伸在我的面前，猶如往古的盲女，黑色的顎骨間吐出紅色的舌頭，木炭在裏面哀叫悲泣。我在火光中看見黑利喜的妹妹。我想：爲什麼人們彼此都用強力壓迫，並且要壓迫到死而後已呢？

黑利喜的說話飛騰猶如秋天的流雲：

——我的父親喪心病狂，踏着足叫喊道：『羞辱父母了，這該死的幽靈！』可是在出

殞的時候，他看見全卡城的人們都來送葬，並且用花圈蓋着李才的屍身，因此他才悔悟說：『假使所有的人，都爲她惋惜，那末我在女兒的面前成爲下賤的了！』

黑利喜哭了，擦一擦他的眼鏡，手在顫抖。

——可是我在這幕悲劇發生以前就想着去修道了。我對父親說：『解放我罷！』——他罵我打我，可是我很堅決地說：『不再做生意了，請解放我！』——一直等他被李才的事件嚇怕了才給我自由，——現在已經四年了，並且我已經住過三個教堂，可是我看見到處都是做生意的，我的靈魂沒有地方安頓了！院產，上帝的話，奇跡，……都成爲資本了，這個我真的看不下去！

他的歷史使我覺醒，在教堂裏住着，我很少有暇思想的，勞動使我疲困軟弱的意識跟着懈怠了。可是忽然一切又重新抬頭了。

我問黑利喜：

——我們的上帝在那裏呢？我們的四圍沒有一點東西，除了人們的自私與昏憤，除了從偉大的不幸中所產生出來的一點小小機謀以外——那裏有上帝呢？

這時候米亨也在我們的談話中出現了。

從那天起黑利喜時常跑到我們這裏來，我把自己的思想告訴他，可是他聽了以後，恐慌與苦痛就減輕了。

——爲什麼給人們這麼多的痛苦呢？

——爲了罪惡——他答——可是一切都是上帝一手創的，飢餓，火災，水災，不幸的死亡，河中的毒水——一切的一切！

——難道——是的——上帝是地上不幸的播種者麼？

——當心約夫，沒有頭腦的！——他低聲地提醒我。

——約夫——我說——同我無關！我假如在他的地位就這樣告訴上帝了！『不用惆嚇，明白地回答我——那裏是走向你的路？因爲祇有我是你的有力的兒子，並且給你造出同你一樣的東西！——你不要降低了自己，把你的兒子往下拉！』

有時黑利喜因爲我的頑強而哭泣，抱住我說：

——我親愛的兄弟！——他低聲說——我怕你怕到發抖！你說話的內容是魔鬼的！

——我不相信魔鬼——上帝既然有力！還怕魔鬼？

他很不安：真是個純潔而且溫柔的人，這使我愛他。



我那時曾經做過誠律。工作完畢——跑到教堂。尼可支兄弟給我開門，但又阻止我馬上進去，死氣沉沉的教堂裏有鐵的聲音轟響。我在門口等着，這鐵聲似乎是打在磚地的一處。我輕聲地走近十字架並且在它的前面坐下——我沒有力站着了，作工以後全身的骨肉都酸痛了，並且不想讀阿凱非斯德。坐着，抱着膝，睡眼朦朧地看着四圍，想想黑利喜，想想自己，那時已是夏天，夜裏很熱的，但這裏却很冷寂。忽然一個什麼地方燈花落地，熄滅了，青烟裊裊地上騰，好像要飛向穹窿的盡處——飛向天庭的星河裏去。聽見燭心發出輕輕的爆聲，似乎教堂裏住着一個什麼人在那裏卑怯地低聲地與燈光私語。在幽暗的靜默裏聖像盈盈地浮動，好像在他的面前擺着一件難於解決的事情。透明的影輕輕地觸着臉的我，隨着來了一陣陣的檀樹與松油香氣。黃金化作軟蜜，白銀成爲溫流，一切都融合在一個幻想的洪濤裏。教堂好像一朵烏雲在這個洪濤裏盤旋着，模糊了我的祈禱。在燈影的舞蹈裏，我從眩暈的夢態中驚醒過來。

在這個當兒，猶如趕着做早禱似的，尼可支兄弟一聲不響地走到我的身旁，輕輕地拍着我的頭喚我起來。

——走吧，做禱告去！

——請放手，——是的，——我還要睡！

——上帝喚你，你的恩主！

尼可支是個難看的小老頭，在衆人面前時常藏過自己的臉，他對所有的人都稱「恩

主。」

有一次我問他：

——喂，親愛的尼可支，是照誠律祈禱的麼？

——不——他說——就這樣簡簡單單的。

又嘆一口氣說：

——知道怎樣說——就說好了！

——爲什麼逃出世界呢？

——就這樣的逃出了。

我再往下面問——他不回答了，有時用憎厭的眼睛望一望我，低聲地說：

——我不知道！恩主！

我想：

——或許這個人也在找答案吧？我又想離開教堂。

可是又突然地碰見了一位先生——好像一個小偷跳過籬垣似的，——這樣的短小精幹。眼睛圓圓的，猶如夜梟，鼻梁高高的猶如山峯，捲髮蓬蓬的，短鬚纖纖的，牙齒在不斷的微笑裏放亮。他在全體牧師中間用一種滑稽的動作使人歡欣，用一種動人的語調談論着女人，夜裏就把她們引到教堂裏，能够萬無一失地買到酒，有驚人的敏捷。

我看着他說：

——你在教堂裏追求些什麼呢？

——我？是個食客：

——麵包是從工作中產生出來的！

——這個是——他說——上帝放在農夫身上的，但我是個有理想的人，並且還在會計處服務過兩年，因此我也是你的長輩之一呢！

連這樣的滑稽家都被我發見了——我要知道一切的發條，怎樣的在那裏推動人們。等到我慣於自己的工作時，米亨已經懶怠了，時常跑到不知什麼地方去了，我一個人雖則困難些，但爽快些；人們在麵包屋內自由的來往，談笑。

最多來往的是世拉非與黑利喜，黑利喜動感情的時候，用手壓着我，世拉非吹着哨子，捲髮蓬鬆，在那裏微笑。

有一次我問他說：

——世拉非，浪漫的人，你信仰上帝嗎？

——以後對你講——他說——等三十年以後。到了六十歲，我就可以曉得信還是不信，但現在我是不懂這個的，馬馬虎虎——沒有挂心，

又開始講海了。他講海，猶如講偉大的奇跡，用極神祕的語調；聲音忽高忽低，情緒一時緊張，一時弛緩，緊張得快樂的火光燃燒着全身，停頓着又似星星點點。我們靜靜地聽着，可是從他說的故事裏，從這個生動的雄壯美麗中間也覺得感傷。

——海——他動情地說——是他的藍色眼睛，眺望空中的遠景，洞察天庭的疆域，他的潮汐也像人的心靈有銳敏的感覺與活的思想，反映到天空的星河。假如長久地看海潮，那末你就會看見天是遠遠的大洋，繁星是他裏面的小羣島。

黑利喜面色蒼白地，猶如一輪微笑的月亮。傷感地低聲的說：

——我們在這樣神祕的美麗前面，也祇有沉鬱！沒有別的……咳，上帝！

世拉非或者是講着高加索的故事，——他把這個黑暗的，可是美的國家放在我們的  
面前，在那裏有地獄也有樂園，兄弟般的平等裏藏着無限的傲慢與仇恨。

——看見高加索——世拉非興奮的說，——就是看着了地球的真面目，在這裏——  
沒有矛盾的——融涵着小孩子從純潔的靈魂裏發出來的天真的柔和的微笑與魔鬼的  
神祕的獰笑在一起。高加索——這人類的動力點：那裏埋伏着柔弱的靈魂，在地球的引力  
面前戰慄着，可是他的堅韌勝過炮臺，高大而雄偉，峯巒起伏直轟雲漢，他的頂點——就是  
雷公的寶座。

黑利喜嘆一口氣又低聲地問道：

——那一個能說明她的靈魂的道路？是走向世界呢，還是離開世界？怎樣承認又怎樣  
否認？

世拉非欠着身子輕快地笑着。

——太陽的力量不會因你的觀看而有所增減的，好像你，黑利喜，此刻在天空看着一  
樣；不要因這個不安，親愛的！

他聳一聳肩，微笑。

——人是什麼呢？人好像草一樣，各不相同的。對於盲目的人，太陽也是黑的。誰要自己  
不快樂，就是上帝的罪人。可是，少年人——三歲的孩童伊凡比他的父親還覺悟得早！

他的滑稽猶如沙文開——嘴扁扁的，張開來好像一朵蘋果花。如果你向他提出一個  
嚴重的問題，他就馬上用他自己的話把你駁回，好像小孩子攷頭的草。他那樣地同我開玩  
笑，有時我發怒了，他呢，鬼知道，還在哈哈大笑！

有時候你憤恨的對他說：

——你太惡作劇了，浪人！枉吃了別人的麵包！

——在我們——他說——誰個是吃自己的麵包呢？如果這樣也祇有餓死了。農夫們  
永世種麥子，可是吃——却不敢。至於說我不愛作工——對的！可是我看見：你作得精疲力  
倦了，但致富却不能，然而誰睡眠得最多呢！上帝知道——是飽暖不作事的人呀！你，馬提微，  
還是去偷你自己兄弟的吧，橫豎他也會被別人偷的！

總是笑弄你。他安心這樣地做，沒有任何矯飾並且直認說：

——我是個小小的寄生蟲，並且對人們的危害也不大，同他們只有麵包的關係，是的，  
求一口麵包吃吃而已！

我從這個人的身上看見了沙文開刻薄的靈魂——並且很奇怪：怎的會有這樣相同的人，他們的生活思想都是很明顯的快樂的，並且是沸騰的？

世拉非與黑利喜相反，猶如春天的白晝與秋天的黃昏，可是他們同行同走，比我還親近。這使我有點不快。不久他們一塊兒走了，黑利喜決意到亞爾尼次克去。世拉非對我說：

——我伴他到那裏去休養一個禮拜，再轉到高加索去！你，馬提微還是同我們一路走吧，——在走動的時候很快地就可以找到你所需要的。或者是應該失掉的。這就好了！在地下是掘不出上帝來的！

可是我不能同他們去，——在那時候我曾與馬爾達利談過話；並且我對他發生了很大的興趣。

我懷着偉大的悲哀送着他們——送着我的幽默的黃昏與快樂的白天。

副主教馬爾達利住在教堂裏面的一間暗室裏；這裏有個古代的密洞，——從前教堂從強劫得來的寶物都藏在這個洞裏，並且有地道直通到教堂，出口就在教堂裏面。洞壁是堅固的岩石，洞口蓋着厚的木板，裏面一間小小的密室，有一扇小窗。地下是做有鐵欄的，崇仰上帝的人祇能在欄杆外面站着。在密室的一角有一個升降門，由螺旋形的梯子走下去

見馬爾達利，——走的時候頭要低下一點——洞是很深的，離地面有十二級，僅有一線的光亮，並且不能直接照下去，地下室的小窗由間接放進來一點灰色的光，恍惚有點看見。長久地仔細地看穿那個鐵欄，在黑暗的深處，看見一個大石頭或者土堆似的，——這就是牧師，端端地坐着不動。

走近他的時候，就有一股微溫的溼氣包圍着你，使你在第一分鐘時一點都看不見。於是在荒塚也似的奧窟裏現出一個穿着黑袍繫着白十字，露着腦蓋，執着拐杖的老頭——一切服飾都是雜亂地堆在他的身上。屋角裏放着一個火爐，猶如一個甲蟲，小烟筒是它的觸鬚，爐脚是它的蹠骨，它的光茫在黑暗中閃動，猶如一把白劍，嘶嘶地作響。

牧師好像一個暗影一聲不響地在那裏浮動，他的手放在膝上數念珠，頭垂在胸前，背曲着好像牛軛。

我默然跪在他的面前，他也很久久的不開口，四圍充滿着死的沉寂。我看不清他的臉，僅在黑暗中看見他的鼻尖。

聽他吞吐一聲：

——哦……



可是我不能說話，一種活死人的傷感扼住了我的咽喉。  
等一會，他問我：

——爲什麼……你說……

他把頭抬起來向我望着——我沒有看見他的眼睛，祇看見他的眉毛與鬚鬚，好像一羣黑蟻聚在他那張死屍似的面孔上。我聽見他發着沙聲：

——你自己強辯……爲什麼對他強辯，對上帝，對上帝祇有單純的愛。

——我，是的，——愛他。

——哦，是的，他已經指示你了，可是你好像沒有看見，祇說——保祐吧，上帝，保祐吧！  
我看他說話很困難，這是由於他的衰弱或者是故意做作的。

——他的話好像一隻傷了翼膀的飛鳥，在臨死時發出來的哀鳴。

我不能同這個老人辯論一句，我生怕破壞他在臨死時所期待着的和平，並且可憐他好像是再不能有一點什麼驚動似的……我站着不動。上面有響聲振蕩，我的頭髮有點顫動，不可忍耐的要把頭仰起來看一看天，可是黑暗把我的願望壓下去了——還是一動不動。

——你祈禱呀！——他對我說——我也爲你祈禱。

僵住了。沉靜着，死的恐怖在我的身上閃過，心坎裏灌進了一股冰冷的氣體。過了一些時候，他嗽着嘴說：

——你還要什麼？

——是。

——我看不見。去吧，上帝與你同在你——不要強辯。

我靜靜地走出來。走到地面深深地吸了一口新鮮空氣，舒服多了，頭部昏昏沉沉，全身水溼，猶如剛從冰窟裏出來。可是他，馬爾達利已經住在那裏四年了。

他已經與我談過五次。我都是一聲不響。我不能說話。我走近他，他似問非問的說：

——是昨天來的？

——是，這是我。

於是他又斷斷續續地說：

——你不要侮辱上帝……你還要求什麼？……什麼都不要……難道祇是爲一口麵

包。可是侮辱上帝是一種罪惡。這是由於魔鬼作祟。魔鬼——他，他是到處都要插足的。我知

道他們，他們——魔鬼也侮辱上帝。可惡，侮辱，由於抱怨。由此所以不要侮辱，不然就是爲鬼作俵了。如果來誘惑你，你就對他們說：

「耶穌不准你！」他們自然會去了。可是他們是無所不爲的，主要的——還是由你自己。如靈魂不放鬆，緊張地，不要放鬆，魔鬼也無所施其技了。

他低聲地吐出自己的話，窒息着我，猶如遠處的火氣，對我沒有需要，也沒有振動我的心。猶如作了一個昏黑的夢，模模糊糊地沉悶極了。

——你不要說話——他沈思地說——這個很好。任他們怎樣你都不開口。有一個人到我這裏來，他——說了又說，說得很多，可是我不懂得他到底講些什麼。講什麼女人的問題吧！可是何必對我講這個呢？什麼都講——可是爲什麼講那麼許多？真不懂得。你知道不說話。我如果也用不着講話就好了。是的，主教就是這樣——能安心——要安心才好！好的。能够如此我就很安心不說話了。可是他們接近上帝，我呢，所有的都剝奪了，僅是剩下了祈禱。誰磨難你——你自己是不覺得的。鬼在在磨難你，并且他們也磨難我。親兄弟死了。還有——妻。她把砒霜我吃，我在她看來好像老鼠。很明顯的一切都被剝奪了。他們說——我好像一個踏腳的木頭，丟在火裏燒了。放在牢獄裏去，一切都做了。監禁——還有坐牢。上帝

同他們在一起，我什麼都放過了。不怨恨——並且宥恕了他們。這是爲自己。她把痛苦的山壓着我，氣都透不過來。可是仍舊宥恕她——沒有關係，沒有痛苦。魔鬼來磨折任他去，他也就去了。祇要你——容忍一切……我——什麼都不想。你將來也會這樣。

在第四次談話時他吩咐我：

——請你把麵包皮拿些給我，我要吃點什麼。我的眼瞎了。——請你爲我拿來，耶穌喜歡這樣！

我可憐他到了心痛。我聽了他忘形的說話，並且自己想：

——爲什麼要這樣子呢？愛，上帝爲什麼這樣？

可是他悲慘地說：

——我的骨病，日夜疼痛，吃點麵包皮——或者好些。否則骨發痛，擾亂不安，要刻刻做祈禱。即在夢中——也要。可是現在又想起鬼了。記住你的名，及住的地方，一切，你看，他就坐在爐子上面，可是沒有關係，有時候爐子燒得熱紅；可是他是習慣了的。坐在那兒眼睛閃閃地對我看。我避着他，是的，已經看不見他了。他厭倦了，可是他又變作一個蜘蛛爬到牆上去，有時變作蜻蜓在空中飛着。他——別的都祇有我可以，祇有我，因爲同老人在一塊太冷淡了，如

果附着你——要防備一下，這給他也沒有好處，同老頭子在一起，我已經不怕他了，可是，魔鬼也沒有法子，我對他已經習慣了。可是你，我說已經厭倦了！我看不見他——沒有關係，不是沒出息的，祇要記住他們怎樣稱呼我。

老人把頭拾起來，並且高聲地說：

——他們叫我迷海鹿彼得洛夫微黑憐夫！

又全身軟到他的墳墓裏去了。

——這樣的與鬼接觸——啊嚇！你，魔鬼！你在這裏麼？兄弟，去！到上帝那兒去吧！

我在這一天時時都想哭，……爲什麼呢？這個老頭子，在地窟裏住着有什麼好處？我真一點也不懂！我整天地長時地去想他——好像我也着了什麼魔鬼似的，殘酷地在那裏癡笑着。

我最後一次去看他時，就從口袋裏帶一塊軟的麵包給他——害羞地並且瞞着別人把麵包帶進去。當我給了他的時候——他喃喃地說：

——呵——呵！呵！呵！暖的，呵呵……塞進嘴裏去，嘴邊的叢毛在那裏浮動，一面吃麵包一面吹着嘴說：

——呵——呵……

黑暗與溼的牆壁——一切都在蠕蠕地動着，老人不斷地反復說：

——呵——呵——呵……

一個禮拜僅有四次吃；當然他是挨着餓的。

在這最後的一次他已經不對我說話了，僅在那裏呶着嘴吃麵包——他的牙齒已經完全沒有了的。

等了不久時候，我對他說：

——哦！請宥恕我吧！耶穌的歡心，馬爾達利神父，我去了并且不再來了。多謝你給我的教訓！

——是，是，——他急促地說——謝謝你，謝謝你！你不要對牧師說；說麵包。再拿些來吧！他們會妬嫉的，就是牧師。因為我聽見他們在那裏說話：說我住在墳裏還燃着火爐。

這多麼可憐呀！這是人類怎樣的羞恥呀！

從此不久我的生活又重新緊張起來了。

還在黑利喜與我在一起的時候，我碰見一件卑劣的事：一天我到柴房裏，米亨躺在麻

袋上，在那裏很可怕的手淫。我來不及躲避；我想起了那些污辱，想起了他談論女人，以及他的仇恨與憤憤不平地在麵包房裏叫喊，我全身戰慄，害羞，厭惡與淒慘。他對我……雙膝落地，祈禱我，看見我默然，又狂吼着說：

——我看你夜裏，也給她騷擾吧，我知道。魔鬼的力量真大呀！……

——你說謊，——我說——見你的鬼去！禽獸！你還做麵包呢！狗！

我不能自制了，我罵他，如果他對女人不是那樣惡口亂罵，那也由他去！

可是他在地面上爬着苦求，因此我也就算了。

——是的，難道——我說——就是這樣講嗎？害羞呀！可是我再不想同你一塊作工了。

並且你也去說，換我別的服務。

說到這裏我就走了。

在這個時候人們在我看來都是沒有生氣的，我僅僅設想着一件事——就是把自已立在一邊。

米亨已經驚風害病住醫院去了，我還是照舊工作，他們給了我兩個人幫忙；過了兩三個禮拜，會計處叫我去並且對我說，米亨已經痊愈，可是不願意再同我作工。又因為我的執

拘就處罰我到森林裏砍樹去。

——爲了什麼？——我問。

忽然賬房裏進來一個漂亮的老人，恩東神父，他謙遜地立在一邊聽着。

會計向我解釋說：

——正因爲你的執拗所以對兄弟會傲慢無禮，這在你的年齡上與你的地位上看來都是愚蠢的，不能容忍的，應該受處罰！現在看這位神父的面上，因爲他的慈悲給你比較輕鬆的工作，因此會計處就這樣地調換了你，如果還強硬——那末滾你的蛋！

他說得很長很冷酷，我看他不是照良心說話而是拿職務強迫別人。可是恩東神父躺在暖床上，看着我，摸摸鬍鬚，紅的眼睛在那裏微笑，似乎在嘲弄我，我想對他們表白。我對會計說：

——我不想誰來抬舉我，可是把我壓下去——我也是不願意接受的，因爲我不是在這裏當差使，這是你知道的，我是在這裏學道。

會計紅着臉，拍着桌子說：

——住口！固執不通！



恩東神父湊近他的耳朵說了些話。

——這個——會計說——不能！應該給他處罰，沒有話說。

恩東聳聳肩又轉向我說：——他的聲音有點破裂，可是很和氣：

——祇好容忍一點吧，馬提微！

他的兩句話和溫柔的一瞥把我戰勝了。我向會計跪下又向他跪下，於是問會計說：

——幾時我可以到森林裏去呢？

——過了三天——他說——可是在這三天內你要坐黑屋子去，就是這樣！

如果沒有恩東在旁，我就把那個會計的骨都打斷了呢。可是現在他對我雖則怎樣的嘲弄與虐待，我準備伸出我的手把他一概接受過來——一切的一切，我靜候着恩東解決。

會計把我引到黑屋子裏去，——在賬房的地底下一個小窟中；那裏立不起來也睡不下去，僅可以坐着。鋪在地上的乾草，已經霉爛了。冷靜如荒塚，連一頭老鼠都找不出；黑暗如漆，舉手在面前都看不見。

坐着，默然地坐着，一切都對我默然，猶如一頭死豬。我覺得自己重如石頭，冷如冰塊。咬緊牙齒，希望把我的思想壓制住，可是思想爆發起來正如火上加油一般的焚燒着我。吃點——

東西好了，是的，可惜沒有什麼吃的東西。用手搔着自己的頭髮。咳嗽，嗽聲如鐘鳴，心裏在叫喊着。

——你的真理在那裏？上帝！那無法無天的人所玩弄着的不就是她麼？那憑藉着自己的強力去作威作福的不就是她麼？叫我沒有信仰去犧牲還是保護你的美與真呢？

我回想起來牧師們的生活，——醜陋地，嘲弄地赤裸裸地立在我的目前；爲什麼稱牧師是上帝的忠僕？他們有什麼比別人聖潔的地方？我知道在鄉村裏苦的農民生活：他們醜陋地活着！他們遠遠地隔離上帝：酗酒，暴亂，偷盜以及一切其他的作惡。可是他們因爲自己看不見自己的道路，他們沒有能力找真理，他們沒有時間——各人都被自己的一塊小土地困住，并且緊緊地被家庭的鎖鍊繫住，飢餓的恐慌擺在他們的面前；你還向他要求些什麼呢？可是這裏的人們自由地并且飽暖地生活着；這裏擺在他們面前的是聖書——但他們中間有那個是服務聖道的呢？僅僅是些軟弱無能與冷血，黑利喜也是這一類，其餘的就是拿上帝作幌子——保障罪惡與說謊。

我回想起牧師們那種可惡的貪婪千百倍的超過了婦人。及一切比禽獸還不如的劣行爲，暴飲豪餐而不作一點事，虐待兄弟輩，彼此嫉妬與仇恨，猶如強盜分贓。黑利喜對我

說，農民佃種教堂的幾畝田，租穀總是一年年往上增。

我想想自己：不是老早就離開這裏麼？可是爲什又在壓制着自己的靈魂？在這裏只有受傷與磨折，精神上有什麼裨益？僅得點惡濁的思想而仇恨着人類。

四圍——沉靜。就是鐘聲也及不到我。沒有什麼可以計算時間的，晝夜都對我沒有分別了。——誰剝奪了人的太陽呢？上帝！

昏暗占有了我的一切，我的靈魂在放火，上帝的信念與正義在我的心中糜爛了，看不見出路。可是恩東的臉在我的面前閃光，我所有的思想與感覺都集中在他的身上，猶如飛蟲在黑夜裏圍住燈光。同他的談話及他對我的憐憫與諄諄地詢問，我在黑暗中看見了一對慈祥的眼光。三天的處罰對我是够受了：我從洞裏出來，眼睛看不見了，頭好像不是我的了，雙腳發抖站不住。可是兄弟們恥笑我說：

——怎的，到天國裏去來嗎？

晚上主教喊我，長跪着聽他的訓話。

——說過了：打落你的門牙與禁閉你，都是他的分內事……

我默然，把心肝取出來放在手裏。恩東又出現在我的面前，并且用和平的眼光把我懷

恨的嘴巴封住了。

忽然主教放軟了。

你，傻子，我們估計了——他說——並且把你仔細想過，注意到你對於工作的熱心，想把你的聰明用在有用的地方。現在我就提出兩種職務給你自擇：你是喜歡到賬房裏坐呢？還是喜歡到道房服侍恩東神父？

他正像拿一盤溫水在灌我，我快樂得深深地呼一口氣又慢慢地說出來：

——賜我到道房裏去……

他皺着臉皮想了一回，用考究的目光望望我。

——還是到賬房去坐坐吧！我給你頂容易的事情做，可是到道房裏去——還要加上到森林中砍樹的。

——賜我到道房裏去……

他釘着我問：

——爲什麼這樣傻？——你看賬房裏多麼便當輕易！

我還是執着自己的意見。

他低着頭沉思。

——給你去吧！——他說——可是你真是個怪物，要追究你的……去吧！

我走到森林裏。

春已經來了。可是四月的天氣還很冷。

工作是很困難的，百年的老樹，堅硬粗大，——砍砍——伐伐，砍伐倒了，駕着馬拉，馬施展着所有的力量僅僅是拉緊了馬繮。已經拉了將半尺了，可是馬流着一身熱汗在那裏祇發抖，眼淚汪汪地看着我，似乎說：

——拉不動，兄弟，太難了！

——我看見了！——因此重新砍伐，可是馬在那裏看見，搖搖尾巴擺擺頭兒。馬是很聰明的——我覺得人們的無理行爲牠是很明白的。

在這個時期我與米亨碰着了。這一次相碰，差一點就要闖大禍，險些把我們都斷送了。一天，我做過下半日的祈禱，往森林裏去，忽然他追上了我，手裏拿着一根棍子，臉色兇兇地，露出牙齒好像一頭狗熊……幹什麼的？

我站住等着他。可是他一聲不響，似乎想把我一棍打死。我伏下身體，是的，他曲着頭；我

的足一勾，坐在他的胸上奪下棍子來問他：

——你這是幹什麼？爲什麼？

他在我的下面掙扎着；喘着氣說：

——離開教堂……

——爲什麼？

——我沒有面目見你，我要你死——我離開這兒！

他的眼睛是紅的，眼淚從那裏流出來似乎也是紅的，嘴唇抖動。他撕破我的衣服，身體望上抬，伸着手，想抓我的臉。我壓住他是很輕易的；可是我的眼淚望肚裏流，我說：

——你也是列名在牧師的隊伍裏，可是你，畜牲！你糟蹋自己！爲什麼？

他坐在污泥裏，但還是很頑強的要求我：

——去吧！不要玷污我的靈魂……

我真的一點不懂！揣測了一下子，輕聲地問他說：

——或許，米亨！你是在想，以爲我把你的缺點告訴了什麼人了？可是恰恰相反；我沒有

對任何人說過！

他立起來，走了幾步，抱着樹幹狠狠地望着我，吼着說：

你去對大家說出來，我倒反而得救了。若是我真懺悔了，大家也許都能饒恕我。可是你，你却是輕蔑我呀。你這流氓。我不要受你這個驕橫傲慢的異教徒的恩惠。好吧，趕快滾出去。你要留在這裏，我也就被染壞了。

——可是這個，你自己已經走進去了，這是你自己喜歡的，我倒不曾叫你去，這個我知道。

可是他又向我衝過來，我們兩個人都陷在污泥裏去了，傾軋着好像兩隻蛙。結果我比他有力得多，立起來，可是他倒在那裏悲傷地哭泣。

——聽，米亨——我說——我再等一些時候離開這裏，可是現在——做不到！這不是我的頑強，而是我的不得已，我還需要在這裏！

——見你媽的鬼去吧！去見你的神父吧！——他呻吟着磨牙切齒地說。

我離開了他，可是過了幾天，我送他到城裏去了。在一個教堂裏看門，此後我就沒有看見他了。

我的工作完畢後——就走到恩東的跟前去，這裏所有對於我都是一種新的，從第一

天起一直到我生命終結止都不能忘記了這一個新的事實，這裏一切的一切，連一句說話，都使我心驚肉跳。

他把我引到自己的房裏，安靜地慈祥地——似乎告訴我應該怎樣服侍他。再一間房子是擺着很多書櫃的，裏面裝滿了人的與聖的各種書籍。

——這個——他說——是我的祈禱室！

房子中間，擺着一張大桌，窗邊有一張軟椅，旁邊還有小凳與小椅，地上鋪着毛氈，桌旁還有一張很長很高的靠背椅，軟皮做的墊子。另外一個房間是他的臥室：一張很闊的床，用具有紅的有白的，洗臉臺上嵌着一面大鏡，許許多多的刷子，梳子，各色各樣的花瓶，隔壁第三個房間——簡簡單單的擺着兩架長櫥：一架是裝滿了酒瓶與各種香料的瓶子，另一架是放茶具用的；堆着餅乾，糕及各種小吃的東西。

我們巡視了一週以後，他把我引到圖書室裏說：

——請坐！看，我是怎樣的生活。不像個牧師吧！啊！

——是……是的！——不像牧師。

——哪，你——他說，——一切都要追究！追究到我的身上來了。



笑起來聲如洪鐘，很大方。他那張漂亮的臉孔真可愛，可是我不喜歡他的笑。

——他追究我或否，——這個我不知道，——是的，可是我很想知道。

他低聲地笑，有點不安。

——你，似乎是不合法的兒子？

——是的。

——我看你的血色很好——他說。

——什麼是好的血色？——我問。

——好的血色——是一種東西，這東西能造成尊貴的腦筋。——他笑着很從容的說。

天氣晴朗，陽光從窗子裏照進來，恩東就在窗下坐着。

忽然我的腦筋裏鑽進了一種意外的思想，猶如一條蛇在心裏盤旋着。——我全身戰

慄好像着了魔似的，從椅子上跳起來看着牧師，同時他也立起來；我看他從椅子上拿起一

把刀子玩弄着，問我說：

——你怎的？

我問他：

——你不就是我的生父麼？

他的臉孔緊張了，眼睛是半開的又緊緊的閉攏來。輕聲說：

——算不定！你生在那裏？幾時生的？多大年紀？誰是母親？

於是我就告訴他說我怎樣的被棄。他笑起來，把刀子丟在桌上。

——在那個時候那個地方我是沒有的。——他說。

我覺得很沉重。我猶如乞丐求討——可是沒有給。

——但是，假使我是你的父親——他問——那時候你將怎樣呢？

——這沒有關係，——我說。

——我也是這樣想。我同你生活的地方是無父無子的，可是這不過是一種理想。若從別的方面說我們都是地上生長起來的，意思就是說，我們都是不幸的兄弟，夢也似的生活着。人是偶然地生在地球上的。你懂得這個麼？

從他的眼睛看來——他是在那裏嘲笑我。我被自己的疑問弄糊塗了我想把他壓制住，或者忘記了他。可是我又問他一個更蠢的問題：

——你爲什麼拿起刀子來？

恩東看一看我微笑地說：

——你真是一個大膽的發問者——他說——拿着就拿着，可是爲什麼，自己也不知道！我愛它，它很美麗。

他把刀子給我。刀是很鋒利很美麗的，刀背飾着金子，刀柄是銀質的，並且嵌有紅色的小寶石。

——這是阿拉伯的刀——他向我解釋說——我用它裁書，夜裏就把它藏在枕頭底下。有人對我起不良的心思，說我很富有，四圍都是些窮人。我的屋又是孤零零地立在這裏。刀子上從恩東的手裏發出一種香的氣味——醉熏熏地把我弄昏了。

——我們再往下說吧！——恩東用着一種軟弱的黃昏的破裂的聲音說話——你知  
道麼？我這裏也有女人來的！

——聽見說。

——說她是我的姊妹，這是不對的，我同她共枕睡呢。

我問他：

「你怎的樂意把這些一切都告訴了我呢？」

——爲了使你一次驚奇——將來就永遠不會驚奇！你喜歡肉慾的書麼？  
——沒有讀過。

他從書架上取下一本紅皮的小書，給了我，又命令我說：

——你去把茶鍋燒好再來讀這本書！

我打開書一看，第一頁是一張圖畫：一個女人赤露着下體，她的面前站着一個男人也是裸體的。

——我——我說——不讀這本書！

他湊近我厲聲的說：

——如果是你精神上的教師命令你讀，你將怎樣呢？你知道爲什麼這是必需的麼？  
……去！

他指定我在隔壁的房間裏坐着，我坐在自己的床上，充滿了悶懣與恐慌。我覺得自己好像中了毒，全身癱軟無力并且發抖。不知道，怎的會那樣想；不懂得從那裏發生了這樣念頭，以爲他——是我的父親；這個思想對我是生疏的沒有需要的。回想了他關於思想的話，說思想是從血裏出來的。他說人是偶然落在地上的。所有這些很明顯的都是異教徒說的

話，看見他在我的問題面前改變了臉色。我翻開書來看，裏面說的都是些法國的騎士與婦人……爲什麼把這些給我看？

他接着鈴喚我。我走進他的房裏——他對我很客氣。

——茶鍋怎樣哪？

——你爲什麼給我這本書？

——爲了使你知道罪惡是怎樣的！

我快樂了；他誠心告訴我，舉個榜樣給我看——他想教育我。深深地向他叩頭，活潑地出來燒好了茶鍋，拿到房裏來，恩東自己已經在那裏動手擺茶具了，當我想出去時，他說：

——坐在這裏，我想同你一起喝茶……

我接受了他的提議，因爲我很想知道一些什麼。

——告訴我——他說——你怎樣的生活，爲什麼到這裏來。

我開始向他說出自己所有的經過，沒有藏過一個祕密的思想，沒有一個思想把我的話縛住；他呢，在那裏半閉着眼睛，很注意地聽我的說話，連喝茶都忘記了。從他的背後可以看見窗外的晚景，村中的黑狗仰頭向紅色的天空訴說自己的故事，我也講着我自己的。當

我講完的時候，他給我倒了一盞黑甜的葡萄酒。

——喝呀！——他說——我在那個時候已經注意到你；那時你在教堂裏高聲的作祈禱。牧師沒有幫助你嗎？

——沒有，我堅決地在祈望你給我幫助！你是有學問的人，你對於一切該是很明白的。他慢慢地說，眼睛不看我。

——我只有一件是明白的：你去爬山——會爬到山巔去，如果你掉下來，——就會掉到深淵裏去。可是這個定律對於我是沒有用的，因為我是個懶人。是個虛偽的人，馬提微！你不懂得爲什麼他是虛偽的吧？因爲遇着一種非常好的生活，並且欺騙世界！什麼東西都可以要得到，可是這樣的人——是虛偽的！爲什麼？這是一個猜不透的謎！

晚鐘響了。他呼了一口氣說：

——禱告上帝去，走！

如我聰明一點，在當天就應該離開他了：這樣我將保留着他，猶如一種善智識。可是我

不懂得他所說的話是什麼意思，我爲了要追究他而留下了。我走回來，躺着，——袖口底下出現了這本書。把燈點上，開始讀着這本從恩人那裏得

來的經典。我讀到了一個騎士瞞過了別人的丈夫，在夜裏攀着窗子偷進他的妻子房裏去；丈夫把他捉住了，要拿劍把他戮死，可是他逃走了。所有這些對於我都沒有興趣並且不明白——當然，我是懂得少年人那種放縱的性情。——可是我看不出爲什麼寫出這些東西來，并且想不出爲什麼我應該讀這種無聊的東西？

我又想：從那裏我會突然的疑心到恩東是我的父親？這個思想在我的心中割着猶如一把生鏽的鐵刀。最後，我睡着了。在夢中覺得有人推醒我；我呻吟着，可是他立在我的面前：

——我——他說——把鈴按了又按！

——請宥恕我——是的，耶穌的歡心，我疲倦得很，工作過重了！

——我知道。

可是『上帝恕我』却沒有說。

——我去見主教——他說——你爲我準備一切，如我所告訴你的去做。啊哈！你讀這本書嗎？錯了！我做錯了；這不是給你讀的，你是對的！你要讀的是別一種。

我爲他準備臥床：墊子很厚，被褥很軟，所有的東西都很貴重是我從來未曾見過的，一切都發散出一種醉人的芬芳。

我開始生活在這種醉人的香氣裏，猶如在夢中，——除恩東外，我什麼都看不見，他對  
於我好像形影不能分離。他說話很和氣，眼睛裏含着戲弄的微笑。上帝的名字罕有說到的  
——代替『上帝』說『靈魂』，代替『魔鬼』說『自然』，可是對於我這些話的意思是  
不會改變的。教會的儀式與牧師很輕易的被修正了。

他喝了多量的葡萄酒，可是都沒有醉倒，——僅額頭有點發青，眼圈在透明的頰際有  
點發黑，紫脹的嘴唇在那裏微微顫動。有時候他到主教那裏去，常常是半夜或是過了半夜  
才回，回來就把我喚醒，起來開葡萄酒，他坐着，喝着，用粗濁的聲音不斷地久長的講着——  
有時候講到天明。

我很難懂得他的說話，並且有許多忘記了。可是，我想起了，在當初他們是使我驚慌的，  
好像在我面前掘下一個深坑，他把我推進去，我看見整個的地面都在那裏抖動。

有時候他的話使我覺得很苦痛，我準備問他：

——你要做魔鬼嗎？

他昏天黑地的，講得津津有味，尤其在喝了酒以後，眼睛越發可怕。面孔蒼白現出一種  
攝人的微笑。手指長長地細細地，長時摸着黑鬚，泡沫從那裏流出來冷得可怕。



但是我已經說過，我是不信鬼的，可是從書上看來，鬼比人強：他時常要與你鬥爭，並且用智力蠱惑人們，可是恩東神父倒不見得有什麼蠱惑我的地方。他的生活是灰色的，沒有思慮的人，在他看來，不過是些可憐的畜牲，用着不同的步調匆匆地望坑裏走！

——你的生活據說是很優美的！

——是的，假使她承認了我，她就是優美的！——他笑着答覆我。

現在我從他的話裏僅剩下這種笑。好像他是看着所有的屋角，要從那些地方驅逐些什麼，雖則不很近身，但驅逐總是一種驅逐了。他的話尖刻而且銳利，毒辣猶如惡蛇，可是對我無傷。——我不相信她，雖則有時候他的謙和與譎智下面恍惚有所感動。

但如果同他爭辯，不到兩句話他就會大發脾氣的。

——我是個貴族，——他說——是偉人的後裔；祖父與曾祖父是俄國歷史上有名的  
人物，建創國家的，可是這個奴才要反抗我的話，這個下賤的奴才，啊？！……

這樣的話對於我並沒有多大的興趣，——我自己或許也是個著名世胄。我們不是論家世，而是論真理，權勢是算不定的，今晚在你的身上，明朝也可以落到我的身上來。

他發了一頓脾氣，臉無血色的又坐在自己的軟椅上去，慢慢地講着！

——馬提微！這些牧師又戰勝我了。牧師是什麼東西呢？他是一種祇想把自己的賤根性藏過去而又懾伏在它的勢力下面暗中去活動的人。或者在他自己的缺點下面垂頭喪氣，給活的世界嚇退了，因此就厭棄人生的人。這還算好的牧師，算知趣的牧師。有的簡直等於塵埃灰土，死的胎兒，莫名其妙地去遁隱的人。

——可是你——我問——是屬於這中間的那一種呢？

我不止十來次這樣強硬地追問他，但他總是這樣回答我：

——可是你——他說——是個偶然的人，在這裏，到別處，並且永遠永遠地！

他的上帝對我是守祕密的。當他酒醒的時候，我問他關於上帝的意見，他笑一笑，告訴我的不過是書上寫着的很熟識的那些話——上帝，我覺得上帝要比書上寫的高超些。當他酒醉時，我就問他怎樣看上帝？

可是醉後的恩東還是很堅固的：

——噯！你好狡猾，馬提微！——他說。——狡猾，並且我可憐你！

同樣地我也可憐他，因為我看他很孤獨；我尊敬他的卓識，我可憐他自暴自棄。可是，我更可憐的是他有一次不願說而又說出了這樣的話，他說：

——我與你一樣，馬提微！——沒有看見上帝。

——我，是的，——雖則沒有看見，可是我覺得他的存在，並且我所問的不是關於他的事業，而是要知道他的誠律，這些誠律是他爲了生活而創造的！

——誠律，——他說——要到羅馬喀哪尼去看！可是假使你覺得有上帝，那末——恭喜你！

他倒了一杯葡萄酒給我同我碰一碰杯子，喝着；我看他的臉色雖則消沉得像個死人，可是他那一對眼睛還是很美麗的含着微笑在看我。

他是一位老爺，他好幾次拿他的尊嚴來壓倒我。他酒後愛說女人。

——自然界，時常經過了女人把我們放在悲慘的囚籠裏，如果人們不會被女人的甘言蜜語及她的肉所引誘——他就可以長生不死了！

可是米亨兄弟關於這個問題比他說得更有力些，我已經聽慣了這些話；米亨用憎惡的態度否認了一切的女人，把她整個地撕破；恩東僅是沉悶地說說他的感想而已。

——記得——他說——我不是給了你一本書麼？你讀它的時候該會曉得女人是如

何的狡猾與危險可怕，並且使你一定落在她的圈套中！

真奇怪，人們會那樣的對他自己的母親——女人，攻擊得體無完膚，侮辱她，鄙棄她的一切，把她看作一塊肉；把她降低到如沒有思想的畜牲一樣。

一天我就毫無顧忌地把這個意思告訴他，祇是眼睛不敢向他直望。他氣極了，喊着說：  
——滾你的！難道我是說母親嗎？

——所有的女人——是的——都是母親呀！

——可是有的——他叫着——一生做娼妓的！

——有的人是駝背的，可是對於全體的人——駝背不是一種定律呀！

——滾出去！蠢才！

軍官都不及他的威風。

有幾次我們爲了爭論上帝的問題衝突得頭碰頭，我反抗着他的奸黠與嘲弄，我用全部的力量向他進攻。

這個時候我把自己的個性一往直前地展開了；我已經受過很多的痛苦，在恩東旁邊，猶如一個飢餓的人走近麵包房，——麵包的香氣從門口透出來，這使我開始動手了，他也

加緊他的火力。

我把桌上的小刀拿起來說：

——告訴我，你怎樣想的，否則我收拾了你！

他跳起來，扼住我的手腕，把刀奪過去；可是對我並不怎樣。他說：

——本該處罰你，可是對於狂誕的小孩子不值得處罰。

於是他就像鐵釘打在我的頭上似的責備了我一頓。

——我告訴你吧！存在的祇有人，所有其他一切的東西都是意識。你的上帝也不過是一種夢寐的靈魂而已。你能够知道的祇有你自己，是的，並且這個也是不很確實的。

他的話對我猶如輕風過耳。他說得很多很長，可是我不懂，我僅僅覺得這個人是沒有苦痛也沒有快樂的，沒有恐怖與煩悶，可是也沒有值得驕傲的。猶如一個老牧師在墳墓裏對枯骨殘骸唱讚美詩：詩歌的詞句是記得很好的，但對於他的靈魂一點不起作用。在開始的時候他的話對我很有點驚奇，可是後來就索然無味了，因為我知道他是一個活屍……

五月，窗門開了……夜間，花園裏散佈着溫香的芬芳……蘋果——好像赴聖餐會的女郎，在銀色的月光底下覺得很動人可愛。時鐘在靜默裏開着急步，發出驚人的鳴聲；恩東

沉着臉坐在我的面前，吐着冷血的話，咳着灰色的痰，他的話使我煩惱與苦悶。

我把眼前的錫箔認作黃金了。

——去吧！——恩東對我說。

我走到花園裏，夜禱的鐘聲已在響了，於是就往教堂裏去，擇一個黑暗的牆角在那裏

默想：

——爲什麼上帝會造出半死半活的人來呢？

兄弟們到教堂裏來，破壞了我的默想，猶如黑暗的一角被月亮照進來的一樣。

從那個時候起，我連自己也不懂得爲什麼恩東對我祇裝着老爺的態度，繃着眉頭不說話，並且不叫我。他給我讀的書也全部收回去了。有一本是俄國史我覺得很有趣，可惜沒有讀完就被他收回去了。我想想有那些地方對我的老爺不是，——看不出。

可是這時候我對於他的話却發生了興味，在夜深人靜的時候就把他回想起來，沒有一點紛亂。

——上帝是你夢寐的靈魂，——我對自己重複着這句話，一點不想加以辯駁。可是很快的我又在他的屋裏出現了，——這是一個深夜。我聽見恩東在那裏按着鈴

喊我：

——喂！把茶鍋燒起來！

當我燒好茶鍋拿進去時，看見椅上坐着一個穿玫瑰色衣服的女人，淡黃色的頭髮披散在兩肩，嬌小玲瓏，好像一個蠟人，臉也是玫瑰色的，眼睛很可愛，我看見了她時有點侷促不安。

我擺上茶具，恩東在旁催着說：

——快點快點！

——何必這樣作急呢？——我想。

這件風流豔事倒使我很喜歡；我看見恩東泰然自若，並且認爲這是他分內的事情。我在那個時候對於這件事情也很冷靜，是的，牧師不過把這種事情藏在一邊而已。但恩東是個什麼牧師？……他的女人，照他自己的意思是很漂亮的，很新鮮的——像一種新的玩具。

早上，我進去收拾房間，他已經出去了，到主教那裏談話去。她靠在椅子上，手裏拿着一本書，兩條腿高高地舉起來，沒有一點禮貌，衣服都沒有穿好。她問我叫什麼——我答覆她；又問在教堂裏住多久，——又答覆她一句。

——不冷淡麼？

——不。

——真奇怪，如果你說的是實話。

——爲什麼——我說——不是實話？

——你這樣年輕，這樣漂亮！

——難道教堂祇是爲醜陋的老人住的麼？

她笑起來，放下了一條裸着的腿，凝視着我；我有點不快：她的手臂一直到肩頭都露出來，衣服散開，裸着胸部。

你是故意這樣做給我看的吧？——我想——裸體要在你的愛人面前才對！

可是她還在那裏發癡地問：

——難道女人不會擾亂你的心嗎？

——我——是的——沒有看見她們，可是爲什麼她們會擾亂我？

——什麼？——誰？——他大聲的笑着說。——這怎麼的？——誰？

恩東已經站在門口了，他生氣地問道：



——什麼事，查雅啊！

——啊哈！他這樣的有趣，這個！

於是她就這樣嬌嬌地說我怎樣地有趣！但是恩東沒有聽她的，却對我說：

——去，到那邊把果子收拾到箱子裏去，收拾好了分一部份給主教！

他們兩個在這一天就喝了一半天的酒，晚上吃了茶以後這個女人已經喝得爛醉了，是的，恩東也比往日特別喝得多。把我趕得跳跳飛，取這個，拿那個，跑到那邊去，又趕到這邊來。燙酒啦，開酒瓶啦，鬧個不休，我猶如酒樓的小二，他們很少同我接近；——女的有點過意不去，有時同我開幾句玩笑。最後老爺忽然問我道：

——馬提微！她美麗麼？

——不錯——是的。

——不！你仔細地看一看！

她又哈哈大笑，醉了。

我想跑開，可是恩東狂暴地喊着說：

——那裏去！站住！查雅！你脫光給他看……

我想總不至於這樣的吧！可是她把內衣都剝下去，一絲不掛地站在那裏動蕩着。我看恩東，他看看我……我的心在跳，這位老爺却一點不害羞：他的臉皮比豬的皮還厚三分，我對他倒不覺得怎樣，但對這位女人實在有點可憐。

他叫着說：

——去吧！你這個蠢奴！

我回應他說：

——你自己是……

他跳起來，把酒瓶一擲，盃盞在那裏打滾，桌子上洪水泛濫把裸體的美人都濺污了。我走到花園裏去，躺着，全身發抖，好像害了寒熱病，靜靜地聽見恩東在那裏吼着。

——滾！

女人尖聲地回答他說：

——不要裝腔吧！傻子！

過後，馬車已經在門前停下了，他們酒氣騰騰地走出馬車，馬蹄在乾燥的泥地上打拍子，車輪軋軋地作響，垣門開處恩東走進花園裏來，聲音不高的喊着：

「馬提微！你在那裏？」

我看他高大的身子在蘋果樹中間挨過，手抓住樹枝喃喃地說：

——「傻子……噯！」

他的影子在地上慢慢地移過去。

我躺在花園裏一直到天亮，早晨我就去找依西東神父。

——給我路證吧，我要走了！

他驚奇起來：

——爲什麼？那裏去？

——到世界上去，可是望那裏走，我自己也不知道。——我說。

他說：

——我不想同你說什麼！

我從他的屋子裏離開，就在外面附近的石頭上坐下，在一株老樹底下——這塊石頭好似專爲被逐的人設備着似的，兄弟們走到我的近旁，用一種刻薄的話譏笑着我：他們好像說我是恩東的狡童。學道的在那裏嫉妬我，牧師們向我擺臭架子，——總之他們都在誹

謗我，排斥我。

兄弟們說：

——噯嘿！你這個也會被驅逐了嗎？你好光榮呀！上帝！

亞沙夫神父是個刁滑的老頭子，主教的密探，在教堂裏算一名最有心計的人，他用一種極難堪的話對付我，我就這樣回答他說：

——去吧！否則我就把你的耳朵撕下來！

他雖則是個很幸運的人，但總該懂得我的話。——可是他却很客氣的對我說：

——我告訴你，馬提微，我的兒，假使你當時到賬房裏做事去，那就很好的了，很對的了！

這樣你就被尊敬了！難道你在教堂裏可以任性的作事麼？可是你怎的那樣肆無忌憚的對

你的恩東神父咒罵……

——這是他對你說的麼？

——還有誰呢？你自己還不說！

——可是他，爲什麼把裸體的女人給我看？

主教神父很恐慌地打斷了我的話，搖着手說：

——你說什麼？你說什麼，上帝知道你！什麼女人？這個，沒有別的，就是你的神智被魔鬼弄昏迷了，你真是活見鬼！嚇——嚇——嚇！你想想看，在男人的教堂裏會有什麼女人的麼？

我想把他平服下去。

——是誰呢，——我說——昨天把酒菜，「還有果子」送給你的？  
他更驚慌了。

——你什麼！耶穌解放你！你怎的這樣胡思亂想地把事實弄顛倒了呢？

恰恰相反，或許他的神智昏迷了。

將近午飯的時候，我走到湖濱，坐在湖岸上回望教堂，那裏我爲他們做了兩年多的苦力勞動。

森林展開兩翼把教堂抱在胸間。在濃蔭裏窺見白的石牆猶如一系列貝齒，老的教堂轟着藍色的頭顱，小教堂帶上新的金頂，屋根都是紅色的；十字架在那裏耀武揚威，他的下面有快樂的鐘聲直透到天庭，太陽也誇耀自己的勝利。

在這種美景裏，我的思潮又高漲了，一個極輕微的人穿着很重的黑袍，過着沒有愛，沒有光，沒有快樂的生活，在污泥中輾轉着，掙扎着。

我可憐自己也可憐人們——我想哭，可是哭不出，我立起來茫然地望前面走。空氣動蕩，地球在那裏唱歌；太陽曬開了地上的花朵，花朵仰着頭兒向太陽表示謝意；老樹發幼芽，幼芽在那兒娓娓笑語，鳥雀們唱着可愛的歌，到處都湧着愛流——肥沃的土

地好像喝醉了酒。

世

碰見了男人——向他問一聲好，他對我點點頭，碰見了女人——連忙向她讓路。可是我想同所有的人說話，同他們很客氣的說話。

第一個夜裏我很自由地在森林中過去了；躺在草地上向天空望着，低聲地唱着，於是就睡着了。清早被冷氣逼醒了，起來又走，走得很快，好像兩脅長出翼膀似的，每一步都望前傾，準備跑向遠處去。

可是路上碰見的人都用一種仇恨的態度對付我，因為他們看見我穿着一件黑的大袍，可是我不能把她脫下去；我的旅證上簽有主教的名字，說我是短時間到沙環茨基去參觀那邊教堂的聖典禮。

我就望着那個地方走去，在路上會着了我們教堂裏派出去的巡禮員，他們都擺出傲慢的架子向人民納索。我祇是做自己的事情，很少與人接觸，並且不納索什麼，我認定自

己是個特別的人，並且覺得自己比一切的人都聖潔些。

我一路看着走，在一條小路上看見一個背着佩囊的老者，手裏執着聖杖，走路很用力，頭低低地垂着，似乎在沉思，走到一個什麼地方，立住了看了一看，做了一會默禱，碰着了什麼傳道的人，就同他低聲接談幾句又走向別的地方去。

一路上，老的，少的，男的，女的都在那裏走過去，走過來，好像他們都是應着一聲號召而來的，在這個行程中我感覺着一種潛勢力，它好像在那裏開掘我的靈魂似的，這種動的行程使我在過了靜的生活以後感覺着一種惑然的恐慌。

地球好像剖開了自己的胸膛把人們放出去，並且命令他們說：

——去！去找！去認識！

人們接受了命令就跑出去了，找着，看着，探索了一回，又往前面走了一程。探求者受了地球的鼓勵，大踏步的向前進，跨山越嶺，穿過了森林，渡過了海洋，走到了天涯地角，在那裏有個唯一的教堂，人類的奇跡，在那裏人們可以呼吸着自由的空氣，與苦難的人生完全是兩樣的。

可是我忽然又迷亂了，我進一層的向自己問道：——人們到底到那裏去追求些什麼

我看見他們是同我一樣的迷亂與不安。

許多許多的人——都與我一樣的在那裏找尋上帝，可是都不知道到那裏去找，他們用整個的靈魂去找尋上帝都是因為沒有力量能够立住自己；這猶如塵埃在空中飛揚，很輕快，可是沒有力量。

懶惰的人根本失了奮鬥的力量，他們被身上的重擔壓下去，在那裏苟且偷安；有些人抱着絕大的希望，想看見一切，可是他們沒有力量能够愛上一件。

還有許多無聊的人及醜陋的騙子，無恥的渾蛋，——總之看見了許多許多，——可是這許多人祇是人羣裏面的一絲一塵，整個的人羣還是傾住着全部的精神在那裏找尋上帝。

這種人羣用無可抵抗的力量把我吸引着。

並且在它的周圍團聚着各種各色的人，猶如河面的水鳥。

一天在白河之濱，我看見一個中年的人，很活潑，衣服穿得很乾淨，似乎是個富家的子

弟。



他坐在樹蔭底下，旁邊放着破布，藥瓶與銅盆，——他叫着說：

——保祐呀！誰的足爛了，來吧，我會醫！包管醫好，保祐呀，上帝！

教會正在做聖典，白河兩岸的行人不斷地來來往往，有的人走近他，坐下，解開纏布，他就敷着他的傷痕，並且教訓他說：

——噯！兄弟！你真不聰明！你的鞋太小了，——這怎樣走路呢？

穿着大鞋子的人輕輕地回答他說：

——這是耶穌賜給我穿的呢！

——誰給你這雙鞋，就是侮辱了上帝，可是你穿着這雙鞋就是你自己的愚蠢，不行的，並且上帝也不饒恕你！

我想想這個人倒很會做上帝的投機事業！

一個跛足的女人走近他。

——啊哈！好女子！——他叫着說——這不是你的小病，這個叫做法蘭西的病！這個，謝

謝上帝，叫做傳染病，她能够把你全家的人都傳染起來並且病到死，厲害極了！

女子皺着眉，走開去，給他一個白眼，可是他還打着招呼說：

——來呀來呀！謝謝上帝，看聖者克里拉的面！

人們到他那邊去，解開傷痕，敷了一回藥以後就對他道謝說：

——上帝保祐你！

可是我看他那張善於變化的臉孔起拘攣了，他的手在那裏抖動了。他很快地收拾起藥具跑到別的地方去。

當晚，一個牧師領我到一個小屋裏歇夜，我看見這個人也在那裏；我同他睡在一起就開始低聲地說話：

——爲什麼你是個行醫的人也同黑袍的人睡在一起呢？照你的衣飾說，你的位置應該在客棧裏！

我嗎？——他說——命運是這樣決定的：是個下等社會的中流人物——是一年中的最後三個月！我想推動上帝的聖道，使他完成到底——同一切的人們共登天國！我還需要做什麼呢？我不忍看人們的傷痕，它使我傷心，祇要他們來求醫，我是一點不加以拒絕的，我每天醫好了不知幾多足疾，我的勞動是爲上帝服務的，我靠着他的偉大慈悲去行醫！

我失了同他談話的興趣了，我假裝着熟睡的樣子。我想：

——他的上帝不會允許他的！

很早的就被我的隣人驚醒，他已經起來，很莊嚴的跪在那裏做禱告了，開始沒有聽見他的說話，後來聽他喃喃地說道：

——你聖者克里拉！叫上帝不要救濟窮人吧！他們的傷痕我可以替他醫治！全知全能的主，你可以估計我的努力赦免我的罪。我的生命——在你的手裏；過去的暴戾我知道服罪，但是你給我的處罰也够受了；不要拋棄我，我奉獻一個三脚的香爐在你的面前！

這個靠上帝行醫的人——我真的聽不下去了。我用手指掩住了耳朵。當他的禱告完畢時，就拿出乾糧在那裏吃，好像豬吃的一樣。

我看見許多像這一類的人。晚上在上帝的旁邊作事，日間就毫無顧忌地出去騙人。拿自己的盜賊行爲同上帝講價錢：

——不要忘記，上帝！我已經給你好多啦！

他們把自己的貪心藏過一邊，厚顏無恥地在那裏祈禱着：

——上帝，寬恕點吧，你的處罰太重了！

他們踏破地塵，走徧江湖，好像自己是上帝的密探，掌握人們的命運似的；看教會的誠

律破壞了，傲然地說道：

——能够使人們信仰的，祇有我了！

有一個人在那裏很可惡的取笑我，我同他一路從彼里雅斯拉夫到洛斯朶夫去，他不斷的向我喊着問：

——那裏是非朶拉恩多直提的聖地呀？

這個人是很飽滿很健壯的，黑鬚紅臉，旅費帶得很多，歇夜的時候愛同女人胡調。

——我看法律破壞了——他說，——人們放肆無忌，祇知道淫樂，無所謂精神的生活；我的職業是磚瓦工場的廠主，已經交給兒子去管理了，我出外已經遊歷了四年，恐怖攪亂了我的靈魂，猶如一頭老鼠在我的心裏咬——人民都在那裏仇視教會，他們從正教的懷裏轉到異教徒的手中，——可是教會到底有什麼地方應該給他們反對的呢？難道他們真個是攻擊上帝麼？不是的！這是教會本身祇知道發財，因此就把敵人的勢力增長了！教會應該是在貧困中過日的，他要拿貧苦的拉柴理做榜樣，告訴人們說，神聖的真理就是貧苦，這是耶穌傳道的祕訣，如果教會看見了這個祕訣，也不會把別人的財富掠奪來了！難道教會除了這個以外還有別的任務麼？把人民放在一個鞏固的圈子以內——就祇有這樣！

這種法律家的思想，祇是因爲他看見了一件無可隱避的事實就毫不害羞的說出自己的祕密了。

在聖山上有一個商人——一個著名的旅行家，他把自己所有游歷過的聖跡記述起來在一個教會刊物上發表，同時他在人民中有一種獨特的宣傳能力，叫人們謙讓，忍耐和溫和。

說話很熱烈，甚至流淚搥胸，聽衆很肅靜并且低着頭。

我插進了他的話問道：

——如果明知道是很無理的，難道也要忍耐麼？

——要忍耐，親愛的！——他喊着說——絕對的忍耐：耶穌基督自己就是這樣的，我們

與我們的教主都是講忍耐！

——可是爲什麼烈士及教堂的神父，伊文查拉朶夫提，他們都不能忍耐呢？是的，還有

沙皇！

他氣極了，簡直是著了魔，用足蹴我。

——你胡說，搗亂家！詭辯家！

——難道女皇猶唐西也是詭辯家麼？還有，伊文黑洛斯呢？

——不要胡說！——他搖着手好像救火隊的隊員——不是講沙皇而是講人民！人民是主要的！他在那裏詭辯，一點不恐慌，這個惡棍，教堂應該克服他——這就是它的責任！

雖則他說的很簡單，可是我在那個時候不懂得他的話，覺得祇是一種恐怖，因為神經盲目——看不見人民。

自從與這個著述家辯論後，就有幾個人走到我的面前來似乎對我很失望，他們說：

——那裏還有一位先生，——你還想同他辯論嗎？

晚上我在河邊的森林裏歇夜同一位青年談話。他很黑，好像給雷打了似的；頭髮剪得短短地，很細很薄，臉孔祇是一塊骨頭，上面閃着兩顆大眼睛；這位少年不斷地咳嗽與吐痰，他向我怒目，嘆一口氣說：

——據說你，是反對忍耐與溫和的，你肯向我解釋一下嗎？

我想不到那時同他說些什麼，並且怎樣地與他辯論；祇記得他的臉孔緊張，聲音發啞地向我吼來：

——不是為我們現在的生活，而是為我們的將來！天國是我們的故鄉，你知道這個麼？

一個殘兵出來反對他的話，這個兵士是在前次戰爭中失掉了足的，他很熱烈地說：

——我說，應該是這樣的，那裏恐慌少些，就是真理多些！

又轉向青年說：

——你在臨死時驚慌——這祇是你一人的事，在別人——或許不怕的！我們的生活就是沒有你也已經够恐怖的了！可是，你這個赤毛漢再說吧！

那個青年很快的就走開了，大約還有半百以上的人留在那裏聽我講話。我不知道自己有什麼地方能够引動這些人，我覺得非常快樂，並且在這些很莊重的人羣中間長時間的說話。

我記得那時人們的面孔合成一個大面孔了；嚴肅地對我，外表是不說話的，可是內心却不放鬆你，還有百來隻眼睛在那裏望得你出火，好像燒着我的靈魂似的。

當時這衆人合成的頭已經從我的意識內退出去，經過好久時間我才明白，祇有人民的意志匯集成爲一個中心思想的時候，才能够談到對於恐怖的預防。讓這樣一個思想一時還未有產生並且產生的條件還沒有具備，可是被壓迫的心靈已經開始懷疑敵對的法律，並且對於他的穩固性有點動搖了。——這就是法律家所以不安的原因呀！他們看見了

這個固執懷疑的眼光。他們雖則看見人民輕聲地在地上行走，可是隱約地覺得有一種潛勢力，他們知道這種潛存的勢力將變成火花，慢慢地延燒起來，燒毀了現存的法律，並且有一種可能——可能的產生出別一種法律！

他們這種感覺是尖銳的，猶如盜賊用急迫的步調走近了主人，黑夜把整個屋子都劫持着。他們并且知道如果人民的眼睛一旦睜開來，他們就會開始這個轉變，並且會有力的抬起頭來。

當人們漠不相關地在一種仇視的狀態中生活時，他們是不會有上帝的？可是，豐衣足食的人爲什麼還需要上帝呢？爲的是在貧苦的人們面前給自己的幸運下一個注解。他們的生活是可笑也復可憐地陷在一種波動的恐慌之中。

我注意地看過了一個老人，——他是白髮蒼蒼很瘦小很乾淨好像一塊骨頭的人。眼睛深深地嵌進去，可是身體很堅實，好像一隻小羊，走路很快，時常在人們的面上凝視着，好像找尋相識似的。他很想從我的身上得些什麼，可是不敢開口，我對於他這個弱點有點憐惜。

我往洛賓去找亞方拿西主教，他裹着白包腿一路輕輕地跟着我，



我問道：

——公公，你在外面游歷很久麼？

他快樂極了，連忙點點頭說：

——已經九年了！親愛的，九年了！

——是否做過很大的罪惡？

——那裏整個的世界都是罪惡？祇有上帝知道我的罪惡！

——都是這樣的！那怎麼辦呢？

我笑起來他也微笑着說：

——是的，好像是這樣的，可是沒有關係！如一般的人生活下去好了。我是西比利亞人，

從湯伯里沙到這裏，少年時做過馬車夫，後來在貴人家裏當過長時間的門房，管過儲藏室

……也開過小店……

——殺過人麼？怎的，是誰呢？

老人戰慄了。

——爲什麼？這要上帝赦罪……你怎的！

——我是的，這樣想。——我自己想這麼小的人，他那裏會做出多大的罪惡呢？  
他鎮定一下，搖著頭說：

——各人的靈魂都一樣的偉大，也一樣地會受魔鬼的蠱惑！告訴我，你對於死是怎樣想的呢？我聽你在歇夜的地方不斷地說着『生，生，生，』可是死在那裏呢？

——有這麼一個地方！

他用指頭點點我，帶點開玩笑的態度，又說：

——有，有，總是有她，是的！

——可是這有什麼呢？

——就是這麼！

於是他企着足趾湊近我的耳朵說：

——她是最有力的！耶穌都不能躲避。人們都說，要避過了她，可是天父同她都不會答應你的，不能實在的說一聲：死神來了，那末就祇有等着死了，是的！

老人的話傾倒出來如瀑布流瀉一般。

——她控制一切的生命，人們在世猶如執着一條竹竿去跳過萬丈深潭；祇要她的翼

膀一伸，——人們就沒有了！噯，上帝！『鞏固世界的是你的力量，』——可是他怎樣會鞏固呢？假使他把死的地位安置得高於一切！我看你是聰明的，讀過很多書的，並且現在正是活力強盛的時候！

老人發笑——可是眼中有淚！

我對他說些什麼呢？我從來沒有想到死，是的，現在也沒有想到。

可是他一步步的緊隨着我走，眼睛一閃一閃地注視我的面上，鬍鬚在那裏飄動，左手按住胸脯，不停地張望，好像怕死神追上來，抓着他的手，拉他到地獄裏去似的！

四圍湧現着生命：綠茵鋪着大地，雲雀唱着快樂的歌，各種各色的花草都在那裏點頭微笑，向太陽表示活命的謝意。

——爲什麼你有這種意思呢？——我問着旅伴說——難道害病麼？怎樣的，很厲害麼？

——不——他說——我活到四十八歲都是很平安很康健的！可是這時候我的妻死了，媳婦也死了，——兩個人都在一年內失去的！——

——不是你自己曾壓迫你的媳婦兒麼？

——不——他說——這是由於她自己的放蕩！我沒有強迫她，從來沒有！難道我同她

能够長守鰥寡的生活麼？我——不是牧師，她又不是我的外人！可是我對於妻猶如守潔一樣，四年來我的妻都過着孤單的生活，向壁爐流淚！死了，我倒爲她祝福……謝謝上帝——自由了！本想再娶，可是仔細一想：一個人多麼乾淨呢？一切都可以如意，并且快要死了，還要這樣幹什麼？遲疑了一回，把一切都交給兒子——這樣就出來了！動身時，想一想，不是這樣簡單的，難道一下子就往墳墓裏去？因此整理一下，帶點日用的東西出來。可是，還不是一樣？

我問他：

——你覺得很困難吧，公公？

——呵噫，親愛的！這個還有什麼奇怪的麼？——可是講出來又是不能的。每天我都在竭力地接近人們，可是人們都好像在那裏躲避我似的，死是盲目的，或許他還沒有看到我的身上來，或者看錯了，把別個找去也算不定。夜裏一切都在黑暗的懷抱中，這時如果沒有睡眠一定很恐慌。這時候如果有一隻黑的手伸到你的面前來並且壓住你的胸膛——不是他來找你呢？心裏擾亂了，猶如老鼠看見貓，又慌又急，呵噫！驚慌地坐起來看了一看，周圍的人都還躺在那裏睡着，可是自己起來還是不起來——想不出主意。有時候，她會成羣地把你抓去：在我們鄉間有一份人家——男人，女人，兩個女兒——在浴堂裏都被炭氣一

塊兒悶死了。

他的嘴唇顫動，似乎在微笑，可是眼裏滴下一粒粒的淚珠。

——還有在一點鐘以內喪命的，或者在夢中會得了什麼病的，牙齒花拉拉地咬着，好像臨死的人。

他的皺紋緊緊地收縮着，面色死灰猶如一個囚徒；一顛一仆的跑着，眼睛紅起來，又喃喃地不像對我也不像對他自己說：

——上帝！就讓我蚊蟲似的活在世上吧！不要死，上帝！就像一只毛虫，或小小的蜘蛛！  
——噯！你，可憐呀！——我想。

可是在軍營中，在人間成爲問題的祇是怎樣生活，講的祇是關於自己的經濟問題，至於講到死，都是很勇敢的，『總是這麼一回事。』人們自信地在想：死祇是隱匿在不可知的日子裏，看不出在那個鐘頭——或許她離開此地有十里遠也突然會跑來的。

有的人爲他發愁，有的人氣惱，罵他，可是有一個年青的女人插嘴說：  
——悲傷悲傷，悲傷到死！

她說的這樣尖刻，使我對她很注意。老人已經給死制住了，伏着不動。

一路走到洛賓他總是跟着我，說到死，我已經看見了許多人總是這樣厭棄的，誰想避免死就是滑稽，愚昧的恐慌，就是在青年中間也有，——這些人事實就是老年人了，當然，他們都是不信上帝的人。在他們的靈魂裏，猶如牆邊的烟囪，墨黑的，長時在那裏冒着恐怖，即在青天白日也是如此。他們的思想猶如一個老年的巡禮，在路上夢也似的行走，可是不知道到那裏去，上帝的名字是知道的，可是不愛他，並且什麼都不想。僅有一點是值得他掛心的：就是怎樣使人們怕他，使他們聽他的話，崇奉他，可憐他。

但是他們走到人們的面前不是帶着善意去的，而是把自己腐臭了的地獄思想灌進人們的靈魂裏。他們自矜的并且毫無羞恥的讚賞着自己的下賤行爲；他們像個瘋癱的乞丐在浸禮會的時候躺在當路，把自己的傷痕連膿帶血的顯出來，爲的是要逗起人們的慈悲拿出錢來。

他們到處都撒佈着黑暗的種子，用各種各樣的法子把痛苦傳給人們。

你看這麼一個年輕的女人竟會那樣尖刻地對着一個老者說話哩！她說過以後就啞聲不響咬緊牙關，眼睛裏迸出火光，眼圈發黑，怒容滿面。你如問她什麼，她就兇狠狠地回答你，猶如一把銳利的小刀向你刺過來。

——你，可愛的——我說——用不着對我戒備吧，不如對我講一講你的苦痛——這或許於你有益些！

——你想在我的身上找點什麼？

——是的，一點不想，你不必害怕！

她嘆一口氣說：

——我不怕，你儘管反對我！

——爲什麼我反對你呢？

——你想把我怎樣哪？我要喊人了！

總是這樣來勢兇兇的——不論對老的，少的，就對女人也是如此。

——我並不需要你，——我說——我要知道你的痛苦，我想知道一切人的痛苦。

她釘了我一眼回答說：

——你去問別個吧！大家都知道，他們鄙棄我！

——爲什麼鄙棄呢？

——我歡喜是這樣被人家鄙棄的！

她一臉的輕笑，慢慢地走着說，好像不是對我說的：

——去年春天男人到第堯甫運木材去，可是一去不返了，或許掉在河裏溺死了，或者找到別個女人，這有誰知道呢？公婆是很窮很兇的，我有兩個兒女——一子一女——我拿什麼東西來養他們呢？我也作過工，我也尋過死。可是沒有工做，是的，有什麼工給女人做呢？公公罵我：『你同你的兒女把石頭壓在我的頸項了，你把我們吃下去吧，毒死吧！』婆婆念着說：『你年紀輕輕地，去找牧師去吧！牧師渴望女人，勾上了他們可以撈許多錢』我不忍使子女餓死——因此就去了。他死了，怎樣呢？祇好去呀！

好像夢裏說話磨牙切齒的，不十分明顯，可是眼睛裏閃着病的母性的光芒。

——兒子已經四歲了，名叫亞西卜，女兒叫加喀，我打他們，他們問我要麵包的時候，我就打過去。我去了一個多月，得了四個盧布。牧師是非常鄙吝的。如果好一點——也可以得多少。呵！魔鬼，魔鬼！拿什麼水來洗清自己呢？

要向她說些什麼才好，我說：

——爲了子女——上帝會饒恕你！

你看她怎樣回答：



——爲什麼我要他饒恕呀？我沒有錯待了上帝！我不求他饒恕——用不着這樣；你自己不要忘記了求他去吧！是的，在地獄裏——也不會更壞了！那裏不會有兒女來糾纏我！

——啊！——我想，她錯怪我了。

可是她已經停止不住了：

——是的！並且沒有他，爲窮人的上帝——沒有！當我們在綠堤在亞母河集合着的時候，在那裏服事上帝，求上帝了，並且哭着求他的幫助了——可是他幫助過我們麼？在那裏跪拜了三年，人們不害着瘡病死去也會窮死了。我的父親就這樣地死去的，母親在那兒路上被車輪碾斷了足，兩個兄弟失落在西比利……

她的臉孔僵化了。雖則她這樣兇，可是那麼的莊嚴與美麗，眼睛黑黑地，頭髮蓬蓬地。我同她整夜的談話，在一個火車站後面的森林中坐着，我看她——憤火中燒，欲哭無淚；僅僅在她回想到童年的時候，現出一二次微笑，眼睛比較先前柔和一些。

我把她的話拿來想一想：

——看她這樣殺氣騰騰地，好像要吃人似的。算不定是個很厲害的賣淫婦——不對！她戒備一點是不行的！

——我沒有看見上帝我也不愛人們——她說。——如果彼此不能幫助，這還算什麼人呢？人！羊反對強，狼反對弱！可是狼有羣的生活。人呢？——各管各的彼此在那裏殘害！我已經看過並且看過很多了。還是同歸於盡吧！把女兒生下了，可是不能培養他們——這個好麼？——因此我就打我自己的，當他們向我要麵包時我祇好打他們！

早晨她從我的旁邊離開了——把她自己的肉體送給牧師去了。臨走時對我抱怨似的說：

——你怎麼的，……我們一塊兒睡了，並且你又比我強得多，爲什麼不想受用一下送上門來的肉呢？

我對她說：

你可是在侮辱我了！

她的頭低下去，過一會兒又爽利地說：

——我想侮辱人家，可是我也想不作惡！看你這樣年紀輕輕地，已經整個地乾枯了，毛髮也發白了——我知道你是嘗過患難的……可是我——什麼都一樣！不會憐惜誰的。再會吧！

去了。

六年來我巡遊各處看過了許許多多的人沉溺在痛苦的深淵裏；熏蒸着無可熄滅的憤火，仇視一切，除却殘忍看不見別的東西。看見殘忍，恰如悶在滾熱的開水裏，頭腦昏暈，掉了知覺，又如酒徒吃醉了酒，把濁水喝進去還在那裏哈哈大笑裝着臭架子。

——我們的真理到處殘忍，到處是不幸，除此以外人們就沒有地位了。

在絕望裏找不到出路，在污泥中輾轉着，好像他出世以來就從母胎裏帶着一種劣根性似的，一直到死總是無力地在路旁匍匐徘徊。

他們把痛苦誇大了，比自己的上帝還大，屈伏在他的跟前，除了自己的傷痕以外不想看見別的，除了自己的呻吟以外不想聽見別的。

這樣的人是可憐的，因為他們的神智昏迷了。可是在心靈上要與他奮鬥的，當你看見他們準備望別人的臉上噴出自己的毒液時，這種毒液如有可能，必將毫無顧惜的把太陽都一起熄滅了的。

有一種人被痛苦壓住，怕他，裝着不響，卑怯地，偷偷摸摸地把生活向小處，暗處去發展，可是不能，有力的伸出他的手，他的手祇是為遮掩自己的傷口用的。

有許多的臉孔與說話印入我的記憶裏，偉大的淚濤在我的眼前奔流，並且我也不止一次的在非常可笑的絕望裏失迷；我嘗盡了一切的毒質。我喝過了各處的濁水，並且也灑過不知多少的無力的痛苦的眼淚。

生活呈現在我的面前猶如奇離的夢境，猶如雪風吹過來的狂言與冷語及在大雨中灑着的熱淚，地球整個的在不可遏止的喊着絕望的呼聲，我的心起了一種拘攣的痛苦。

我的靈魂呻吟着說：

——不是的！

地面湧着悲流，偉大的恐怖擺在目前，一切的一切都無可幸免的要滅亡了，我看上帝在這裏是沒有地位的，他的力量不會在這裏實現的，他的足在這裏是站不住的——這裏祇有痛苦與恐怖，仇恨與絕望及貪鄙無恥，——人們的生活，已經化爲灰塵在空中浮沉，彼此毫無相關的分離開來在那裏無力地孤獨地漂蕩不定。

我問道：

——你難道真的祇是人們夢寐的靈魂與在絕望的黑暗中所形成的一種幻影麼？上

帝？

我看各人都有自己的上帝，而每個上帝都祇是他自己的忠僕或關係人，不過比較自己高明一點漂亮一點而已。這迫得我不得不認爲，人們所找尋的並不是上帝，而祇是避難所。苦難在各處散佈，可是人們都祇想避過自己，想避免並且害怕活動，祇是望着靜的屋角裏鑽，把自己隱藏起來。我覺得人們並不是虔誠的在找求上帝，祇是在生活面前恐慌發抖；不是歡心熱切的歸向上帝，祇是設想——怎樣躲避不幸。

我的靈魂喊着說：

——不是的！

有時候，你看見一個人：他是很有見地並且身分也很好的，眼睛無邪的閃着智慧的光……你再同他碰見一次兩次——還是這個樣子，可是第三次或第四次看見時——他就不同了，已經狡猾起來，或者變糊塗了，誠意的態度已經被敷衍的客氣所替代，或者祇是昏昏憤憤地亂放狂言。

並且你不懂得：爲什麼人會這樣快的改變，這不是很明顯地糟蹋着自己麼？大家都是盲目的並且很容易在路上絆倒；很少聽見有生氣的開誠佈公的說話；極大部份的人都照例的說着應酬話，莫名其妙地並沒有什麼效果也沒有惡意包括在這裏面。

牧師的神話，道人的預言，他們彼此互相牴觸起來，猶如小孩子在遊玩中把自己的玩具打碎。結果，看見的不是整個的人，祇是些被毀棄了的生命的纖末，——人生的塵垢散佈在地面，被各方來的風吹送到教堂的門口了。

無量數的人，圍在一個權力的周圍，這個權力就是創造奇跡的神像，人們在權力的淵源中探索——可是窮源掘底，結果祇是喪然自失。

我已經背着十字架，——創造奇跡的神像對於我已經在童年時代就給破壞了，在教堂裏的生活又把它毀滅個徹底淨盡。有時候我看見人們好像一大堆幼虫在路旁的塵土中蠕蠕地爬動，施展着他們稚弱的氣力在那裏追趕我，並且隱約地聽見他們喧嚷地說：

——追上去呀，追上去呀！

可是他們的頭上有個黃雀的神像在威懾着，好像不勝煩重似的。

在塵埃污垢中，腳踏在濘泥上，滑溜溜地好像一條魚，可怕極了；聽見了尖銳的呼聲——人們四體懶攤地匍匐在神像的面前哀號着：

——開恩吧！無上的神聖！

各人的臉孔都毀損了，在極度的緊張中變兇了，在汗喘中變皺了，在污濁中變黑了，——

——結果成爲一羣無觀的盲瞽，天昏地黑的在那裏悲鳴。

在路邊，在樹下，猶如兩條雜色的領帶，上面點綴着的就是貧苦：倒的倒，坐的坐，疾病，殘廢，膿疤，瘡口，沒有手的，沒有足的，失明的……疲憊的身軀蜷伏在地面，畸形的手足在空中顫抖，頭向過路的人們一伸一縮，爲的是打動他們的慈悲心。呻吟，咳涕，把傷痕曬在日光底下，拿上帝的名義來討乞；許多的臉孔沒有眼睛，有幾個眼睛好像燒紅的石炭，他們的骨肉不斷的害病，他們好像一束奇怪的花朵。

你看是那裏來的一種可咒詛的勢力把人們這樣陷在污泥塵垢裏受磨折？曾經到過一個非常奇特的城市豈也府，那裏有驚人的美麗與偉大的古跡。在這裏我會用試探的口吻同一個牧師談過話，——據說他是個聰明的人，我對他說：

「這個——是的，——這創造人們生活的規律我不懂得。」

——你是什麼人？

——農人。

——識字的麼？

——略微識得。

——字對於你們是戴不着的帽子！——他正色地說。我看他，真的是一個聰明的人。

——是「喜冬植絲」麼？（這是指舊教說的。——譯者）

——不是。

——啊！那是頭哈巴（否定聖靈）了！

——爲什麼？

——照意思說。

他的臉孔有一種紫斑，好像有病的豚肉，眼睛很小。

——假使你去尋上帝，結果你自然會把他貶黜了！

於是就用指頭威嚇着我說：

——我知道你！可是你都沒有想到去把「信仰」讀一百次嗎？去吧，——去讀吧！讀了

以後你的愚蠢就會烟消雲散而大放光明了。你們的社會或許都是些異教徒，應該把你們送到亞比西尼去，亞非利加去，去找哀非亞伯去，是的！在那裏把你們熱得無可忍受的時候就會變過來的！

我問他：



——你可是去過那邊的麼，這個亞比西尼？

——去過——他說。

——不氣悶麼？

牧師怒氣衝衝地走開了。

在第堯甫我碰見了一個人：他坐在樓裏河濱，用石子向河裏丟；他已經有五十多歲了，鬍鬚長長的，棕色的頭髮，一臉的皺紋，頭很大；我在那時一眼看見他是個正經的人，——我走到他的旁邊與他並肩坐下。

是黃昏的時候。樓裏河的濁水滾滾地流着，近旁的山上有許多大大小小的教堂：金色的屋頂傲慢地在斜陽裏轟着，十字架放射出一條條的光芒，就是窗間的玻璃也好像貴重

的寶石在閃耀——似乎想壯着地球的聲勢向太陽示威似的。

可是這個與我並肩坐着的人却很悲哀地用一種不很高的聲音說：

——將那些玻璃拿來把樓裏河整個的塞住就好了，將那些牧師全體的趕走就好了，不准再有一個人到那邊去，——在這末一個美好的聖地，已經找不出一個有價值的人了！

真像一種神話，一種什麼非常偉大的神話，想把河塞住；從第堯甫遠處流來的浪潮快

樂的滾過去。雖然看見了她，可是不會把人的說話壓住。

——開盤是有力的，基礎也會穩固！

猶如一個舊的夢，我回想起苦行的伏拉直米爾，安東尼，非唐西，俄羅斯的烈士——我  
有點黯然自失了。

沿岸的鐘聲響亮地快樂地複雜的在鳴着，可是我的頭腦已經被人生的思想攪亂了。

——我們沒有誰能夠回想自己的快樂。我本是出來找求唯一的信念，可是現在我想：  
那裏是人？我沒有看見人。哥薩克，農民，官僚，牧師，商人——可是不參加一種慣例的事情而  
簡簡單單做人的人，却沒有看見。每一個人都有誰來服從他，每一個人都使喚了誰。在主人  
上面還有主人，而從這些人裏面就走出一個高不可攀的人。可是在那裏還隱藏着上帝。  
夜來了；河裏的水變黑了，教堂的十字架也失了光輝，人還在那裏丟着石子，可是我已  
經看不見石子落水的波濤了。

——在去年——他說——我們馬可那地方出了一件大亂子，原因是由於家畜發了  
黑死病。曾經開來一隊騎兵來討伐我們。教會同教會械鬥，爲的是家畜呀！許多的人民都打  
死了。我想道：「我們俄國人還有什麼信仰呢？爲了一頭死牛就彼此互相殺戮，可是上帝不

是說過：不要殺戮嗎？」

樓裏河在黑暗中消滅了，山好像一個妖怪在那裏走動。說神話的人把手放在地面向周圍摸索——找石頭，找到了一個就把它丟到河裏。河在那裏叫喊。

——這，人類呀！——神話家垂着頭說，——上帝的法律——精神上的乳汁，可是達到了我們的祇是些乳水了。說的是「上帝會看見清白的心」——但如果你是心不由己的生活着，難道你的心還有可能成爲清白的麼？既然你沒有自由的意志，那末你就不能有純潔的信仰了，有的祇是一種幻想而已。

他立起來，整一整衣服，看一看周圍，人是矮矮的可是很肥胖。

——我們在上帝看來是沒有自由的，我就是這樣的想！

他把帽子望上推一下，走了。我還是坐着，好像在地上縫住了一樣，我想把他的話捉住，可是不能夠，但我想其中也有真理在。

南方的黑夜擁抱着我。我想道：

——難道人們的靈魂祇是在苦悶的美麗中麼？那裏是個中心，人們繞着這個中心在那裏轉的呢？這樣繞轉的目的在那裏呢？

冬天我總是努力往南走，那裏比較溫暖，如果在北方的冷雪天，我就到教堂裏去寄住，在開始，當然牧師們是不高興的，可是我拿出自己的勞動來，在工作過程中他們也就對我客氣了，——如果一個人很好的作工，可是不要錢，他們自然會喜歡的。脚是在那裏歇住了，可是手與腦在那裏作工。回想起一切從夏天所見過的；絞着腦漿想從這中間找出一點純潔的靈魂，——但左思右想，橫推敲，直推敲，想知道到底是怎末回事，然而結果總是喪然自失，有時因此下淚。

我覺得自己是飽嘗了人間的苦辣與辛酸，我的靈魂却因此凋殘與破碎了；我悵鬱與苦惱，我對於一切表示忿懣與不平。黑暗的苦悶長時間地支配着我：整個禮拜我都如夢如癡的生活着，——什麼都不看，我會想道：不如把這種巡遊的生活丟棄了，是的！照着一般人的生活，平平淡淡地不要自尋煩惱不好麼？白天對於我猶如黑夜，正像月亮在天空，一點不能發光。有幾次似乎走出了自己的一邊，並且看見：那十字路口站着一個健全的青年，可是——一切對於他都是生疏的，沒有一個人喜歡他，他也不相信任何人，那末爲什麼他活着呢？爲了什麼他走到世界上來呢？

於是靈魂冰冷了……

我也到過女的修道院——過着一個禮拜或兩個禮拜——這中間的一個是在華蓋，在那裏把自己的足砍傷了，伐木的時候。把我治好的是非閒克旦姐母親，這末慈祥的一個老太婆；修道院不很大，可是很富有，姐妹們都是那末豐富與重要的婦人。她們多用自己的好意與甜蜜的微笑及豐富的滋養來看待我。

有一次，我立在晚禱會上聽見一個修道的歌女唱得很是奇妙。這個女子長得很高的，面孔緋紅，眼睛墨黑，很銳利，嘴唇鮮滴滴地，聲音嘹亮而勇敢——她唱歌的時候好像在那裏發問題，我在她的歌聲裏驚佩得流淚。

我的足醫好了，已經能够行走並且可以作工了。有一次，我去打掃道路，掃除積雪，這個歌女輕輕地走過——好像受了凍似的。右手放在胸間，數着念珠，左手揭起後身的長衣，咬着嘴唇，蹙着眉頭，臉孔很蒼白，我向她行個禮，她把頭翹起來瞥了我一眼，好像我會對她做過一次大不道的事情似的。

這使我激動，是的，我對於這個年輕的修道女沒有相當的尊敬。

——怎末——我說——姑娘！在這裏生活不大好過麼？

她停住了，呼一口氣。

——你說的什麼？——她說。

——很困難吧！是的，你自己覺得？

她馬上對我說，聲音很輕的可是很厲害：

——噯！魔鬼！

於是很快的去了，黑黑的，猶如一匹烏雲在大風的天空流過。

要解釋我爲什麼對她這樣說，這是不夠的。在那時候我時常觸動這樣的思想，是的，觸動着並且閃耀着一個什麼火星，她暗示着我說，所有的人都在說謊與欺騙。

經過幾天在別一條路上又碰見了她。她對我更加憎恨：怎的？她總是這樣纏着黑布，爲什麼這樣的隱秘呢？這使我喜歡她。於是我就問她說：

——想逃出這裏嗎？

女郎喘着氣，她的頭髮抖，全身都緊張起來，好像中了子彈似的；我想她要叫喊了。

可是走近來我聽見意外的回聲：

——晚上對你說。

我被擒住了；我要仔細的想一想，到底聽見了什麼，是的，她雖然低聲說話，可是對我——

——正像宏大的鐘鳴過耳。雖則我覺得這或許對我開玩笑。可是我非常的不安，但一會兒也就平靜地過去了，我想，她這樣傲慢，太無理了。

當我的足瘡發作時，她們把我送到客樓裏去，放在一個樓梯下的小房間裏，我就這樣的在那裏住着。

一天晚上我躺在床上默想，要怎樣把我飄流的生涯作個結束，——到一個什麼城市裏去，準備在麵包爐裏作工。對於女郎的事情沒有心思去想了。

忽然有人在敲門……我跳起來。開開房門——修道院的老婦人很客氣的說：  
——請吧！

我知道到那裏去；沒有問什麼，我隨着她走，無聊地說：

——哪！怎樣？我，你是知道的，敬愛的，精神有點不舒暢！

我們走過一道橫廊，到了一個地方，老婦人把門開了，推我進去又喃喃地說：

——我等一會來引……

擦着火柴，在黑暗裏閃出一個認識的臉，我聽見說：

——關門。

門關了。依着壁爐，走近她，問：

——火呢——沒有麼？

女郎忍不住低聲地發笑。

——什麼火？——她說。

——啊！你——我想——騷東西！

我默然。慢慢地看見了女郎——她在黑暗中，猶如雨天黑夜裏一朵烏雲。

——爲什麼你不說話呢？——她問。女主人的聲氣。

——分明是個官家之女——我這樣想，並且說道：

——爲了你的話！

——你這是正經地說的麼，說逃？

不想要怎樣給她更毒刺一點，不馬上地，軟稀稀地答她說，下流人說的：

——不是的，我這是從你的教訓來的。

她重新擦着火柴，她的臉孔發赤，黑的眼睛銳利地看過來，這使我有點爲難。我仔細地望着暗處，看見她站在那裏，高高的，黑黑的，並且站在房間正中很奇怪的正對着我。



——受我的教訓——她熱烈地低聲地說，——我教你不是爲什麼，不是爲了這個叫  
你到這裏來，可是你既然不明白——那末你去吧……

她的嘴唇顫動，我從她的話裏聽來並不是一種戲謔，而是什麼很正經的事情。在我對  
面的一口窗子，好像是夜深裏一個洞穴的出口——我看見了它很不高興。我覺得不好過，  
覺得自己做錯了什麼事，越發恐慌起來，連足都抖動了。可是她說道：

——逃我是沒有地方逃的，我這裏是被伯父強迫着來的，——我不能忍耐在這裏生  
活了，我自殺……

停止了，好像掉進洞裏去似的。

我完全自失了，可是她慢慢地走近我，呼吸很嚴重。

——你想怎樣呢？——我說。

她已經貼着我的身邊了；她的手放在我的肩上——發抖，我也打着戰慄，膝部不斷的  
一伸一屈，黑暗與痛苦一齊向我襲來。

——或許是個性狂的女子吧？——我想。

她已經開始啜泣與絮語了，氣喘喘地直望到我的面上來：

——我生了一個小孩子，——他們從我的手裏把他奪去了，並且將我趕到這裏來，可  
是我不能夠在這裏！他們說，要把我的小孩子弄死；伯父對婆婆說，要代我收養。或許，他們已  
把他弄死了，把他丟棄了，你想想看，親愛的！我還需要兩年在他們的掌握中成爲合法的人，  
可是在這裏我不能夠！

這樣地把她的一切哭訴出來；我覺得站在她面前很對不起，憐憫她，可是有點懷疑她，  
她好像是失常的，不足相信。

可是她絮絮地，哽咽地說：

——我想小孩子……我要懷孕，他們把我趕出去！我需要小孩子；如果第一個死了——  
——還想生第二個，並且再不能把他奪去，把我的靈魂奪去！我懇求你發慈心幫助我，仁慈的  
人呀！用你的力量幫助我，歸還我的損失吧！……我相信這是耶穌歡欣的，——我是個母親，  
不是個淫婦，我不想作惡，可是我想兒子，不是爲享樂——而是爲生兒子！

我好像在做夢。相信她吧————可是不能夠相信她的，那裏會有女人這樣提出自己的  
權利來要求不熟悉她的人並且照直說：

——人們禁止我生產————請你幫助我吧！

因此我回想起我沒有見面的母親；或許她也是這樣一個烈性的女人而被我的父親拋棄了吧？我抱住她說：

——請原諒我吧，我誠意地把你想過了……聖母的歡意——請原諒！

可是當兩個人都到了忘掉自我的時候，我同她已經完成了一種神聖的契合的祕密，肉的思想又在那裏激動我。

可是她怎的裝假而不在第一次同我講這個呢？

她把自己的生活告訴了我：銅匠的女兒，她的伯父是機器匠，是個荒唐狂酒的人。夏天他在汽船裏，冬天在河船裏，可是她——沒有地方住。父親同母親在一次汽船失火的時候死了；十三歲她成爲孤女，可是十八歲那年相識了一位什麼少爺而生產了。她那柔和的言語貼着我的心頭，溫暖的手膀放在我的頸下，頭枕在我的肩上；我聽見心裏有一枚細蟲在啜泣——我惶惑不安。

我們忘記了那個在伯利恆產生耶穌並且恭敬地保護着他的女人；忘記了她是全體純潔的美麗的過去人類的母親——而在一種卑劣的慾念裏把女人的價值消失了，把她變爲自己的玩具同家畜一般的看待她；這樣，她就不能再有幸福的種子產生下來，孕育

着的祇是一些畸形的東西，給我們一些軟弱的果實。

講到了修道院的女人。聽說：不祇是她一個人被迫的在那裏住。又忽然地偎貼着我說：  
——我在這裏有個女友——好女子，很清秀，家裏很豐富……呵噫，如果她知道了你，不知她是怎樣的不安哩！不如給她也受了孕吧！如果她因此被驅逐的時候——她會到教母那邊去的。

——上帝呀！——我想——真有過了……

我對於全知的上帝及正義的法律底信仰又再一度地發生動搖了，——難道對人們可以提出這樣莊嚴的法律麼？

可是耶西支娜在我的耳邊低聲地說：

——你同她這樣的也可以……

她這些話真氣殺我了，雖則我在接吻她的腳，因為——我知道，祇有純潔的女人，有母性感覺的女人才可以說有價值的。我在遲疑中驚醒了自己睡在她的面前；她觸着我並且在黑暗裏低聲啜泣，可是我已經不敢對她撫慰了。

——你想，我是不害羞的，把你叫來了麼？——她責備地說——像你這樣漂亮與壯健

的男子——我是可以輕易的找得，猶如向人家請求施濟一樣的麼？爲什麼我來就你呢？我看見你是個正經的人，眼睛有威嚴，很少講話，並且對於年輕的修道女不輕佻。在你的額門有了白色的頭髮，再則——不知道怎的你在我看來是這末地端莊與美好。而在當時你對我講第一句話那樣惡意地竟使我哭了，可是我知道是我錯了。因此以後我就這樣決定了，——上帝呀，實在的話！——於是就叫你來了。

——請原諒我，——我說。

她吻着我。

——上帝原諒的！

那個老太婆已經在敲門了，喃喃地說：

——出來吧，現在去吃早餐。

於是，引我走過橫廊的時候，說：

——你拿一個盧布給我！

遲疑了一下子，我也就不拂她的意。

我同耶西支娜一起住了五天，可是再多些是不可能的了：修道和學道的女人們已經

嚴格的在追究了，是的，我也想獨自一個人暫住着，且把這段姻緣想一想。怎的可以禁止女人生養小孩子，如果她有這樣的願心，如果小孩子總管會有的，並且這是一種新生活的開始將關係到一種新的力量？

還有一件事，我祇得引避了；耶西支娜把她的女友介紹給我：一個瘦長的女子，淡黃色的頭髮與可愛的眼睛很像我的亞麗。她那張清秀的臉兒總是用一種非常沉着的神情觀看一切，有力地在吸引我，耶西支娜在那裏祇是講着講着。對於我這事就有不同的觀察：我想耶西支娜不是個處女，可是約麗却是個純潔的女孩，並且就是她的丈夫也應是這樣的人。可是我不能信任自己，不知道我是個怎樣的人；同耶西支娜，這個是對我不妨的，可是同那個——就會有妨礙了，爲什麼——我不知道，但知道會有妨害的。

我同耶西支娜敘別；她哭了一會，她要求通訊，她想告訴我幾時受孕，並且給我祕密的地址。分別後我很快地就寫信給她，——她回了一封很好的信；再寫去——就杳然了。此後經過一年半在開東我又接着她的信——信在郵局裏擱置了很久。這封信裏她告訴我，她已經生下小孩子，馬提微的兒，活潑潑地很康健，並且說她住在姑家，伯父已經因醉酒死了。現在，她寫道，我自己是女主人了，如果你來——一定會覺得很快樂呢！我很想看——

的兒與我的偶然的妻，可是在那時候我正在趕着我自己的路，因此我回答她說：不能夠，——是的——以後來。

以後她嫁給一個販賣書畫的商人，住到黎賓斯克去了。

第一次我在耶西支娜的身上看見了這樣的人：她是不把恐怖放到自己的靈魂裏去，並且準備全力爲自己爭鬥的。可是當時我未曾估計到這個特質與她的偉大的價值。

自同耶西支娜了結了一段姻緣以後，我就試着到城裏去作工了，是的，這個我並不是去嘗試一下，而是誠心誠意地去，作工的人們不願意將自己的赤裸裸的心靈與開明的態度拿出來自己交給了主人的掌握裏：各人都有自己的行爲，似乎在那裏喊着：

——嚇！你們幹的，是吃我的肉，喝我的血，在地球上沒有給我安身的地方！

同他們在一起是很沉悶的：他們狂酒，互相仇恨與毆罵，唱着哀痛的歌，日夜在工作裏冒火，而主人就在他們的近旁括脂膏。在麵包爐裏，很擠很髒地睡着許多人，像一羣狗：狂飲白酒就是他們全部的快樂。我同他們談到不應糟蹋了生命——他們唯唯否否地，聽着，嘆着，答應着，我說：上帝，——是的，——你們應該去找；——他們呼着氣，但是——我的話對他們不十分合口味。有時候忽然對我開玩笑，不懂得爲什麼。可是我知道他們的玩笑是惡意

的。

我不愛城市。到處都是無遠見的商人，貪婪與囂鬧——這些對於我很難堪，在浮華中奔走得喪心失意的人們——對於我都是異樣的。房屋——重疊，教堂——稀少，山上築着小屋子，擠擠地住滿了；人民很多，而所有的都是心不由己的困在事情裏面一生在狹路上跑着，猶如鎖鍊上面的小鎖圈。

一切的聲音聽來都是無力的；就是禮拜堂的鐘聲也失望地在那裏悲鳴，而我的靈魂祇覺得——一切所做的都不是，不是這個！

有時候我自己也笑着自己：你找，有個怎樣的主宰在那裏！但雖是笑，可不是歡然地：我在一切中所看見的祇是錯誤，它爲我的智慧所不能推究，越發覺得不愉快。我向深處走。

夜裏意味着自己的波動的生活並且特意地睡在地上。

在地上，心裏受着清洗與撫愛。有時你躺在它的上面，猶如手掌上面似的，簡簡單單地，正像一個小嬰孩。上面飛着溫和的輕雲，閃出星星的天空，你飛起來，同它一塊兒飛近了星星。

飽餐着花草的香氣，恢復了疲憊的身體；你覺得自己在搖籃裏躺着，而它的看不見的



手輕輕地在撫慰你，催你入睡……

夜影翩翩，綠茵纖纖；四圍囁囁復唧唧；不知那裏一個沙斯里克（西比利特產的一種小動物——譯者註）突然出洞嘶的一聲過去了。遠遠地在那地面的盡處有個什麼黑黑的站着，——彷彿是一頭馬，——一會兒又在暗中消失了。可是重新又出現在別一處，成爲別種的形式……這樣無意地在地面上過了一整夜，一個溫柔的夏夜。你覺得生命在自已的四周圍潛伏着，呼吸在半睡的狀態裏，爽然地，你的身體附貼在草地上面。

夜鳥無聲地飛着，愉快地落下來啄着地上的泥塊，鼓舞着自己的歡意與地面接吻。有時候在你的手上很快地溜過了一塊小小的軟軟的東西——你驚醒着並且深深地覺得生命的豐富，而地球本身就在你的下面蘇生過來，成爲你的最融涵最密切最親近的人。

並且你聽見，怎的它呼吸着，你要推測它在怎樣的夢境裏實現，有怎樣的活力隱約地潛伏在它的深處，怎的它在明天會與太陽見面，拿什麼來使它歡樂而成爲它的恩愛的美人。

彷彿你是貼伏在它的懷裏，展着你的身體，吮着你母親的溫馥而滋潤的乳汁；你看見

你的不可分離地永遠永遠地親的人而感恩地想道：

——我的生身者呀！

從地裏湧出一種看不見的有力的愛泉，空氣裏動蕩着一種芬芳的香流——地球好像一個天空的香爐，而你就是香爐的香灰與香末。

繁星急遽地在跳躍，爲的是獻出自己全體的美麗點綴整個的太陽系；狂熱地賦媚地引你到愛與夢的境內，猛烈地貫穿你的心靈生出一種光芒的期望：那裏是個最聖潔的上帝！

——「去找尋去發現」——這說得好，並且不要忘記了這句話，因爲這句話本質就是人類智慧的來源。

當春光偷視着城中的時候，我就決定走西比利去——我讚美這個邊疆——那邊路上有一個人，在等着我，用全生命掩護我的靈魂，指示我可靠的走向上帝的道路。

從彼爾米到上土勒的路上就會見了他。

我躺在林沿的樹蔭底下，摘點樺葉，燒茶喝。下半年，熱得很，古松漲滿了脂油，又濃又厚——呼吸很艱難。就是鳥雀也覺得熱，躺在深奧的地方休息，快樂地歌唱自己的生活。林沿

很肅靜，我恍惚地覺得一切在太陽底下將很快地複雜地變成濃流在地面上汹涌，樹，石頭，還有我疲倦了的身體。

忽然從彼爾莫斯基那方面過來一個人，用一種高而顫的聲音唱歌。我抬起頭來聽一聽。看見一個巡游的小道人，身披白色的短道袍，腰裏挂着茶筒，背上負着嫩牛皮做的行囊與飯鍋。走路很響，遠遠地已經震動着我的頭了。最普通的一種道人，這種人很多並且很有害的：道對於他們祇是一種灰色的職業，他們是不學無術者，圖謀不軌者，永遠欺騙着那些癡愚與昏迷的糊塗蟲，並無法掙脫的。我的靈魂不喜歡他們。

走近來，取下了大笠帽，搔一搔頭，他的髮髻很可笑地在那裏跳動——饒舌着，像個噪

林鳥：

——世界呀，人類！你看這末熱——二十二度以上的熱，比地獄還熱！

——從那邊來很久麼？——我問。

——六百年過去了！

他的聲音是宏大的，快樂的，頭小小地，額高高地；臉孔，像蛛網，被深的皺紋綑滿了，可是藍色的眼睛還像青年的，在那裏閃光。

「看——我想——這個滑稽的角色！」

但他還在講：

——噯！烏拉里……這個聖跡！偉大的創造主把地球裝飾着：森林，河流，山嶽，——布置得真好！

擺着自己的行用食具，拿出一塊生肉，山羊的；看見我的茶燒滾了，馬上放下他的問我，好像老朋友似的。

——自己燒茶呢？還是同你一道喝點呢？

我未曾答覆，可是他已經決定了：

——給我喝點吧！——我也有很好的茶葉，祇有一家店出售，寶貴的茶葉！

我失笑地說：

——可是羊肉呢！——是的——你！

——這個什麼！——他說。——我熱得要死了，哪！等一會，休息一下，是的！我還要把衣服

服的褶紋按一按平！

在他的身上有幾點，使我回想起沙文開來了，因此我想同他開開玩笑。



可是，差不多祇經過五分鐘，我已經聽見他的臭嘴又在發言了，非常地熟悉，但又是我未曾聽過的，聽見——似乎不是他，可是我的心裏在歡唱着太陽的歌。

——看……這還不是個樂園與天堂嗎？山嶽雄健地矗在太陽裏而森林又高高地攀騰着峯巒的頂點；可愛的小草在你的腳下隱隱地抬着頭兒，一切都在歡唱着快樂的讚美歌，可是你，你——地球的主人，為什麼憂戚地坐在那裏？

——怎樣的一個饒舌鳥？——我問着自己說，於是用試探的口吻對他說：  
——假使思想不快樂呢？

他朝着地下說：

——這是什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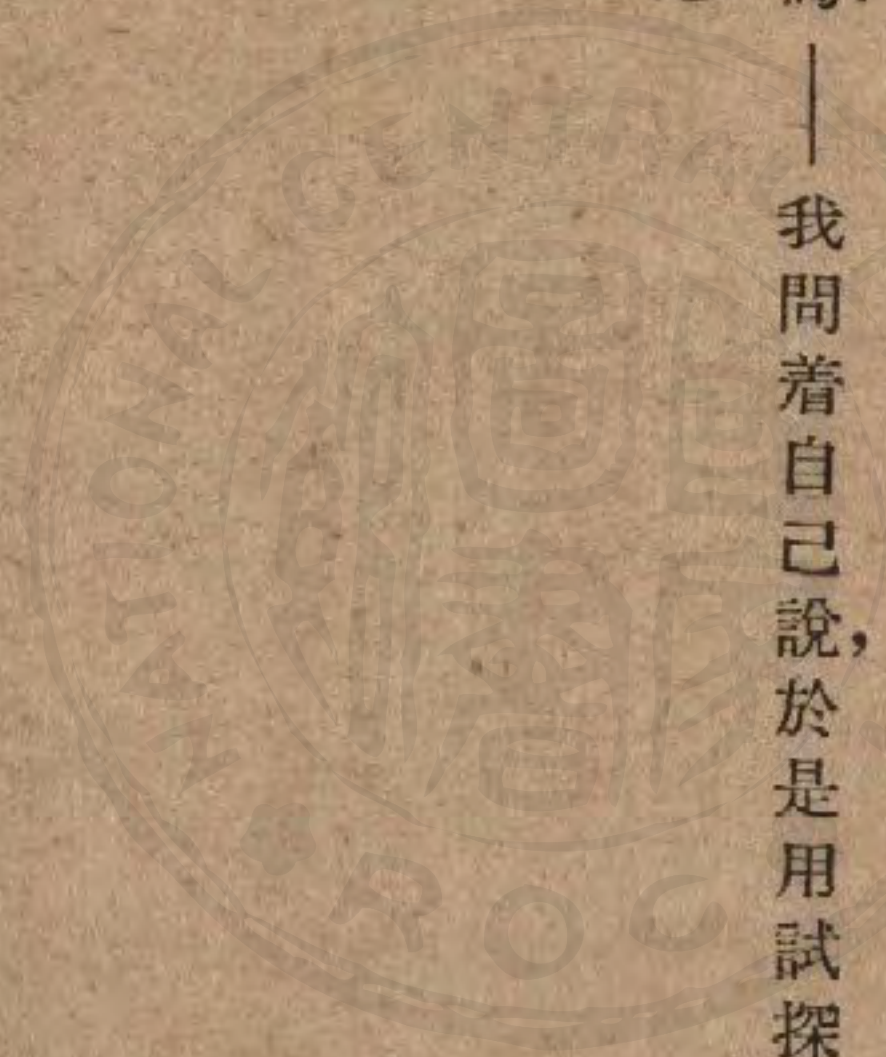
——地。

——不，高一點看。

——草，什麼呢？

——再高一點。

——哦！我的影！



——影是你身體的，——他說——而思想是你靈魂的影！怕什麼呢？

——我什麼都不怕。

——說謊！既然不怕，那末你的思想是勇敢的。苦惱從恐怖發生，而恐怖由於信仰不堅。

這樣的！

用粗盃來倒茶，接着說：

——我似乎看見過你的，啊！你去過佛拉莫麼？

——去過。

——幾時？哦——不是那裏。可是我在那裏看見你，是紅頭髮的，熟悉的臉孔……這個

我是在沙洛夫克看見你的！

——可是我沒去過沙洛夫克。

——沒去過？那可可惜了！過去的聖跡，要去的！

——那末，你是沒有看見過我啦！——我說——這是我的憾事了。

——可不是！——他咏嘆地說，——從前未看見——現在可看見了！可是那時候所看

見的是別一個了，同你相像的。可不都是一樣的麼？

我笑着。

——怎樣哪！——是的——都是一樣？

——那爲什麼不是呢？

——我——這就是我，而別個——就是別個！

——可是你難道好些麼？

——這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麼？

我看看他，而抑制着我的不耐煩：我想，由他說吧，他呢？喝一口茶，急促地追念着：

——是的！那個是有缺憾的人，比你還不安得多，這一切的缺憾醜陋，——外部的與內

部的——都是不自然的自愛。我，也許有缺憾，或者在那裏，是醜陋的，但是你是人，不必對我

講究這個。就是這末一回事。他對我說：「所有的人都是可恥的；他們看見我一隻眼睛而對

我說：你有缺憾。可是他們都因此——成爲下賤的人了！」我對他說：「你小孩子，自己可恥

與下賤了，既不是個傻瓜，——要選擇，怎樣去安心！你，是的，記住：重要的不在人們的怎樣地

看你，而是在你自己怎樣地去看他們。由此我們都是朋友，就是跛脚的，瞎眼的，一切我們在

人們中看見的，在他們裏面我們找出許多的昏愚，可是我們要在別人的黑暗裏燃着自己  
的光明。你如把自己的光明去照別人的黑暗——就一切都會使你快樂了。一個人除了他  
自己以外就看不見有什麼善的，那末全世界對於他都成爲枯燥的沙漠了。」

我聽着他，正像夢囈一般，夜裏，在林中，遠處有教堂的鐘聲，我怕是聽錯了——不是夜  
梟在叫麼？我懂得，說他的見識怎末多，自己多末地心氣和平，但是，他似乎在反對我，莫名其  
妙地在戲弄我，他那雙活動的眼睛在那裏笑。在與恩東會見了以後，我很難相信人們的微  
笑。

我問他是什麼人。

——名叫——他說——伊果枝利，我做人是 很灑脫的，就是你吧——也是我親愛的  
朋友！

——從教會裏來麼？

——做過不久的牧師，是的，脫教了，可是在蘇達利的教堂整整坐了六年！你要問我爲  
什麼在教堂裏向人民宣傳，他是頭腦簡單的，曲解了我。因此衝突了，我——受了審判，事情  
就這樣完結。宣傳些什麼呢？已經記不起了。這是很久遠了，過去十八年的——或許忘記了



些。我有過各樣的思想，而一切都未曾入門的。

他笑着——面孔上每一條皺紋都在那裏笑，可是他這末地把四圍看了一看，彷彿那

些山嶽森林都是他所建築起來的一樣。

天亮時，我同他往下行，路上他問我說：

——你是怎樣出來的？

重新，如當時對恩東似的，我把過去的日子向站在自己面前的人全部提出來，並且不時向他那張富有變化的臉上看。我講到自己的童年時代，講到賴利翁與沙文開——老人哈哈大笑，喊着說：

——哈，可愛的人！上帝太戲弄你了，啊！這親愛的！當今的，這——俄國的花呀！啊，上帝的寵兒！

我不懂得這些誇讚，而奇怪地看着他的快樂，可是他笑得連路都不能走了；停住，頭向上面仰着，叫着，正對着天空，好像有一位好朋友住在那兒，要與他分着自己的快樂似的。

我和氣地說：

——你有點像沙文開。

——像嗎？——他叫着。——這個，兄弟，最好的了，如果真的像！愛，親愛的，我們的兄弟，活的人，是的，如過去在教會裏不受貶謫——那末現在的俄國也不會弄得這樣了！

他的話很暗昧。

我講且朶夫，而他好像看見了我的岳父似的，就向我開玩笑。

——你找得好！這樣的人我看見過，看見過！貪婪的臭蟲，愚蠢而且卑怯……

當他聽到我關於恩東的話時，沉思了片刻，於是說道：

——這個活魔。但——不是所有的活魔都出於大智慧的，有的活魔很簡單——極蠢！於是拂去了黃蜂，確信地說：

——去，走開去！這樣地粗心——直往眼睛裏去……哦，你！

我很留心捉住他的話，一點不放鬆：我覺得他大部份所說的話都是些小孩子的思想。我說，怎樣地懺悔；僅僅有時候，上帝有點感動；對我憐憫。這時候聖像的臉孔朦朧地罩着我的靈魂，我想把他從灰暗的日子中清洗出去，但是我看見清洗到了空漠的地方，我的心在那裏苦痛地戰慄着。

老人點點頭，鼓勵我說：

——沒有關係，不必怕！你默不作聲——害了你自己，說吧！說吧！不用憐憫自己；毀滅了——再造新的！

在我說話的全個過程中他都隨聲感應地重複着一種同情的回聲，這使我與他漸漸地融合了。

黑夜追上了我們。

——停着，——他說。找個地方歇夜。

我們尋到一處從山腰裏破裂下來的大岩石底下歇息；叢林擴展在上，濃蔭下垂，布成天然的帳幕，我們就在它的暖懷裏躺着。

我問道：

——你對我說些什麼呢？神父！

他笑着。

——知道什麼——一切都說出來！祇是你不要在我的話裏找信念；我不想教導，祇是敘述。確信那種生活的出路對於誰有危險，真理的受害就增加了。他們看真理總是燃得明明地——因此人們就越發把它的光芒在自己的心裏燒起來。——他們看見這個而驚慌

起來！祇要對於他們有些利益的，就很快地攫住了真理，把它壓在小匣子裏面向全世界叫着說：真理，真理，純潔的精神的滋養品，喏——這個就是！並且——永遠不變動！於是褻瀆地坐在真理上面而窒息它，把它的咽喉縛起來，這就是我們及一切生物的敵人！我可以確定的說一點：在今天——這個是這樣的，至於明天將怎樣——那就不能說了！因為，你看見麼？在生活中沒有現實的合法的主人；他還沒有出來，我也不明白，他來的時候將怎樣安排，定出怎樣的計畫，委託着什麼人而怎樣地建築教堂，使徒伯文他有一次說：「一切都走向幸福」——許多人都確信這樣的話，所有確信着的都成爲沒有力的了，因爲固執在那裏！石頭自身沒有力量，爲什麼？——由於它自己不動，要人拿着去！可是人就不能不動地站在這兒！——從這裏走動就可以行遠了！

第一次聽見這樣的話，並且他對我是很生疏的——他教人們要否定自己，可是我找尋自我確信。

——誰呢？——是的！——這個主人——上帝嗎？

老人微笑說：

——不——他說——與我們很近！我不想給他名義——還是由你自己去推測好了。

因爲人們對耶穌已經早有了最堅的信仰，誰同他會見以前在自己的心裏老早就知道了他，於是這個信仰的力量已經把他抬高到神聖的地位去了。

好像他把我留住在門前，可是不開門，也不告訴我，他把什麼隱藏在裏面。焦急與憤怒燃燒着我。老人的話顯見得是黑暗的，雖則在黑烟裏閃着幾點灰黯的星光，但它們僅是眩惑我，不能照引我的靈魂。夜——月色的夜，黑影包圍着我們，樹林在我們上面默然地望着山嶽走，在山嶽的極高峯——界綫分明——星光閃亮，猶如着火的小鳥。在那裏一個什麼近處流水潺潺地作響，在森林裏時有夜梟的鳴聲傳來，老人的話在深夜裏靜靜地活動着，奇怪的老人！你看，他從頰上摘下了一個什麼小甲蟲，放在手掌裏向牠問道：

——你那兒，好孩子！啊？跑草裏去，活寶貝！

這使我喜歡：我也愛一切甲蟲，並且它們在花草中間的祕密的生活，時常使我感到興趣。

我向老人提出各種的問題；我希望他能够簡要地給我答覆，可是，我覺得，他繞過了我的問題，好像飛過了它們似的。這個活動的人兒真可愛——滿面春風地泛着紅色的光輝，鼓動了我所祈求的一種溫和的快樂，更可敬佩的是他的世故比我要多兩倍以上，可是他

的精神還那末清明

我說：

——有一個人對我講，信仰是一種幻像，可是你怎末說呢？

我說——他回答——這個人不懂得他說的是什麼，因為信仰是從偉大的感觸形成的！但它的發生是由於人們活力的過剩；這個活力——充滿着真髓而時時會威迫人們青年的智慧，鼓勵他實現。可是人們在自己的行爲裏與之有極密切關係的一切外來的事物，時常要妨礙他的前進，——大家都想得到麵包與鐵血液，而不是由着他腦筋中所想出來的寶貝生活的。而在未有習慣與未能善用自己所有的活力時，驚恐自己紛亂的思想，虛構奇跡，不去壓制自己夢寐的靈魂——不了解它的本質，屈伏信仰的外形——自己的影子！我就是這樣說。

我不能說在那個時候已經懂得了他的話，但不知爲什麼我的心裏確實很激烈地在憤恨他並且想：

——哦！現在在這個地方我可絲毫不放鬆你了，你對於我的根本問題沒有答覆呢！  
於是我嚴厲地問道：

——可是你爲什麼逃離了上帝？

他看一看我，抬着眉毛，說：

——是的，我，親愛的，整個的說話時間都在解釋他！難道你沒有覺得麼？

站起來，燃着火光，把手伸給我，輕聲而威嚴地說：

——誰是上帝，奇跡的創造主？他是我們的父親呢，還是我們——靈魂的兒子？

我記得，那時候我祇是發抖，因爲——我覺得非常痛苦：看見老人的癡狂絕頂。躺在四圍的黑影，都在傾訴他的話；樹林的聲響從各處傳來，吞沒了軟弱的奧角裏，小河流低聲的歌唱。我也想站起來，他已經大聲地說話了，似乎在辯解：

——不是人們的無力創造出上帝，不是的，但是——由於剩餘的力。並且他不是我們的

們的外邊，而是——裏邊！把他從我們的裏邊抽出，懾伏在靈魂問題之前，想把我們的痛苦，我們的願心與外界的不調協消滅，這是做不到的。我說：如果把全力傾注在弱的地方，那就是把它的生長摧殘了！成功的模型——積漸地做起來；這就是我們的危害的痛苦。人們站在兩個系統上！其一——上帝的創造者，其他——永遠以囚困的奴性追求着最初的與統治着全地球的權力。他們捉摸着這個權力，並且確信它是存在於人類以外的上帝，因此上

帝就成爲人們的敵人，地球的裁判者與統治者。他們毀損耶穌的靈魂，棄絕他的訓誡，因爲耶穌活現的——反對他們，反對人們壓制自己的隣人！

他的說話——正像一個有病的牙齒在我的靈魂裏搖動，想拔出來；可是無從拔起！我受痛地祇想喊出來：

——不是的！

可是他——面光煥發，全身如醉如癡地很高興。我看見他的話是些瘋話，但愛這個老人已經充滿着病痛與靈魂的悲苦，因此很貪心地聽他說話。

——但活的上帝創造者；目前他們在那裏祕密地，銳意地創造新的上帝，這個，正是你所設想的——美麗，智慧，公正與博愛的上帝呀！

他用自己的說話攪擾着我，站起來，好像有武器在手裏似的，暗影在我的附近展開了兩翼掩住我的臉孔，——地面在我的眼前動搖，我想：「但如果是魔鬼用他的妖言來惑人，那末這個伸着毒舌的老人，是想把我罩在罪惡的網裏去了？」

——聽，——我說——誰是上帝的創造者？誰是主人？我所禱着誰呢？

他柔和地發笑，好像女人似的。答道：



——上帝的創造者——這個實質就是人民！無量數的人民！他是偉大的殉教者，超於一切的正教會——見神如神在，創造奇跡的！不會死滅的人民，就是靠他的忠實靈魂與信仰力；他是唯一的，無疑義的人生的本源；他是現存的與未來的一切上帝的父親。

「老人發瘋了，」我想。

一直到現在我覺得自己，雖則是慢慢地，但總是在苦難裏行走；不祇一次地他把他的話成爲毒火觸着我的靈魂，我覺得被焚燒，但又覺得這是一種解毒劑與敷傷膏，可是忽然地我的心裏非常沉重，而在苦痛的路上驚奇地停住了。我的胸中燃燒着各種的火——悲傷的與悅意的一齊向我襲來，我怕受騙而眩惑不安。

——難道你不是——我問——說農民嗎？

他大聲地並且嚴重地說：

——是的，我是講所有在地上工作的人民，講它的整個力量，創造上帝的無窮的來源！這就是人民的意志在發動着，偉大的團結起來，有力地游離出來，他們已經盡可能的去發現，怎樣把地球所有的力量融成一塊，而由它鑄造出光明的，美麗的，總括着全地球的上帝！

他說得這末響亮似乎不祇我一人，——而是山嶽，森林及一切的生物，在夜裏沉睡的，

都應該聽的；他說着並且叫着，好像小鳥準備飛起來，可是我覺得這所有的祇是一個夢，而這一個夢把我壓下去了。

我喚起自己意識裏上帝的模型，在他的面前擺着許多卑怯的，倦怠的，昏迷的面像——這些難道會創造上帝？我想起他們兇惡的仇恨，可怕的貪心，身體被曲折在下賤的行爲與繁重的勞動裏，眼睛在不幸中弄得朦朧昏昧了，精神的殘缺與思想的貧困以及他們一切的狂妄——這些毛蟲也似的小東西，難道會創造自己的上帝麼？

憤怒與苦笑在我的心中交戰。我知道，老人已經不能動搖我的分毫了。於是對他說：

——噯，神父！你放在我靈魂裏面的，正像一頭羊在菜園裏，這就是你說話的整個實質！可是你難道完全決意是這樣的嗎？這是極大的罪惡，照我想來，你並且對於人們沒有一點憐憫，你知道他們安心而沒有懷疑地在那裏找尋，可是你在他們的面前散佈疑雲！

他祇是微笑。

——我使你站在我的路上來！——他說。

他的微笑，我覺得是一種侮辱。

——你胡說，我永遠不會把人同上帝並立的！

——也用不着這樣，——他說，——並且你也不能這樣，這樣你就把上帝放在自己的頭上來了！我對你說的不是關於個人問題，而是說地球上一切靈魂的力量，是說人民！

我氣憤得要爆炸了；創造上帝的人民就立在曠地反對着我，看見他們祇是醜陋的一羣，永遠是些瘋狂與殘缺不全的！

——喂，不用說吧！——我說，——你是個瘋子，咒罵上帝的老糊塗！人民是什麼東西？他們祇是一些賤骨頭，沒有思想的，祇曉得麵包，爲了一個銅子出賣靈魂的……

我說到這裏，聽見一聲怪叫，老人吼着說：

——啐止！

他搖手踏足，怒氣衝衝地，目光炯炯地，——當他未出呼聲時，對我隔開一些站在那裏微笑，可是這時光他湊近前來凝着我的面上：

——啐止！你穀倉裏面的小鼠子！是的，我看你有的是已經腐化了的貴族的血氣！你這個私生子，你不知道向着誰狂吠，你們是些吸血蟲！剝削人民，坐在他們的頭上，還罵着不快點送來！

他向我吼着，影子落在我的身上，涼蔭蔭地從我的面上流過去，我吃驚地往後退，怕他

打我。——論身體，我比他大兩倍，力量，總有十倍強；可是我欲制止他，實在沒有這樣的意志。很明顯地，他已經忘記了在這個深夜裏，如果我將他打死，祇有空漠的星光看見，他在這裏祇有躺到屍骨腐爛完畢時才止。我回想起那個穿綠袍的教主，與兇狠的米亨以及懷着舊信仰的人們怎樣在罵我的時候了，這一種罵人，是把他的憤火往別個的身上燒。這些人都比我頑強，可是我覺得他們的話很無力，很單調；因此他對我也就不足為奇，他對我的叫喊，猶如慈母對於小孩子，他的憤怒非常柔和好像第一聲的春雷；老人的果敢倒使我擾亂不安。雖則我諒解他的憤怒，但他說我那樣地剝削人，實在是不能接受；挖苦的詈罵，喚我為私生子，這是最不愛聽的。可是他的暴跳使我歡喜，因為我知道這是由於他忠誠地的信仰自己的真理而受着委屈的反映，這樣的憤怒在靈魂上是很受用的，其中含有豐富的愛，是一種清心的涼藥。

我在他的足下叩頭，可是他在上面吼着：

——你知道人民嗎？你這瞎眼的傻子！你知道歷史嗎？你去讀一讀事實罷，這是高於一切的！我們聖潔的父親就是偉大的人民！當你明白了誰在你的面前，有什麼力量在你的周圍時，你才可以站在幸福的立場上，毫無容心地去避開窮困的人世！你知道什麼是俄羅斯？

什麼是希臘，與羅馬？你知道是誰的意志創立一切國家？教堂站在誰的骨頭上面？一切聖者所講的是誰的話？告訴你吧：一切的一切，在地球上的，在你的意識中的都是人民所創造的！而這塊白骨就是他從工作中研磨出來的……

我默然，我很愉快地看見了這樣的人，他是不怕拚死去擁護他的真理的。

他坐下來，喘氣出汗，面孔整個地發赤，並且我看見他的眼中有淚！這使我感動了：因為當我侮辱從前那些長輩時，他們沒有一個向我表示過一點眼淚！他喊道：

——聽，無賴漢！我對你說一說俄國的人民吧！

——你，是的，休息一會吧……

——住口！——他喊着，手向着我示威。——閉着你的嘴！否則我就打你！

我笑起來，不能自制了。

——神父，親愛的！你是個絕妙的奇人！耶穌的歡心請你宥恕我吧！我侮辱了你……

——蠢才！你有什麼侮辱我？可是你對於偉大的人民講得太不成了，你這個不幸的靈魂！對人民不要擺出老爺的態度，要拿出你的良心來！你把他們排斥在地球以外了，可是你

自己呢？

這時候，我再仔細地把他打量一下，他已經成爲尊嚴的人了，他的聲音悠揚而沉着，他的說話像歌唱，又如使徒讀讚美詩，他的臉孔朝天而眼睛不停地閃動，他跪在那裏，但身體似乎比先前高多了。我開始聽見他的話裏含着歡意了，我回想起恩東的書——俄國史——好像它重新在我的目前展開。他對我講述許多詩人的故事，可是這些故事我曾在書中看見過的，大致相同，祇是寓意兩樣。

他講到俄國豈也府的遺跡時，問道：

——聽見嗎？

——謝謝。——我答應着。

——哦，現在我們知道這樣的英雄已經不復有了，祇要這裏的人民走到塑像面前，就會回想起創造俄國的偉大工作。

於是又接着講到蘇達利克。

我記得在那裏山上已經出了太陽，夜，隱在林中把小鳥催醒，我們的頭上有玫瑰色的雲霞，我們坐在露水的草地，背靠着巖石，一個咏嘆往古的事跡，一個還在懷疑人民的創造力，並且不信強佔森林與土地。

老人好像親自看見了一切：堅實的手拿着大的斧頭，劈開池沼，建造城垣，教堂，再下去，沿着河流，一直到深奧地的山林，克服了粗野的蠻地，使它成爲錦繡的大國。可是那些諸侯，人民的領主却把它割成小塊，彼此爭奪着人民的勞動，殺害他。你如從高原走到韃靼的境內去，在諸侯中是找不出有爲人民的自由而戰的，在那裏找不到光榮，力量與智慧；他們把人民整批地送走，把他如畜牲一般的出賣給可汗，可汗也就把諸侯治下的人民收買起來。於是也照着韃靼的統治方法魚肉人民，開始在可汗中間彼此實行殺戮與流放。

四圍的夜景溫柔，猶如我們的聰明姊姊。

老人的話聲已經有點發啞了，因爲話說得多了，疲倦了，太陽已經出來，可是他仍舊在往古的事跡中遨遊，擎着光明的火炬，指示我的歸路。

——看見嗎？——他得勝似地問着說，——人民到底做了些什麼！如果你把他拿來仔細考察一下，也不會那末蠢的罵他了！我所講的大部分還是指他由於別人的意志所做的事情，休息一下，再來說一說他的靈魂生活。他怎樣地去找尋上帝！

於是就縮做一團睡着了，活像一個小孩子。

可是我睡不着，像一塊燃燒的煤塊，是的，已經天亮了，太陽高高地昇起來，鳥雀齊聲歌

唱，森林用流水洗過臉又在那里喧嚷了，綠茵迎着陽光，油油地更顯得柔和可愛。

路上有行人——最平常的人們往來，他們低着頭走路，我看不出他們裏面有什麼新的印像。

我的先生睡着，鼻息很宏亮；我坐在旁邊靜靜地凝思，人們一個個地走過，向我們斜視。我向他們問好的時候，給你一個不理，連頭都不點一點。

「難道——我想——這個傻子也是我剛才聽見說過的開天闢地的勇士之一麼？」  
夢寐與清醒在疲倦的頭腦裏交戰，我知道這一次相遇，對於我是個大轉變的導火線。老人的話，說上帝是人民精神上的兒子，我是不能同意的，人民除了醉生夢死以外，看不出有什麼別的精神生活，我在自己的意識裏把所有知道的人搜索出來；把他們考究了一番，把他們的話拿來細細地推敲：話是很多的，可是思想很窮。但從另一方面觀察祇是些黑暗的苦力生活，費盡勞動得不着一頓快樂的麵包，飢荒的冬季，無可幸免的災難，空漠的日子，以及一切的墮落行爲，鄙賤的靈魂。

「在這種生活裏，那裏會有上帝的地位？」  
老人睡着。我想搖醒他，喊着：



——說吧！

很快地他自己醒來了，睜一睜眼睛，微笑。

——噯，——他說——太陽已經昇到半空了！我們要走啦！

——那裏去——是的！——這樣熱？麵包，茶葉，白糖我們都有。可是我不能放鬆你——

要立誓的！

他笑着說：

——我跟你學壞了，自己倒不會滑頭的！

於是又沉着說：

——你，馬提微！拋棄漫遊吧！我已經晚了，可是你還早！學習去；這個——正是時候了！

——不會晚嗎？

——你看我——他說——五十三歲了，可是現在還跟讀書的小孩子學習呢！

——跟什麼小孩子學？

——有這末一個！你同他們又是兩樣了。你可以到一個工廠裏去，不很遠，離這裏大約

有一百里路，我有很好的朋友在那兒！

——你——是的——還是先說一說怎樣好，再讓我想一想，往那裏走。

我同他在大路附近的一條小徑上行走，我重新聽見了他的輕快的說話：

——耶穌，第一個真實的人民的上帝，從人民的靈魂裏發生出來的，恰如菲尼斯的小鳥從火焰中飛出來的一樣。

全身緊張起來，小小的手在自己面前摸索着，似乎要在空中找尋新的話。又唱道：

——人民在各人自己的肩上很久地負着重擔了，他們無限量地貢獻出自己的勞動與意志；他們企望着並且虔誠地等着，正義在世界上出現。可是被選拔起來的人們，當他們登峯造極的時候就糊塗了，濫用自己的政權，高高地站在上面，忘記了是誰把他們選拔起來的，不復成爲可愛的首領而是可惡的暴君了。當人民看見從他的流血裏所產生出來的兒子們與他敵對時，他就喪失了對於他們的信任，就是說不再拿自己的意志來扶持他們了，於是他們又成爲光棍，並且墮落下來，失了一切統治的能力與威信。人民懂得，生活的法律不是在於從家屬裏選出一個來，用自己的意志培養他，使他過着聰明安穩的生活，而是在於法律的根本能夠使全體向上，每一個人都能夠用自己的眼睛去看生活的出路——人民覺悟到人類需要平等的一天，就是基督誕生的一天！許多的人民都各異地在企圖把

自己關於正義的推想生動起來。創造一個平等的上帝，並且不僅一次地各個人都感應着人民的思想在那裏努力着把它鑄成固定的名稱使它永遠生存。等到這些思想結成果實的時候，就從它裏面產生出活的上帝，人民所鍾愛的兒子——耶穌基督！

這個，他所說的基督，青年的上帝，已經與我接近了。可是人民，基督的產生者，——我還不懂得。

我問他這個，可是他答道：

——想知道呢——就要記住我的話，要信呢——就會知道！

我同他走了一個晝夜，走得不很快，整個的時間都是他教訓我，告訴我過去的事跡。

說了人民整個的生活史一直到近代，說了在紛亂的時期，教堂怎樣的發生，那些滑稽家，快樂的人，被人民的意識驚醒，在那裏怎樣的手忙足亂地奔走，並且怎樣地把自己的滑頭話插進教堂的真理裏面去。

——你曉得——他說——你的沙文開是怎樣的人？

——我看——是的，也是這樣的人。

——這——這！你記住：小的從大的出來，而大的却由小的部分組成的！

我們走到了思得分拿上士爾其，老人對我說：

——我從這邊走了，——你同我不是一路的了。

我不想離開他，可是我看——這是必需的，因為——他的思想已經把我征服了，他覺醒我到了最深刻的地方，猶如犁刀在我的腦筋裏耕下去一樣。

——你想些什麼？——他問——到工廠裏去吧！是的，在那裏作工同我的朋友們接近；不用兒戲，相信着！人民是很明白的，我也是從他那裏學習的，你看——不蠢吧，啊？

寫好了一封信，遞給我。

——好的，好的，——到那邊去，我不會使你爲難，你看吧！人民是新生者，是活的！你不相信嗎？

——許多的人——是的！——眼光很小，是的，假使這樣的，那末他們還有什麼看見呢？

——你——他喊着說——要看整個的，要看靈魂！難道我對你說的是信仰？我說的是要你去認識！

我們還沒有親吻，他就走了。輕快地走，像一個二十歲的少年，前面有件什麼快樂的事情等着他似的。我覺得冷淡了，眼見得這個小鳥從我的身邊飛去，不知道飛到了什麼地方

再唱它的歌曲去，我的頭不稱身了，從那裏生出一種思想，好像一隻鷄，早晨在市場上被殺傷了似的：昏昏地，重重地，慢慢地，無論如何總是不能夠定心。一切都是非常地紛亂：在我的思想裏是別人的結論，在別人的——是我的開端。我苦悶，我失笑——整個的我似乎都在變動了。

還是從上士勒出來的時候，我就問着路往那裏走的，人們答覆我說：

——到伊西次克工廠去。

老人也就是叫我到那邊去，可是我現在又不想到那邊去。

我走到鄉村裏，去看一看。人民畏縮地傲慢地。我不想同任何人說話。他們都在那裏蔑視我，表現出一種疑懼的樣子，怕我偷什麼東西。

——上帝的創造者，——當我看見了那些粗鄙的人們時，就這樣想。我問：「路往那裏走？」

——到伊西次克工廠。

「怎末所有的路都是往這個工廠的？」——我繞着鄉村與森林走，一跛一拖地好像甲蟲在草裏爬行，我看着遠處的工廠。它們在那兒騰着黑烟，可是不能吸引我。我覺得自己

已經失掉了半個。並且不知道——怎樣幹？我灰暗地，倦怠地，苦痛在心裏搗亂，星光在那裏  
映着惡意的笑眼，我仇恨所有的人並且連自己。

忽然不自覺地決定了：到工廠裏去，管他媽的！

我已經走到這個離離的地獄裏來了：在山谷中間遮着砍倒的樹木，工廠就造在窪地  
上面；長的筒管轟在天空，噴着火焰，黑烟與蒸氣，地上堆滿了煤屑，鐵鎚的響聲與機器的軋  
聲交響雷鳴。到處都是鐵條，木炭與磚頭，烟氣，蒸氣與臭氣；人在這裏面，黑黑的好像燒焦了  
的木頭。

「謝謝吧，老頭兒！——我想——你把我安排得好！」

第一次走近工廠，不斷的轟響，喧鬧，頭發昏，連呼吸都困難得很。

走到街上，找尋銅匠彼得·雅其。都沒有問誰，——心頭磅礫地，好像早晨同一切的人  
毆罵了一頓到現在還沒有消却怒氣似的，對自己感嘆地說：

「上帝的創造者！」

碰到一個人，像狗熊似的，全身從腳髁到頭，把自己的油垢衣服曬在太陽底下，——我  
問他知不知道銅匠彼得·雅其。

誰？

彼得·雅其。

什麼事！

要緊的。

就是我！

你好！

哦！還有什麼？

信給你。

這個人比我長得高，大頰，闊肩，臉孔——從煤烟裏拿出來，灰色的小眼在濃厚的眉毛底下，勉強可以看見，小帽放在腦後，頭髮剃得禿光。又像又不像是個男子。

讀信，看他是很困難的，整個臉皮繃得緊緊地，鬍子在那裏抖動。於是忽然——臉孔放鬆，裂出白齒，睜開一對和氣的小孩子似的眼睛，兩頰發赤。

——啊哈，——他叫着說——活着，上帝的鷄雛！仁慈的。走吧，親愛的，走到街路的末尾，向右邊轉往森林裏走，到山腳下一座小屋有綠門的，問一個先生名叫——米海拉，就是我

的姪兒。把信給他看；我很快地就去，噯！

說話好像兵士吹軍號，說了，手一伸就走開了。

「在第一次——我想——就這樣爽快地！」

在屋裏，我碰見一個強硬的青年，穿着藍花的襯衫，披一件短外套，袖子捋起來，露出白而細的手臂。讀過了信問道：

——約兒父親康健嗎？

——上帝福祐。

——沒有說要我這來麼？

——沒有說！可是難道他叫約兒嗎？

——怎樣哪？——他問。

——他稱自己伊果枝利的。

青年微笑。

——這個綽號是我贈給他的。

「你找得好！」——我想。



他的頭髮長長地，有點像副祭師，臉色蒼白，鴿子似的眼睛很可愛，而整個的他都不像是本地人，很明顯地，不是這塊地方生長的吧。走到房間裏凝着眼睛把我打量一番，好像量布似的：這使我不喜歡。

——你，——他說，——認識約兒很久了嗎？

——四晝夜。

——四晝夜？——他重覆着。——這好的。

——爲什麼好？——我問。

——這樣就是了！——他聳一聳肩。

——你爲什麼還披着短外套？

——這個你不用管，把書籍整理一下！——他說——叔父快要來，我們可以早餐了；你

在路是洗過臉的吧？

我想教訓他一頓，——他太自傲了，這不稱他的年齡。

——難道——是的——這裏可以洗臉嗎？

他豎起眉毛來。

——怎樣哪？

——我沒有看見洗臉架啊！——我說。

他睜着眼睛向我望來，鄭重地說：

——這裏的人不是閒散的，而是工作的；沒有時間講究洗臉。

我用木杓子倒點水喝，想給他回答，可是他已經回頭走開了。我呆呆地坐着，看着，房間很大，很潔淨，在屋角裏一張桌子上蓋着準備的早餐，壁櫥裏堆着許多書籍——小說一類的書，可是也有聖典，聖經與古詩。走到門口，洗臉，——叔父走進來，帽子越發戴在腦後了，揮着手，伸着頭，鬥牛似的。

——噯，我也洗個臉，——他說，——留點水給我！

話聲——如吹號，做起掌兜——盛一些些水抹着面頰。他洗下了一些些煤灰——露出一張骨突的古銅色的臉孔。

坐下用早餐，一邊吃，一邊談着自己的事情，也沒有問我是什麼人，爲什麼來的。可是對我表示還不錯，很和氣地看我。

在他們中間表示出許多傲岸的神氣，顯然的，地球很鞏固的站在他們的下面。可是我

想，怎樣把他們推動一下——他們有什麼比我好呢？

——你們——反對宗教的嗎，怎的？——我發問。

——我們？——叔父說。——不是的。

——那末——信奉正教的了？

那位兄弟把眉頭繃攏來，可是叔父聳着肩發笑。

——或許，我們必須，米海拉，把我們的證書給他看吧？

——我——是的，——並不要看你們的證書，而是來看一看你們的思想！

叔父——激怒了。

——思想？現在，你老人家！思想——就在這裏建設啊！

於是哈哈大笑，好像三個月的小馬。

但米海拉，倒一杯茶，慢慢地，確定地說：

——我是了解你的來意的。你不算是第一次約兒介紹到我們這裏來的；他能夠認識人不會將無聊的人送來的。

可是叔父用手指觸觸我的額頭並且激怒得全身發抖：

——要看仔細點！是的，不要去打牌——免得賭輸！

顯然地，他們認自己是思想豐富的人，而我在他們看來是非常窮困的，——這使我不  
能忍受了，準備把自己燃燒着的靈魂獻出來。想同他們辯論一下，比一比高低，可是被什麼  
東西縛住似的——不能動，不敢看，而這樣越發使我燃燒了。

——什麼東西是無聊的人？

叔父答：

——這樣的人，誰高興，誰就可以做死他！

米海拉忽然輕輕地走近我，用一種很溫和的語氣問道：

——你信仰上帝嗎？

——信的。

可是我做了自己的答覆後就不安起來了：不是的！難道我——信的嗎？

米海拉又問：

——對於人呢——相信嗎？

——不。——我答。

——難道——他說，——你沒有看見他們所做的不像上帝嗎？

叔父，見他媽的鬼，現出微笑了，好像銅盤放在太陽下面。

「不，——我想——同這些人要忠實地鬥爭着；讓我在他們的面前打得粉碎，重新做

過！

——看過了人們，我對於上帝的力量有點懷疑……

又不是這樣的；我對於上帝的懷疑比人早些。米海拉轉動眼睛，沉思地看在我面前，叔父重重地在房間裏走來走去，摸着鬍鬚，輕輕地打咳嗽。我在他們面前覺得很不安，自己謙讓得太虛偽了。我的精神紛亂而愚鈍，好像被蜂刺了的一樣，思潮起伏不定，而我却用挑釁的態度把他們趕出來——想毀滅自己。說得很長，可是都沒有顧到說話的連貫，或許故意地把它混淆了；他們既然是聰明的，應該懂得我全盤的意思。最後說得疲倦了就悍然地

問道：

——你們用什麼並且怎樣的醫治精神上的病態呢？

米海拉輕聲地並且不看我，說：

——我不認爲你是病的……

叔父又哈哈笑——撼撼響地，像鬼打架一般。

——病，——米海拉接着說——這是沒有覺得自己的時候，可是若祇知道自己的病，是的，他也就有病了！但你，很明顯地，還沒有把自己失掉：去找快樂的生活吧！——這個僅有康健才能達到。

——可是爲什麼我的精神總是這樣的動搖不定呢？

——因爲——他說——你喜歡這樣！

我連牙齒都抖動了——他的鄭重不能鎮服我。

——那末——是的，——你確切地知道我是喜歡這樣的了？

他的視線對我直射並且不惜用釘子釘着我的頭。

——老實說吧，你，——他說，——應該承認這個精神上的毛病，是你自己喜歡的，並且對於你是必要的，——它使你成爲高一等的人；你也保護着它表示同別人有幾點特色；不是這樣麼？

他那張蒼白的臉孔枯燥地，延着頸子，眼圈發黑，把我洗淘得干干淨淨，好像銅放在沙裏磨擦一樣。

——顯然地，你恐怕同人們在一起擾亂着自己，因此就孤高自守了，——你想想：雖則有點小病，但我管我自己的！並且這個可愛的病——任何人都沒有，祇我有！

我想駁斥他——可是找不出說話。他比我年輕，我不相信自己會比他蠢的。叔父哈哈笑，正像牧師掉在浴池裏一般。

——可是這不能使你離開了人們，你錯了，——米海拉又說——人們都這樣地想。因此失了力量，因此生活成爲畸形的了。每一個人都想竭力避開生活的圈套，掘起自己的地洞而從這裏面單調地看世界。從地洞裏覺得生活是卑溼的，無味的；看見它不過是這末一回事——倒不如孤獨自賞的好！這個我所講的是指那些人，他們是沒有用過任何的力量把自己坐高一點，而祇是用他的背朝着那裏走，在那裏他覺得有趣味些。

他的話很沉痛地刺激了我。

——開始——他說——這種無聊到萬分的思想是從那一天起的，就是它否定了人民的創造力，否定了羣衆，他自己的母親，把自己看作第一個特別的人而在自己的無力與孤獨面前發抖，有害地把自己局限在一個小小的框子內，這框子的名稱就是——「我」，這個「我」就是人類最有害的敵人！在事實上祇是自己願着自己並且執迷地確信着自

己的事情。在人類中他祇是徒勞無益地斷送了一切精力，一切創造精神幸福的偉大的特性。

我覺得，我已經聽見了熟悉的話，這些話我老早就期待着的。

——貧困的精神。他在創造中表示無力。他在生活上的表示是枯燥，盲目與黑暗，他的目的是——自己願自己，苟且偷安。一切新的，人類的真理，創造出來對於他是必需的，直到用了偉大的勞動屢次地由外來的力量推動他以後，於是這個「我」才沒有別的說話，可是嫌惡他又追逐他。有害的就是因為他回想起自己也是全體中間的一個，而竭力與他實行聯合的時候，又重新把「我」拿出來在全體中實行分裂與破壞。

我聽着並且驚奇：所有這些話我都明白的，非但明白，並且覺得很密切很對的。好像我自己老早已經這樣想了，——祇是沒有找到說話，而現在已經有話了並且很確實地放在我的面前了，正像一張梯子拾級而登，可以向上又可以行遠。回想起約兒的話，他們對於我非常生動，明亮而且鮮豔。但同時我又覺得不安與膽怯，好像站在春天的鬆軟的冰河上面。叔父不開聲地走了，我們倆坐着，房間裏沒有燈，月亮的夜，我的靈魂裏亦照着月亮。

大約半夜的時候米海拉說完了自己的話，引我到門邊歇夜，在小屋子裏面；我們躺在



乾草上面，他很快就睡着了，可是我走到門外，在一堆什麼木頭上坐着，望着……

兩顆星飛快地在天空馳過，山巔與藍色的天空交界處顯出杈枒的樹林，被砍倒的森林橫七豎八地倒在山上，山面受傷露出大小的黑洞。山下——工廠貪心地長出紅色的牙齒。放汽，升烟，冒火，火星夾着黑烟從屋背上飛起來又刮下去，煤屑向四面散布。臭氣難聞。

我設想着孤獨人的痛苦。米海拉很有興趣的說話，我看他是對的，但——爲什麼對我那樣冷酷呢？我的靈魂同這個人的靈魂是不能融合的，我孤獨的站着好像在沙漠裏……

但忽然我又看見約兒與米海拉的話以及他們的思想已經很有權威地在我的面前活躍了——雖則是高於一切的，雖則在內心觸動着反抗。

「我」在那裏？「我的」是什麼？如墮五里霧中，目前一片昏暗，耳邊有微微的旋風。

工廠裏汽笛響了，開始是病弱的可憐的，繼着就成爲命令的洪大的了。晨光在山上出現；夜幕輕輕地從大樹上收去，慢慢地退隱到山谷裏面。地面被掘起的一部份，四圍堆着翻出來的泥土，好像有個什麼巨人把森林一帶的大樹拔去，踏過窪地留下了痕跡似的。工廠建築在盆地上面，近旁沖積着污泥沙石與煤屑。從各方面曳出黑色的人們都向着他走來，他就一個一個地把他們吞進去。

——上帝的創造者！——我想——他們來創造了！

叔父從門口走出，散亂地，咳嗽，打呵欠，他的頸骨差不多把臉皮衝破了，向我微笑。

——啊哈——他叫着說，——你起來了？

但馬上又和氣地轉着語調說：

——還是沒有躺下睡吧？哦，沒有關係，白天裏睡好了！噯咯，我們喝茶去！

過一會兒他又說：

——就是我，小兄弟，也有個時期，夜裏睡不着，祇想把自己整個地毀滅了！我還是在服務兵役以前受着精神上的痛苦，可是到了那裏把我的耳朵弄聾了——在軍隊裏耳朵受

傷——右耳聽不見，一個人來幫助我，他……

看他的樣子，似乎想說出上帝來，可是停住了，摸一摸鬍子，笑一笑。這使我覺得他很孩子氣，是的他的眼睛也在閃着孩童的光：簡單爽直，他接着說：

——很好的人！我看見了我問道怎樣哪？我說：難道這是人的生活嗎？「是啊！——他答

覆說，——一切都要重新做起！我對你說吧！彼得復西利也夫，我將教給你政治經濟！」於是就開始了。起初我一點不懂，可是後來——這些每天每夜都無法摸得住的東西忽然給我

領悟到了。這樣一整夜的快樂得幾乎發狂，噯嘿，你真害羞哪，我叫喊了！科學這東西是一時會發覺出來的呀：在你開始的時候僅僅能夠聽得一個新名詞，以後就來了這末一分鐘——一切所積蓄起來的突然大發光明了！而這一分鐘——就是現代的新人生——這才奇怪呢！

他的臉孔喜氣洋洋地，眼睛閃着微笑，剪平了的頭東西搖擺說：

——這個時間在等着你呢！

我很快樂地看他——他的稚氣越發顯現了。我羨慕他。

——我有三分之二的生活如一頭馬的過去——苦呀！可是，沒有關係！祇是我的思想不敏捷。思想好像手，也得磨練的。可是我的手比頭要聰明些。

我看着他想到：

「爲什麼這些人會毫無忌憚地談論一切？」

——在這點上——他接着說——米西克比我聰明兩倍！博學的人！你等着——他會向你顯出來的！工廠的牧師稱他是異教徒。可憐，他的腦袋裏還有上帝的空想！這個——是由於母親的關係。我的姊姊在教堂方面是個出名的女人，與正教會破裂後就退出了，可是

她這一回的破裂——受了打擊。

他一面說一面收拾着作工，從這一角跳到那一角，絆着近邊的東西樁子都弄塌了，地板震動。我看他這種樣子很可笑，而很可愛。

「這是那一類的人」——我想。

——我可以在你這裏過三天嗎？

——隨便吧——他說——三個月也可以！奇怪的人！我們——好在地方還不擠，謝謝

上帝！

他搖搖頭，微笑，解釋說：

——不——不，你還是紀念上帝吧！各有各的癖性！

工廠又放汽笛了，叔父作工去了。我向乾草堆裏走。米海拉躺在那裏，眉毛緊緊地蹙着，手放在胸間，臉上泛紅潤。沒有鬚，顴骨高高地突起，整個的是一塊堅硬的骨頭。

——這是那一類的人？……

這樣我就睡着了。

醒來時——聽見那裏喧鬧，叫喊，轟動，好像鬼集會似的。看一看門口——一大羣的小

孩子，而米海拉穿着白色的襯衫在他們中間，猶如一隻汽艇在小划子裏面，站着，笑着。頭向後面仰，嘴張開來，睜着眼睛，一點不像昨天那樣頹廢的人了。小孩子們穿藍色，紅色，紫色的——在太陽下面跳着，喊着，鬧着。從小屋子裏衝出來，衝到我的近前，有一個看見我，喊着說：  
——看呀，兄弟們，修——道的！

恰如乾柴點着火一般——小孩們嬉皮笑臉地，指手畫腳地閃着，喊着……

——那縫起來的是什麼？

——頭髮呀！

——他是個懶東西！

——嚇，他有病嗎？健得很呢！

——不是修道的，而是打鐘的！

——米海拉伊凡納契——他是誰？

先生有點遲疑，可是他們哈哈大笑，我不知道自己有什麼值得他們這樣的發笑，可是我已經被激動了——大膽地喊着：

——跳開吧！小鼠子！

太陽的光芒在空中跳舞——四圍充滿着熙祥與歡欣，那裏來了一陣陣的微風把我吹起，我感覺着光明與暖意，米海拉向我問好，握一握手。

——我們——他說——到森林裏去，你不想同我們一塊去嗎？

大家都很好：一個什麼胖胖的黑小子把他的黑小帽給我戴上，捧着自己的頭向門邊飛也似的退出去。

我同這一隊沒有頭腦的小鬼到森林裏去；這一天是我很值得紀念的。

小孩們在街上飛過，很輕快，好像塵埃在風中，一直望山上飛，我同他們的牧人並着肩走。覺得平生第一次看見這樣快樂的小孩子。我與米海拉在他們的後面，他指揮着，喊着，可是小孩們沒有聽見他的話——在那裏祇管自己相碰，相打，相罵，談笑，吵嘴。疲倦了的時候，圍着我們，脚曲轉來坐在後跟上，把先生的手拉去，問他什麼草什麼花。他對所有的人都很和善，很平等，好像一隻駕着白帆的船，載着他們到天國去。所有的小孩都很勇敢，但其中也有過於老成與沉着的，與他的年齡不相稱，在先生近旁很持重與肅靜。

——難道他們產生出來，祇是爲作工與狂酒的嗎？他們裏面每一個——都是靈魂的容積器，而有可能的從他們那裏發生出一種思想，把我們從愚昧的牢籠裏解放出去。可是

他們也同樣地在那狹隘的黑暗的河岸上走，這就是他們的父親把悲慘的生活伸張到他們幼稚的靈魂裏去。命令他們作苦工而扼住他們的思想。他們中間有許多——或許全體——在死神的勢力支配之下並且服從它。這就是世界災難的來源：人類的思想沒有自由伸張的餘地了！

他說着，旁邊有幾個小孩子同排地走着聽着；很有興趣地在注意！

小孩子在他們幼稚的生命裏能夠懂得他的話是什麼意思呢？我回想起自己的先生來了——他用戒尺在小孩子的頭上敲着而大部份是由於他自己吃醉了酒以後的。

——生命充滿着恐怖的——米海拉說，——人們的靈魂是愛憎相互為鄰的，生活是無定着的！可是——給小孩們自由發展的時間，不使他們做犧牲的工作，於是他們在寬容的放任的一切內在與外在的生活中養成自己美潔的靈魂，光明的思想，剛毅的氣概，勇敢的行動，不斷的走向偉大的事業。

附近各處散佈着棕黃色的小頭顱，淺藍色的小眼睛，淡紅色的小臉孔，鮮嫩活耀如葉叢裏的花朵。笑呼的聲音如快樂的小鳥，新生命的歌者。

這些美麗的鮮花將被暴戾所蹂躪，這是什麼意思呢？快樂的時候生下了可愛的嬰兒，

天真爛漫的小孩子向上發展了，可是碰到大人的怒罵與病痛的呻吟，白酒喝得爛醉，惡毒地虐待自己的老婆。

米海拉彷彿答覆我的沉思說：

——人民把唯一真實的、活的上帝破壞了，而破壞者自身就在崩頹的混亂中陷落了，於是看着自己狂妄的工作而驚嘆地說：奇怪夢囈一般的吼着。上帝在那裏？而不知道自己已經把他打碎了。

我回想約兒關於俄國人民在苦難中受磨折的談話，我的靈魂就在米海拉的話裏微微地嘆息。可是我不能了解他爲什麼這樣侃侃而談毫無怒意地好像這些苦痛的生活對於他已經成爲過去了似的？

地面上發散出一種花草的香氣。小鳥成羣地飛過。

小孩子們吶喊着輕快地在森林中穿來穿去，而我越發明顯地覺得，在這一天以前簡直可以說不懂得他們的力量，並且沒有看見美。

米海拉臉上現出一種溫和的微笑，在他們中間真恰當。

我笑着對他說：



——我離開你們一邊，要去思索一下子。

他看着我，他的眼睛裏有火光，眉毛顫動。我的心也跟着他顫動。

罕見他這樣的懇切，因此覺得很可寶貴。我對他說：

——你這個人真好！

他有點不安，眼睛垂下來，很使我爲難。我們兩個相對默然，於是，就走開了。過了一會他喊着我說：

——不要走遠了呀！迷了路！

——謝謝！

我回到森林裏，選了一個地方坐着。孩子們的笑聲與喊聲，衝破了濃蔭稠密的森林。松鼠在我的腳下穿過，畫眉在枝頭唱歌。我的靈魂想把最近所看見所聽見的一切抓住，可是它化作一條虹霓圍繞着我，細雨絲絲，輕霧漫漫，我的靈魂整個被籠罩，我忘記了自己，把自己喪失在靈魂的輕霧裏去了。

晚上回到家裏，我對米海拉說明自己要同他們住到一個相當的時期，因爲我對於他們的信仰還未有了了解，並且請叔父彼得在工廠裏給我找工作。

——你還是——他說——用不着作急吧！休息着，並且要讀點書！  
我對他有點信仰了。

——你們的書拿給我吧！

——你自己去選擇好了！

我——是的！——不讀小說一類的書，你看，那些對我是需要些的，比如——俄國  
史？

——人——一切都需要知道！——他說着，很溫和地在那裏找着書，也如對付小孩子  
似的。

是的——我已經埋頭讀書了；整天地在讀。可是我覺得困難與痛苦：書對於我沒有爭  
論的餘地。我簡直不想了解它。有一本書——把我困住了：它裏面說的是關於世界及人類  
生活的發展——是爲反對聖典而寫的。一切都很簡單，明瞭而且必要，可是在這種簡單裏  
面沒有我的位置，環繞着我的是各種不同的勢力，而我在他們裏面好像一隻老鼠在籠中。  
我讀了它兩次；讀着想，想在它的裏面找到一個裂縫讓自己竄出去，可以自由地飛奔。可  
是找不到。

我問自己的教師說：

——怎麼是這樣的呢？——人從那裏出來呢？

——我——他說——也覺得這是不對的，可是錯在那裏——又是不能說的！但看它是對於人類世界的一種測想，這倒是很聰明的！

當他回答說「不知道，」——不能說」時，我覺得很高興，並且這使我更勇敢地親近它，顯然地，這就是他的長處。教師既然能够在你的疑問裏找出解釋，使你自己覺醒——那末，他就無所不知了！他知道許多我所不知道的事情，並且對於一切都解釋得非常地簡單明瞭。有時它說太陽，星球與地球是怎樣形成的。——真像他親自看見了一隻看不見的怪手在那裏造火！

我在他那裏不知道有上帝；但這對於我沒有不安：他稱世界上一切的主動力為某東西，而我就把上帝放在這個東西上面，——一切都很好地過去了。

——上帝還沒有造出來！——他微笑地說。

關於上帝這個問題，是米海拉與他的叔父經常引起爭論的原因。祇要米海拉一說起

「上帝」——叔父彼得就動怒了。

——首先！馬提微！你不要相信這個！這是他從母親那裏遺傳來的！

——且慢，叔父！上帝對於馬提微是個根本的問題呢！

——不要說謊，米西克！你把他引到鬼那裏去。馬提微！沒有什麼上帝！這——黑暗的森林，迷信，教堂及與這一類的東西；黑暗的森林，而在他裏面——躲着我們的強盜騙子！

米海拉剛愎地引證着說：

——上帝，我所講的這個上帝——是人們心理上一致的要求，根據他們自己的思想把他創造出來的；可是當人們分爲奴隸和領主，分成散漫的部份，他把自己的整個的思想與意志打破了的的時候——上帝也跟着死亡了！

——聽見嗎？馬提微！——彼得叔父快樂地喊着說——真是千古的名言！

可是少年的神色不變，聲音稍微放低一點接着說：

——領主最大的罪惡就是在於他們把人民的創造力破壞了。將來會有一個時候——所有人民的意志重新集中在一點；那時它就會發生一種不可克服的奇異的力量，而上帝復活了！這個就是你，馬提微！所找尋的！

叔父彼得搖着手，好像一隻甲蟲。

——不要相信他，馬提微！他說謊！

於是，轉向少年，責備他：

——你，米西克竊取教堂的思想，猶如在別人的瓜園裏，偷着並且驚擾着人家！你既然說，號召人們改變生活——改變不是把牧師隱藏在密縫裏，而是要丟棄他！

我靜聽這些人們說話，覺得很有意味並且驚異他們彼此平等並且互相尊敬；辯論是激烈的，但沒有表示仇恨與詈罵。叔父彼得有時急得全身漲血而顫抖，米海拉就把自己的聲音放低一點，正像一個農夫屈在田間。

兩個人在我的面前爭論，兩個人都否定上帝，完全的根本的信念。

「我的信仰怎樣呢？」——我問自己——可是找不到答覆。

同米海拉一起生活的時候，我腦筋裏關於上帝與人間連繫的地位就減少了勢力，失掉他原有的執着性，並且補進了許多其他的思想。而在這末一個問題的地位：上帝在那裏？——成爲另一種方式了：我是誰？爲什麼？並且爲了什麼去找上帝？

我知道，這是沒有意義的。

晚上工人們走到米海拉這裏來，發生了一種很有興味的談話：教師同他們談到生活

問題的時候，就引證對於它不合理的有害處，——他出奇地很好的知道了他們的生活，並且解釋得非常明確。工人們都是些青年，他們的皮膚給烈火燻成焦紅的顏色，各人的臉都黑黑的，眼睛含神，所有的人都非常熱心，聽着默不作聲，蹙着眉頭，開始我覺得他們是死板的專怯的，可是後來我看見這些人歡唱的歡唱，跳舞的跳舞，同女孩子們開玩笑，鬧成一團，很活潑。

米海拉的談話以及他的叔父時常有一個前提：金錢的勢力，工資的降低，主人的貪婪，消滅人與人中間階層的必要，但我不是工人不是主人，金錢也沒有，並且不去找——這些話對於我的精神是格格不相入的。我覺得人們給資本所出的力量太多了，同時就把自己降低了。我開始加入同米海拉辯論了。——我認爲人首先應該找到精神的故鄉，然後他才

可以看見自己在世間的地位而找到解放的出路。他留心地聽我說話，猶如名譽的法官，而那些年紀比較老的並且還表示與我同情。

可是我說畢時——米海拉就帶着他那種安祥的微笑很淡然地跟着說：

——當你說人們在不自覺的生活裏不知道上帝，他的靈魂，是友或敵，這是對的；可是你確信的說，禁錮在每日勞動的鐵牢裏面的囚徒，我們，可以打破物質的鎖鍊能夠從貪

婪的罪犯中解放出來，這就錯了……首先我們應該知道最切身的敵人的力量。學習他的詭計，爲的是我們必須在個體中發見出全體的共通點，而這個共通點就是我們不可克服的，即是說——創造奇跡的力量！在奴隸中永遠不會有上帝的，他們由於外力的推動去崇拜人的法律，而上帝就永世不會到奴隸中來，因爲他是人們全體一致的意識形態中所放射着的快樂之火，教堂不是由碎瓦殘磚造的，而是由堅固的整塊石頭。單獨——這是你從全體中游離的結果，是靈魂的無力與暗昧的記號；在全體裏你可以找到不滅；在單獨裏呢？——就是無可避免的奴隸與黑暗，不能抵抗的痛苦與死亡。

當他這樣說時，我覺得他的眼睛看見遠處有偉大的光明並且將我吸引到他的周圍，我完全忘記自己，祇看見他的歡愉。

在第一個時間我覺得這是一種侮辱；我想，他把我的思想太挖苦了，從來沒有一個人像米海拉這末厲害地追究到我的深處。

有時，我偷偷地離開了他們找一個什麼屋角裏坐着，輕輕地同自己的痛苦談話。

我同學徒們做朋友；他們很親善地圍着我與叔父彼得，好像一羣小雀子圍着一塊麵包，他是他們的工頭，而孩子們問長問短地問我關於豈也夫，莫斯科以及一切地方所看見

的事情。有時，忽然他們裏面有一個說我祇是眼睛看不仔細，奇怪得很。

有一個費傑沙契可夫——緘默而烈性的小孩子。有一次我同他走到森林裏對他說到基督，他馬上說出他的意見並且這末嚴厲：

——在整個生活裏，基督連一點點都沒有爲我着想，比如說年齡，他如真的能够揭露富有，幫助貧困，那末他也就會活着——不會釘死了，小孩子，會可憐他呀！可是他所做的——都不像他是存在的……

費傑十一歲，他的臉是蒼白的透明的，眼睛裏含着懷疑的光。

還有一個——馬克，洛巴夫高級班的學徒是個最不良的份子，全班的人都可惡他！刁皮滑舌，時常用拳頭脚尖蹴打小孩子，真是個羊羣裏面的害馬。有一次我看見他那樣的壓迫一個很和善的小孩子，那個小孩子快要哭了。

——馬克！——我說——如果他給你反抗呢？

這個馬克望一望我，笑着說：

——不會反抗的！他很馴服很和善。

——那末爲什麼壓迫他？



——就是這樣——他說。

於是吹一吹口哨，補充着說。

——馴服的他！

——哦！這又怎樣呢？——我問。

——可是爲什麼他要這樣馴服呢？

他說話是這樣出奇地鎮定——顯然的，一個十二歲的小孩子就已經相信馴服的人是該受苦的了。

每一個小孩子都有自己的特性，他們與我接近，我設想他們的命運。爲什麼苦痛的生活都在那裏等着小孩子呢？

我回想耶穌，回想自己的小孩，發生一種忿恨的思想：

——你限制女人自由地產生小孩子，難道不是害怕她們教養出與你敵對的危險人物麼？你強迫女人的意志，難道不是由於她的孩子太自由使你恐慌，同你沒有任何關係嗎？在女人們教養自己的小孩子時，你儘有權力並且有時間可以把他們弄蠢一點，可是你害怕，沒有誰的小孩子在你的支配之下生長起來——因此他們就成爲你不可調和的敵人

了。

在工廠裏有這末一個小孩——名斯欠柏，——黑黑的像一隻甲蟲，一臉的痘疤，沒有眉毛的，眼睛不斷地瞬動，手很靈巧，快樂的小孩子。

我同他這樣認識起來的：有個節日他走到我的面前說：

——牧師！你不認識我吧？哦！我也是這樣！

於是就同我一道走。他十五歲，已經在工學裏畢業開始在工廠裏作工了。他走着，眼睛瞬着問道：

——地球是很大的嗎？

我盡可能的對他解釋。

——可是你——是的——幹什麼的？——是的！爲什麼我要在一個地方固定着不動

呢？又不是木石。我要學做銅匠，——往俄國，經莫斯科，——還有什麼地方？——總之走遍了地球。

他也說，好像是對誰發怒似的：

——我也去！

從這次會見後我就對他注意了；我看這個孩子原來很正經的：每逢米海拉同自己的朋友在那裏談話時，他總站在旁邊聽着，眼睛瞞着，並且沉思着彷彿在那裏推究那些地方是同他合意似的。

並且特別急性：碰見誰同工頭站近些，就對他起醋意，——工具藏得好好的怕給人家拿去亂用，做壞了一件什麼東西，連忙拿沙皮把它壓在老火鉗底下去。

有一天，午飯後他對我說：

——沉悶死了，牧師，在這裏！

——爲什麼？

——不知道。人們都很枯燥地活着！作工又作工！趕快教我吧，——帶我到別的地方去！當他講到自己將來的出路時，他的眼睛張開來，勇敢地望向前面，表現出進取的決心，這種人除了自己的力量以外，什麼都不相信的。我愛他這個特性，並且在他的話裏面我覺得他的成熟。

——這樣的人——不會墮落的！——我看着他這樣的想。又回想起自己的小孩：他是怎樣的並且怎樣立足在地球上呢？

於是我隱隱地發生了一種新的感覺，似乎每一個人都向我放射一種細而尖的光芒，看是看不見的，可是無形地觸着我的心，並且漸漸地銳利起來。有時候工人們和米海拉談話，我覺得好像有種熱的氣體包圍了我，並且慢慢地將我騰在空中。一霎時他們都放下半個音程說話，我覺得他們站在我的四圍好像是我的身體，我是他們的靈魂和意志。我的話就是他們的聲音。有時也覺得自己是誰的一部份，聽見自己的靈魂在別人的嘴裏發出嗚聲，聽見它覺得很悠揚，可是一瞬間又囂鬧起來了，——於是又覺得祇剩下自己一個人。我回想起曾經一個人在上帝面前做禱告：那個時候真好呀，在意識裏完全忘記了自我的存在，現在做不到了！可是和人們融合起來已經不能分離了，並且覺得自己好像提高了許多，靈魂也似乎澎漲了幾倍，雖則那時忘記了自我，但他未曾將我整個的毀滅，僅暫時地在孤獨的立場上把自我的苦惱與忿激制住了。

這樣的揣摩使我走到無結果與渺茫的地步：我覺得靈魂裏有了新的種子，可是不能了解它；僅是覺得它引誘我與他們漸漸地接近。

這些日子，我在工廠裏作工了，每日可以得四十哥比，用肩膀或手車輸送各種重的東西——鐵塊，鐵渣，煤炭——看不慣這個地獄的骯髒與囂塵，熱燥把身體磨折壞了。

工廠擒住地球，壓迫它，無厭的貪心，日繼夜的在那裏吼氣，張開血口在地上吐出紅光，它發冷了，發黑了，它又在那裏吼着，吐着。吐出了血紅的鐵，吼出了火星，鐵條長長地伸延着在那裏發抖，好像抽出了地球的脈絡似的。

看見這種殘酷的工作一點沒有驚奇，因為神經已經麻木了。怪物在那裏叫，軋軋的在地殼上面爬過，跟着自己挖下了一條深溝，當地知道被掘的時候，發出無數忿恨的悲鳴：

——快點！快點！快點！

人們在火光與轟聲裏面，在火星飛迸前面，變昏黑了——覺得這種地方好像沒有他們似的，因為兇惡的鐵熔成了周圍一切死的恐怖；一切都使你變聾變瞎，熱氣燻得你血枯骨爛，可是他們很鎮定地各做各的事情，如意指揮，好像鬼在地獄裏似的，什麼都不怕，一切都

都知道。

堅固的手抓住了一個小小的槓桿，到處——近邊，人們的頭都屈在它的下面——安穩而可怕地推動了大機器的齒輪與機盤，研着鐵塊……不知道是誰的智慧，誰的意志在這裏作主宰！有時覺得是人照着自己的願望統制着工廠並且管理它，但有時覺得人與工廠都受了鬼的支配，而它——看見了無知的人們被貪心所駕馭而受苦，就在那裏殘酷地，

猙獰地發笑。

工人們彼此叫呼說：

——時間到了，起來作工去，噯！

可是工人們立在它的前面，或者它驅使他們，裁制他們——真不懂！工作是繁重而有權威的，但它磨鍊了人類的智慧！

在地獄般的囂張與機器的嘈音裏聽見了人們無意地快樂地歌唱，——我想起傻子伊文納西科騎着鯨魚到天庭的路上發現燒鷄的奇跡時，我的靈魂在微笑。

工廠裏的人民使我起了一種感傷：他們都是這末嚴峻的人，很勇敢的，雖則也有喜歡罵人的，下流的，甚至有部份是酒徒，但總是自由的倔強的人民，他不像田間的農奴與光棍，那些人由於自己的奴性與迷亂的靈魂，發出失望的哀呼，以及在上帝面前與自己彼此中間做出那種淺薄的欺騙行爲，真使我可憐也復可惱。

這裏的人們在思想上是嚴峻的，雖則在苦役的勞動裏造成憤恨，——門口並且彼此互相打架——可是祇要碰到工頭破壞了公理的時候，他們就會全體如一的起來反對他。有些時常來找米海拉的青年，他們總是望着前面，大聲地說話，什麼都不怕。從前我沒

有想到人民時，對人們都不知道注意，現在看見他們，就想把他們所有不同的地方都發見出來，爲的要使每個人都獨特的立在我的目前。但結果我沒有達到這一層：說話是不同的而每人也各有自己的臉孔，可是全體的信仰祇有一個，並且志趣也是一致的，——不急急於求成，可是友善地忠實地望着同一的目標走。

每一個都是中等的人——閃耀着愉快的光，好像密林裏的草徑在照引迷路的行人；每一個都使比較熟練的工人來接近他，而米海拉就把他所有的小孩子都連貫起來，在工廠裏造成一個精神上的光環。

開始的時候——對我不客氣，侮辱，笑喊：

——  
噯！你，絨毛蟲！聖甲蟲！寄生蟲！硬殼蟲！

有時還有誰來碰一碰，可是我在這種情形之下是不能忍受的，也就老實不客氣地拿出自己的拳頭來。但是我的拳頭未必比他們硬些，並且他們本來就不怕用武力解決問題的，假使沒有米海拉的朋友扣里拉可思青出來斡旋，那我就下不得臺了。他是個年青的翻砂匠，長得非常漂亮，並且在工廠裏很出名。

六個人圍住我並且捏起拳頭在我的面前示威。可是他立在我的同排並且說：

——兄弟們！爲什麼這樣對付人呢？難道他不是同我們一樣的作工嗎？你們這種行爲是很不公道的，兄弟們，你們是反對自己！我們的力量——親密的友愛……

他說的話不多，但對於青年們特別地恰當：米海拉所有的朋友都盡可能的利用每一個機會把他們的思想傳播開來。可思青將我的敵人難住後，我的心也定下來了，於是我就開始說話：

我，——是的！——並不是爲麵包去做牧師的，而是因爲我的靈魂起恐慌！我在生活中看見：到處都在不斷作工而每天都有飢荒，欺騙和掠奪，痛苦與眼淚，窮兇極惡以及一切黑暗的靈魂。這一切到底是誰安排的，我們公正和仁慈的上帝在那裏，他是否看了自己的人在水深火熱中受磨折呢？

聚攏來不少的人在那裏諦聽，我說完了——他們一聲不響。過一會兒老的作模匠和可思青說：

——我看牧師的見識比你與兄弟們都深刻點呢！他——抓到了根；——看見嗎？  
我聽着這樣的話心裏很受用，而克羅克夫拍一拍我的肩說：

——你，兄弟，講得很好！可是頭髮總是這末的，還是去剪它一尺下來吧：這樣一大塊真



憐得要命，並且也引人發笑的。

可思青拉我到一邊。

——你——他說——馬提微！說這樣的話是危險的。要坐監獄了，真的！  
我，奇怪起來。

——什麼？

——坐監獄……懂得嗎？——他微笑。

——爲什麼？

——爲的是——犯罪！

——你開玩笑嗎？

——你去問米海拉吧！——他說——我要去上工了。

去了。我非常奇怪他的話，我不能相信，可是晚上米海拉把一切都給證實了。整個晚上他對我說的是人們殘酷的遭遇，說明了爲着像我所說的那些話，許多的人死於非命，整千整萬的人流放到西比利亞作苦役，可是希來王的虐殺是不會停止的，而信徒却在暗中發生滋長了。

那時我的靈魂裏發生了一種異樣的光明，米海拉及他的朋友所有的說話都給我一種特別的見解，首先我認爲假使一個人爲了自己的信仰準備去犧牲自由與生命，那末他是忠誠地信仰着並且照着第一個殉教的人去爲基督的教律而奮鬥了。

米海拉所有的話都是互相密接地觸動着我的靈魂。

我不能說一下子就能夠接受了他而印入心的深處，可是在那晚上我覺得他是與我的靈魂接近的，並且整個微福聯姆的地上都湧現着青年的熱血。米海拉滿腔熱忱的喊着說：

——大天使呀！讓我在水深火熱中受磨折吧！讓我分管着這種偉大的災難！

祇是我在這裏還未看見罪惡，而烈士却看見許多了：他們想把人間的地獄打破，因此都情愿準備去接受一切的災難。

——可以的——我對米海拉說——這樣就沒有遁世的隱士，而人間就有了救星了？

——真實的信仰必須有真實的行爲——他說。

——帶我一同去吧！——我請求他說。

他慘然地答覆我說：

——不能的——還早，你去仔細地想想看！如果照着你的秉性，現在祇有落到敵人的手裏。你需要經過一個久長的時間。並且，在你說了那一場話以後，你必須要離開這裏。爲了你的工作，在這裏有許多對於你不能解決的問題——你是不能自由的！固然，在這裏有許多優點並且它對於你顯出偉大的誘力，但是它到了你的面前又用全力遁回去了，——你現在好像站在曠場上面，並且你在它的正中看見了一座無上美麗的教堂，可是你要知道這一座教堂是由平常的，慢慢的，隱隱的工作中建造出來的，假使你現在還未了解普通的社會原則，而把它囫圇吞棗地嚥下去——那末這座教堂對於你勢必至失掉了那美麗的輪廓，成爲一團模糊的幻像，在你的靈魂裏沒有一個鞏固的基礎，而建造這座教堂的勞動，在你看來不過是一些下等的力量而已。

——爲什麼，——我沉痛地問他——你吹滅了我的明燈？但我已經找到你的地方了，我想從你這裏看見我所需要的力量……

可是他很決意地說：

——我不認爲你的生活是照着原則走的，你不明白這個；我看你的靈魂還沒有發生與工人的靈魂相互連貫的意識。你現在需要一種生活的推動機，推向前面去，可是你自己

並不覺得自己的；你還是那樣想，——你認爲自己是個英雄，積蓄着慈愛從這裏產生出剩餘的力量去幫助那些無力者。告訴你吧：你絲毫沒有什麼比人特別的，你爲了自己的生活而生存的；你祇是爲你自己——自始至終，而不是至尊無上偉大無窮的繼承者！

我在他的話裏覺得一點模糊的真理，我知道他爲什麼將我按在地下。

——你需要重新到路上去——他說——用新的眼光去看一看人民的生活，書，你是不用讀了，讀書給你的效能很少，你還是不相信，書裏面不能包括人類的智慧，祇是人民精神上一致趨向於自由的無限複雜的形式的表現；書不會找到對你支配的權力，可是它給你一種自我解放的工具，——但你沒有能力把這個工具找到手裏！

他說的對：在那個時候書對於我的確是很生疏的。讀慣了教會的經典，而對於人類的書籍，非常難於理會——活的說話對於我比書本的智識更有效力。我從書本上得來的那些思想——就是已經放到靈魂裏面去了，很快的就會消滅在它的火焰裏。他們不能解答我的主要問題：我至心誠意地去找上帝，我要發現上帝用怎樣的法律統治人間，可是得到的都是與我的心願相反，那末他的心願到底是怎樣的？

而同這個並立着的還有另一個不能解決的問題：上帝是從天上降到地下來的還是

從地上由人的力量昇到天上去？而這個問題又觸動着關於創造上帝的思想，就是全體人民的永遠事業。

我的思想分成兩部分：想留在這兒同這些人們一起，造成一種新的信仰，又想去找出那個劫持我的自由，磨折我的靈魂底未知數。

叔父彼得也勸着說：

——馬提微！你需要出去一個相當的時期，否則對於你的話會發生危險的爭論……

於是很快地一切都似乎在決定同我的意志反抗了：他們說從那裏一個別的工廠裏星夜趕到了一種緊急的報告，有憲兵來廠內搜索，並且他們要挨次到這邊工廠裏來的。

——嚇！糟了！——米海拉喊着，悲戚地。

開始有點騷動了，叔父彼得喊着說：

——噯，馬提微，你，你！你在這裏一點不能做什麼，你不要在這裏火上添油！你是一分鐘也不能停留在這裏了！

米海拉兀然地忠告着我，眼睛直望到我的面上來：

——你還是走的好！爲了你在這裏很少有利益，有害倒是很有可能的！

我知道他們要逼着我走了，這的確使我傷心。可是同時我自己也覺得憲兵可怕；還沒

有看見，就害怕了！我知道在困難的時候被迫的離開了人們是很不安的。他們將我逼走了。我在山林的荆棘叢中走過，足趾好像被截斷了似的，少年伊文皮可夫在後面跟着，他的背上負着一只袋——是被派到森林中匿藏書籍的。

我們一直穿到林沿，他找到了自己所需要的密窟，把帶來的東西放進去。很從容地。可是我

——他們不會到這裏來麼？

——誰知道！——他說——或許也來的。——快一點！

他的樣子是很粗的，猶如槲樹被斧頭砍了一般，頭很大，肩膀一高一低，手臂不夠長，聲音很濁。

——你怕嗎？——我問。

——什麼？

——假使他們來發見了怎麼辦呢？

——現在所怕的祇是找不到藏放的地方，如果那樣——也祇好由他去吧！

很熟練地把所有的放進洞裏去，埋着，把它放平，上面蓋着草堆，坐在地上看見我準備走了，說道：

——等一下子，我給你帶一封信去。

——給誰？

——我不知道。

我從林隙看到山下的窪地——工廠在那裏嘆氣，正像一個什麼人在那兒行深呼吸似的。我看見，在黑暗的城中，人們在街上彼此逐着，罵着，互毆着，有一個人把別個的骨頭都打碎了。而伊文不慌不忙地望下面走。

——你到那裏去？

——回家去！

——被抓去了怎辦呢？

——我做這个工作還不久，是的，我也不知道怎樣，可是如果被抓了去——也不壞。在牢監裏人可以變聰明些。

忽然有個什麼人高聲地，明顯地責問我說：

——你怎末的，馬提微！不怕上帝，却怕憲兵？

看一看伊文——他站在那裏不動，眼睛看下面。

——你——是的——剛才說的什麼？

——在牢監裏——可以讀很多的書……

——沒有別的麼？

難道這還不够嗎？

一個妄誕的思想鑽到我的心裏，刺激着我發出這樣可恥的問題。夜是涼的，可是我覺得熱。

——我也同你去。

——不准你去！——伊文正色地說——你是必定會被發見的，——這裏就是爲了你

那一場話開始這一場騷擾的呢！

——怎的？

——廠裏的工師報信到上土勒去了。

我坐到地上，對自己說：



——這樣我是該走的了！  
可是我的恐怖捉住我了。

——誰跑到這兒來了！——伊文輕聲說。

我看一看山的附近——上面有濃蔭遮着，雲在天空漫游，月亮在雲隙裏忽隱忽現。地面整個的在慢慢地轉動，而從這個無聲的轉動裏我覺得越發昏暈與恐慌。我躺着，好像一條流水的影子貼在地面，蔓籐纏着我的身體，黑影罩住我的靈魂。那灌木叢中有個什麼人的頭在閃動，枝頭也跟着顫動，好像聯珠似的。

伊文輕輕地吹着哨子說：

——這是可斯欠！

我知道這個可斯欠——小孩子，十五歲，鴿子的眼睛，白色的頭髮，身體很瘦削。兩年前在工廠小學裏畢業。米海拉準備提拔他做自己的副手，也在小學裏當教師。

我知道這時候我已經在那裏轉念頭：想把自己的害羞與害怕的心理藏起來。

可斯欠跑上來，喘着氣說：

——我來！問一問你，牧師！爲的是……叔叔彼得叫我領你到洛伯納斯克教堂裏去，走

吧！

我立起來對伊文說：

——再會吧，兄弟！請你替我向大家問好，請他們宥恕我！

可斯欠拉着我，嚴聲地命令說：

——你——走吧！還向誰問好呢？所有的人都被抓去了，是的！好像在市場上面的鷄！

走了，可斯欠在前面，輕輕地敘說在那裏所看見的情形，慢慢地望下走；我跟着他，路旁的荆棘時常鉤住我的衣角與袖口，彷彿誰在責問我：

——望那兒走？陷害了人們，而自己却脫逃了！——想到了這裏不禁失聲呼出來，好像是對自己說的：

——那末這是爲了我把人們害了？

小孩子答覆說：

——不是爲你，而是爲真理，你難道就是真理嗎？找你的吧，怎樣的自誇！

他的話很直率，他原來還很年輕，可是他侮辱我了。我想在他的面前辯白自己，於是就在自己的思想裏搜索着，猶如窮人搜索着麵包一般。

——是的——是的——你要知道，我所過的都是很大的不合理的生活。可是他咀嚼着我的每一字，教訓似的說：

——這樣你就很偉大啦！你總想比別人偉大一點！

——這話奇了——我想。

——不久以前——他說——可思青稱你是鬧鐘；不是那個到了時候會鬧起來的鐘，而是那個自己瞎鬧的鬧鐘。……

停一會兒又表白着說：

——我不喜歡你，牧師！

——爲什麼？

——不知道……你不是俄羅斯人，怎的不好！……

在別一個時期我要向他發怒了，可是現在——默着，怎的忽然覺得無力了，疲倦得要死。

四圍都是夜影與森林。森林中充滿着黑暗，分別不出那裏是樹，那裏是夜。月亮的光波在上面搖動，可是一會兒被黑暗吸收去了。靜得很，僅聽見脚下的枯枝發出破碎的鳴聲。

小孩子不怕說真理。這些人一直從約兒數起都不會把恐怖放到自己的身上來的。這一個時常發怒，那一個總是笑嘻嘻；他們大部份都是不愛說話的人，好像羞於說出自己的寬宏大量似的。

可斯欠在草徑上一步步地走，白的頭在我的眼前閃着。我回想着：天童懷爾法洛姆的行傳及其他的事情……腦海裏浮着一隻水鷗，飄過了一峯又一峯。

我問小孩子：

——你讀過聖經嗎！

——稍微讀過一點。母親拿來的，爲什麼？

——你愛上帝的信徒嗎？

——不知道……我愛潘得立蒙與伊格利，與蛇打鬥。我不知道人們將怎樣的快樂，如

果他們中間有十個人成聖的！

可斯欠在我的目前長起來。

——可不是——他說——皇親或者富有的女兒信奉基督，把他奪去——但是不論皇帝或富人對於人民並不見得是寬仁些。在行傳裏也沒有說到皇帝怎樣改善對於受苦

人民的待遇！

於是，靜一會兒又說：

——也不知道爲什麼基督要受着許多的苦難。他走到苦難裏去戰勝了苦難，可是出來……

他想一想補着說：

——出來沒有什麼！

我想抱住他：可憐可斯欠，也可憐基督以及那些留在村裏的兄弟們——可憐整個人類的世界。並且自己。那裏是我的家？我望那裏走？

夏的夜越發黑了，星河閃着暗淡的微光。

——你不疲倦嗎？可斯欠？

我？——小孩子勇敢地說——不。我愛夜裏走路，走一個徹夜這樣地走你會覺得好像在奇怪的國家裏似的。

走到黎明的時候我們才躺下來睡。可斯欠在夢中說話，我的思想還在那裏走動，猶如一個窮的韃靼人冬天在教堂的附近走着，在街上有雪風，很冷，可是到教堂裏——謨罕默

德不允許他。

天亮時小孩子醒了，我想着了什麼，對他說：

——還是請你同我走吧——我不到教堂裏去，我不想避匿！

他正色地看着我說：

——你已經是避匿了！

於是搖一搖樹枝不向我看。

——喏，再會了，可愛的！

他點點頭說：

——再會！

我走開去，回頭望一望——他立在大樹間，眼睛送着我走。

——噯！——他叫着——再會！

我覺得很樂意，他第二次說這句話時比較溫和得多了。

我走了許多天，猶如一個被逐的囚犯，我的靈魂暗地裏在燃燒，猶如在森林裏點着火炬，把我的影子忽然引到前面，又忽然拉向後邊。我覺得害羞或是別的什麼——想不起，並

且說不出。發生了一個黑的思想在我的四面飛着，好像是蝙蝠。

——他們是沒有上帝的人，並不是創造上帝的人……

我的靈魂慢慢地沉重起來，無力地倦怠地好像深潭裏面一條膽小的魚，伏在水底不敢到水面看一看天日。

外界的事物很少及到我；碰到了人都像在夢中一般。

在亞姆斯克附近一個什麼地方的鄉下教堂裏打睡……

在路邊塵土裏坐着一個唱歌的瞎子，膝旁放着一只布袋，按着一架手風琴，老人用他的空眼睛望一望天空，破碎的聲音裏發出歌詞，詠嘆往事：

——那伊文佛西是否在皇朝……

和着手風琴單調的鳴聲：

——烏——烏——烏……

我挨着瞎子的旁邊坐下去，他的手伸給我，握一握又收回去，仍舊唱着：

——住在葉爾馬克，兒子且馬費也夫……

——啊——啊——啊——手風琴重複地叫着，四面聚攏來一些沉鬱的人民諦聽古

事，垂喪着頭。

有一股暖氣向我吹來，我看見一個人用試探的口吻問說：

——這個人不唱嗎？

——他以後唱，等一會！

民間的歌曲我時常有聽見，可是不知道是出於那一種人的口裏，反應着誰的靈魂，在這一次我覺得它是出於千百萬鄉村人民的口裏。

——我請你發一點慈悲反抗我那偉大的罪惡吧，人呀！

人民都用好奇的眼光向我望來，我的靈魂又燃燒了。

老人唱畢了歌，我立起來說：

——信奉正教的人們！看吧，盜賊在劫持着人民，殺戮他……我的良心受苦痛，我帶着靈魂出來救他，——我想對人民貢獻我所有的力量，並且——服務……

人們密集在我的附近，包圍我，他們注意聽我說話，我沉沒在自己的說話裏——一切都忘記了；祇覺得自己在人羣裏站着，——他們把我擡高了，喊着說：

——說呀！把你所見的真理都說出來吧！



警察出現了，叫着「散開去！」

他問我嚷些什麼，問我要居留證。人民默然地隱匿了，猶如太陽隱在雲裏面；警察查詢我說了些什麼話，有人答覆說：

——講上帝……

——這我知道，還有別的……

——大部份是講上帝……

有個做粗工的人立在我的身邊微笑，警察抓住我的領襟；我想反抗，可是我看見人們用追究的眼光望我，似乎在問：

——現在你還說嗎？

從他們的不信任裏我覺得痛苦。

可是，到了要把我拉着走時，我就問他說：

——你想知道我所說的話嗎？

於是重新把不合理的生活說一番，——重新鼓動着許多人民，警察在他們裏面左衝右突的很忙碌。我回想到可斯欠與工廠裏的小孩們，我覺得自己的膽壯了，力大了，如在夢

裏……警察吹着哨子，各種各樣的臉孔與許多眼睛在那兒閃動，人們潮水一般地湧到我  
的身邊來，我覺得自己在他們中間很輕快。有個什麼人拍一拍我的肩子低聲在我耳邊說：

——走吧，走吧！

又向我碰着碰着……我已經被引進了一個什麼園門裏面去，一個黑鬚的人與我同  
排走，還有一個沒有戴帽的青年。

黑鬚的說：

——翻過竹籬！

翻過了——又經過別一個；我覺得很有趣。

——啊哈！——我想——你們怎的？

可是黑鬚的低聲說：

——快點，兄弟！快點！

我一面走一面問他：

——你是怎末的？

——就是這末的——他說。

沒有帽的青年默然跟在後面。走過了菜園，走下了小溪，——流水湮着草徑。黑鬚的把我的手拉去，看一看我的眼睛，笑着說：

——「喏，祝你路上平安！費卓克引你到好走的路道去，去吧！」

青年對他說：

——「你自己快點去吧……」

黑鬚的惘然望着山上走，我同費卓克在溪流旁邊走。

——「這是什麼人？」

——「放逐的鐵匠。也爲政治問題。」

——「這——是的，——我知道了！」

我快樂得很。可是他默然。

我看一看這個青年：臉圓圓地，鼻扁扁地，眼睛遠遠地望着前面，說話低低地，走路輕輕地伸着整個身體，彷彿在那裏諦聽，或者用很大的力氣拘束着自己。手交在背後，有點像我的岳父。

——「你自己——這裏的人嗎？」

——可以說是的。

——你的帽子那裏去了？

他搔一搔頭髮，望一望我，問：

——你問它幹嗎？

——這樣。起風要受涼的……

他不作聲，過一會兒不很高興的說：

——給狗啣去了！——在我的頭上！

溪流漸漸地深了，水聲淙淙，黃昏在灌木叢中慢慢地長出來。

我的思想模糊不清，可是覺得很舒暢，並且喜歡同人說話。

——你們僅一個人被放逐了嗎？——我問。

青年慢慢地輕輕地說：

——四個人。一位先生是由莫斯科來的，三個工人是從唐納來的。兩個是和平的，並且也吃酒，連這位先生也在內，他叫拉且可夫，他們說，祕密的，誰同誰。至於所有的人民，現在還沒有定數。他們多得很。我自己是比兒斯克人，姓名是米且可夫費卓克。在這裏已經五年。那

時候有十一個人。在亞良城八個，在喜可夫三個……

他說得很久，已經走了六七里路；說完了——想一想又說，彈着指頭：

——在他們裏面也有幾個農民，都是說一樣的話：這樣的生活不行呀！苦得要命。從前我沒有聽說這些。——生活很安靜的。可是現在看見了，我長得不高，而頭已經有點灣下去了。可見得真的很苦。

青年說話很困難，每一句話都好像從腳跟裏提上來的。往前面走沒有看我，人是很堅實的。我問他：

——識字嗎？

——知道的，忘記了。現在又重新學，沒有關係，還能够學。你也可以學。可是必須知道……

！有時候老爺們也會說生活艱難，可是他媽的！他們總是另有一種用意的！如果是自己的兄弟們，窮苦的工人們，那就對了！有時候一個很普通的人比老爺們的見識都遠一點。就是說社會是人組織成功的，他們也這樣說，社會，人類。我也是人或許我也是這裏面一個重要的組成員，我這樣想……

我聽了他的話自己對自己說：

——學吧，馬提微！……

於是對他說：

——你想怎樣？這件事——上帝的！

他聽了倒退幾步，我與他的背碰着了，——他回轉頭來正色的問道：

——這是上帝的嗎？我也這末想。因為大家都說要尊敬天父！就是政權，他們也說是從上帝來的。這已經成爲根深蒂固的信仰了。就是說，如果要把舊的法律改變——也要給他們一種新的信仰！可是他們那裏呢？在新的法律方面——沒有奇怪的！毫無足奇，一切如舊，在尼而尼發現了一個聖徒的遺體——這是一種奇跡了；他們說，這不是那個遺體，譬如說，鬍鬚吧，克拉費的鬍鬚是墨灰色的，可是發現出來的變爲紅色了。自然，事情還不在鬍鬚，而是在整個的奇跡。真有奇怪嗎？或者有的！他們否認這個。一切都認爲是欺騙。說這是由於信仰產生的奇跡。我曾想把他消滅了，免得鬧個不休。

他重新停住，夜景已經從地上產生了。黑影罩住了道路，流水急湍，樹葉在風中顫動。

我輕聲地對他說：

——走吧，兄弟！

他走了。在黑暗中沒有走錯路道，可是我時常碰到他的背。

他望下走，好像一塊石頭，在黑暗中用沉着的聲音說話：

——我也相信安息日的！我不是沒有家屬的，不是的！我的兄弟曾在軍隊裏做事——死了；姊姊嫁到比兒斯克很得寵——她的兒子足癱了：四年不能行走。父親是個酒徒，長兄把所有的地產都攪到自己的手裏去。我就……

我們經過灌木叢中，流水在足下偷過，頭上有夜鳥輕輕地飛過，天空閃着星星點點。我想走快點，可是前面的人慢吞吞地說着，好像要訴盡自己的衷曲。

——這個，黑鬚的，是好人！已經照新的生活走了。在困難的時間——善於自遣。他是我第一個認識的，他出來時，我問他：「你怎的可以反對上司呢？」他馬上把自己的主張對我說了。我去找牧師。牧師對我說：「噯，你這種思想要不得啊！」拉且可夫在城裏被捕下獄，坐了三個月。我坐了二十天。他在那裏問我：「他說些什麼哪？」「沒有什麼，」「誰教你呢？」「沒有誰教我。」我也不是個傻瓜！我對拉且可夫說：「請原諒我吧，我是很傻的。」他笑一笑說：「沒關係！」

我的路伴靜一會兒又接着說：

——他什麼都沒關係！流血也是沒有關係！小小的事情也是沒有關係！

忽然轉過頭來挺着胸膛，磨牙切齒地說：

——我一切都懂。兄弟死了，這是因爲當兵死的。姊姊的事情也不是爲奇。可是人們爲什麼彼此流血，這個真使我不懂了。我在他看來，好像一頭狗，要指揮到那裏，就跑到那裏。他叫着好「孩子」，並且一面說一面笑。我的足被他磨折死了。

於是又罵了幾句，像牧師吃醉了酒。

走出了溪谷。他對我說：

——喏，現在要分別了！

他告訴我走路的方向，轉身回去，沒有帽的。

我坐下去，不想再走了。

身體睡倒地上，麻痺軟癱，好像一塊油。天空沒星也沒有月，附近也沒有一點火，可是我覺得光與暖。領路人沉重的說話在我的意識裏響起來，猶如鐘聲，雖則它是破碎不全的，可是有新的意義。

鄉村的人民重新開展在我的面前。嚴肅地在那兒聽我說話，愁苦地望着我，看我是他



們的指導者。

——這是怎末的？——我驚奇地想並且難於相信有這末一回事。

我想：

——這個青年在那裏找信仰，——他自己是模糊的，他處在恐慌的生活裏而愛着人們！他的話在我聽來也是很模糊的。可是最使我奇怪的是米海拉與他的同事。

我的思想悠悠地流過，這對於我是不經常並且是不及待的。我把自已打量一番，輕輕地摸一摸我的心——想在它裏面找出變動的痕跡。我在暗中微笑並且怕說話，怕失去了這種未會有過的快樂。我將信將疑的看待這個充滿着愉快的靈魂，這對於我是一種意外的禮物。

正像一個白的小鳥，老早已經在我靈魂的黑雲裏面降生了，可是我一向沒有知道並且沒有覺得。現在由於外界的刺激。它驚醒起來在晨光裏面歌唱，——在我的心裏鼓動着翼膀，熱烈的歌聲蓋住了我的疑雲使它變成淚點落下來。我想同誰說點什麼話，立起來走着，是的，這時候如碰到什麼人我一定緊緊地擁抱他！

我看見面前有約兒發光的臉孔，米海拉的可愛的眼睛，可斯欠的嚴峻的微笑：一切認

識的，可愛的新的人們都在我的胸中生動並且充實它——無上的美滿！

我坐下來喘着氣想：

——上帝呀！這不是你嗎？這個美滿的不就是你嗎？我這樣地快樂與幸福，不是你的賜與嗎？

四圍黑暗，在黑暗裏有所親愛的人環繞着我，我的心在低聲地歌唱。

我坐不住了，又立起來走，——走一個徹夜，我想起可斯欠的話，就看見小孩子銅鈴般的眼睛在我的面前發光——走着，如醉如癡地走着，懷着滿腔的歡愉，走到了世界的盡頭。鼓勵我的靈魂以及他的新行動。

在亞姆斯克車站看見了許多移民，小俄羅斯人；他們用自己的體力開發出許多土地，偉大的勞動！我在他們裏面走，聽見他們低聲談話，我問：

——你們把自己丟得遠遠地不害怕嗎？

有一個瘦削的工人答覆說：

——祇要腳底下有地，站着在它的上面，怕什麼呢？——到處都覺得是遠的！地上的人很多，誰是勞動的就應該生活；很多，是的！

從前痛苦的話，死灰一般地積在我的心裏，可是現在，猶如銳利的星火飛迸，因為別人的痛苦就是我的痛苦，而人民不够力量取得自由就是我的苦痛來由。

人們沒有時間與地方來培植精神上的聯絡——這是最可憐的，這使我們分離開來，成爲孤獨的，看不見別人，沒有可能鞏固自己的力量，沒有結果的把自己在慾望的火裏燒毀了。

我同小俄羅斯人談話——我向他們致親切的敬意。

——人民永世在地上走到這裏走到那裏，找到一個地方可以自由自在地過着公正的生活；你地球的主人呀！誰使你這樣地東跑西跑？人民本是地球的合法的主宰者，誰有權力不給他地方住呢？誰使他分崩離析呢？

我懷着滿腔的熱情，號召人們創造新的友愛，創造新生活，可是我還不知道有新的上帝。

在慈拉多夫斯克一個什麼紀念節中，我立在曠場中說話，又是碰到警察的搗亂，把我抓去，而人民仍舊東奔西遁。

我在那裏認識了許多偉大的人；有一個姓名是雅喜，法拉得根，神學科的大學生，現在

還是我的好朋友並且將永遠如此！他是不信上帝的，可是醉心於教會的音樂到了流淚的地步：玩弄手提琴與唱讚美詩時常會痛哭流涕，可愛的怪物。

我笑着問他說：

——你爲什麼痛哭，異教徒？

他搖着手向我吼着說：

——我快樂得發狂了！我預感着偉大的創造的美！在這樣無聊這樣滑稽的生活裏已經有了美的胚胎——如果到了全世界都有靈感的時候，人們的生活將怎樣美滿的在詩歌裏表現出來呢？

我看見過許多奇人——他們在不同的地方與我遇見而都用同樣的火炬照引我，送我從這個城市到那個城市，他們精神上有一致的信仰，這使我永遠不能忘記。

偉大的俄羅斯人民，描寫不盡的美麗的生命！

在喀山斯克我的心受了最後的一擊，這一擊使我完結了漫游的生活。

這件事情的發生在七星湖的修道院裏，爲了舉行十字行列的聖典禮奉迎聖母：這一天從城裏把聖像迎到教堂裏，非常熱鬧的一天。

我站在山崗上望見：七星湖的兩岸人山人海，潮水一般地湧到修道院的門口。太陽將要沒落，發射出他最後的光芒。鐘聲悠揚，與歸巢的小鳥歌唱相呼應，人們的頭在斜陽的光輝裏照得通紅，猶如複瓣的罌粟花盛開。

在教堂的門口等待奇蹟；在一架不很大的貨車裏躺着一個不動的女孩子；她的臉孔凝固，猶如白蠟，藍色的眼睛半閉着，整個的生命——都表現在她那微微顫動的長的睫毛上面。

坐在旁邊的是她的父親，高大的人，禿頂白鬚，大鼻子，還有她的母親——胖胖的，圓圓的臉孔；擡起眉毛，張開眼睛看一看前面，指頭動彈着，表示她馬上要喊出銳利的驚呼了。

人們走近來，看一看胖婦人的臉孔，父親摸摸鬍鬚，有突然地說話：

「憐憫這個無手無足整整躲着四年的人吧，正教的信仰者呀！請爲她的不幸在聖母的面前求恩援助吧；幫助爲父爲母的消除苦難吧！」

顯然的，他老早把自己的女孩送到修道院裏來，並且已經失掉救治的希望，不斷地重複着同樣的說話，可是人們在他的面前喧嘩着，有些人聽見了他的懇求，惋惜地嘆氣，劃十字，女孩彈開眼睛，她的睫毛顫動得更厲害。

我看過了二十多個身體虛弱的女子與十來個殘廢的女子以及其他的盲女，總是爲她們可憐，——可憐她們的殘疾，失了體力，可憐她們無結果的等待着奇跡治療疾病。可是未曾有過像這一次的感動與悲哀。

母親無限憂戚地看着女兒的白蠟一般的臉，說不出怎樣的苦痛與悲哀，我覺得沉重得很，走開去，可是忘記不了她們。

千萬雙眼睛望向遠處，我在他們中間猶如騰雲一般，祇聽見熱烈的叫喊：

——擡呀！擡呀！

人民重重地慢慢地望山上走，擎着幡旗與火炬，金光燦爛猶如明星，歡呼與歌唱，猶如羣鳥亂鳴，聖母像在落日的斜照裏生動猶如活的美人。

人們的身上騰出有力的氣息——千百萬的聲音一致地喊着：

——慈悲博愛的聖母，普天同慶的聖母！

小孩們歡唱：

——一步，再一步！一步，再一步！

七星湖微笑怡然蕩漾着微波，修道院門前的樹木也向它點點頭，太陽偷偷地隱匿到

森林裏面去，森林裏充滿着娓娓的晚鐘聲。人們在歡呼以後垂下沉悶的臉孔，淚眼盈盈地發出低聲的祈禱與悲嘆，手在心頭不停地劃着十字。

這一切對於我都是同樣的感想——這一切覺醒後的悲哀，無力的失望，憊悃的祈禱。人們走下去：他們的臉上蓋着灰塵，頰間流着汗水，呼吸困難，眼睛失神，步伐失掉了重心。可憐的他們，可憐他們的信仰力在空中消失了。

走不完的人民的隊伍！

他們重新興奮起來了，憤怒地有力地叫喊着：

——歡呼吧！爲至聖至尊的聖母歡呼吧！

於是又聽見小孩子們唱着：

——一步！再一步！

在塵土飛揚裏閃耀着千百萬的眼睛，正像流雲裏面的繁星。我看這些眼睛是一個靈魂發出來的火光，在那裏祈禱着未可知的幸福。

人們密接地走着，猶如一個偉大的身體，手牽着手，一步快似一步的望着前面走，好像在那兒有個什麼東西等着他們，而急急乎要去到它的面前似的。

我的靈魂在顫動，我想起了約兒的話：

——創造上帝的人民！

我暴跳起來奔到人民的隊伍裏去，撞在他的懷裏呼喊：

——快樂呀！一切力量的歡愉！

他們執着我的手，圍住我的腰，飛騰跳躍與歡唱。我的脚下沒有地，並且除了歡樂以外沒有我。我的歡樂無量，猶如無限的天空。我是塊燒紅的煤炭，燒着信仰的火光在人羣裏高翔照耀。

——走！

人們不停留地快跑，準備跑過了一切的障礙與災難。

我記得——所有的人都在我的四圍停住了，一切都迷亂了。我看一看近旁的病車，失聲喊道：

——祈禱呀，祈禱呀！

偉大的騷擾，擁着病車，而病女的頭顱無力地在那裏搖動，張大了眼睛，恐怖地看着前面。幾十雙眼睛迎接着病女的視線，頓使軟癱的身體增加千倍的力氣想從病車上坐起。我



也看着她的背身希望她能够坐起，——這不是爲我的樂意也不是爲她，而是爲着別的什麼。我與她——祇是小鳥在火光中焚燒後的灰燼。

人民用自己的熱力加增到病女的身上去，猶如雨水活潤着乾枯的地面，他們祈禱似的對她說：

——你，起來吧！親愛的！起來吧！不用怕，把手伸出來！你起來，不必恐怖！親愛的，起來！把手伸出來，親愛的！

她那死灰的臉上泛出一點玫瑰色的紅潤，睜大眼睛閃耀着一種驚奇與歡愉的神光，慢慢地聳着肩膀，伸出一雙顫動的手。她的嘴開着好像一個剛才學飛的小鳥。

周圍的人們深深地嘆一口氣——猶如一個銅鐘放在地下有人用全力給它一撞所發出的鳴聲似的——他們騷動了一會歡呼着說：

——站着脚！幫助她起來，小女子！站着脚跟！把她扶起來吧！  
我們執着女孩，扶她起來，輕輕地把她扶到地上，可是她搖動着，猶如晨風裏面的麥穗，

嬌聲的叫着說：

——親愛的！上帝！愛，聖母！親愛的！

——走呀——人們叫着——走呀！

人們的臉上流着淚與汗，眼睛裏充滿着神奇的力——創造奇跡的信仰力。

病女慢慢地，在我們中間行走，復活的身體，偎傍着人們的身邊，微笑，臉孔雪白，好像一

朶花，請求說：

——讓我一個人！

停着，擺着——走動了。走着，她的足趾猶如被刀割了似的，羞答答地，笑靨靨地單獨的行走，像一個才學走的小嬰孩，而圍着她的人們也快樂地柔和地好像一羣小孩子。她的腰身搖擺，素手伸向前面，依靠着空氣傳達給她人民的力氣，而到處都有萬丈的光芒在迎接她。

走到修道院的門口，我停止向她看望，自己一個人在那裏沉思，看一看四圍，各處都充塞着人聲與鐘聲，天空佈滿了雲霞，湖裏反映着紫色的微波。

一個人走到我的身邊，微笑地問我說：

——看見嗎？

我擁抱他與他接吻，猶如久別重逢的兄弟，除了擁抱親吻外彼此找不到一句說話；笑

一笑默然地分手了。

……夜裏我在湖邊的森林裏坐着，仍舊祇是一個人。可是我的靈魂已經與人們——  
在地球上創造奇跡的人民聯合在一起永遠不能分開了。

坐着想着，回想我所看見的所知道的一切。心內燃燒着純一的火光，我帶着它重新走到世界上面來，去洞照世界的一切。

我沒有話可以說出這一夜怎末的歡愉，當我一個人，在黑暗裏充滿着歡愉的時候，我就立起來走到高處，全世界好像一條洪濤在涵湧——它的目的在那裏，這是我不能了解的。的。

可是我歡愉的覺得這個不能了解的就是我的靈魂無限偉大與美麗的表演，從我的無限裏面存在着無限的人類的歡愉。

早晨的太陽用另外一種面目出來迎接我：我看它的光芒有力地溫和地掃除了黑暗，把地球從黑夜中扶起，使它穿上光明的衣服——綠茵滿地，人們在它的上面做着各種的遊戲，排着十字的行列走向聖潔與真理。

我看見她，我的母親，長衣廣袖，立在羣星裏面，一杯美滿的葡萄酒，鮮紅的，滾沸的，生動

的人類的血液，並且看見她的領主——一切力量的，永不死亡的人民。

他開發出她的生命以及她的行動與祈望，我祈禱着說：

——你就是我的上帝以及一切上帝的創造主，用自己的靈魂以及行動去創造他們。

——世界上沒有你還有什麼上帝，因為你就是唯一的上帝，奇跡的創造者！

——這就是我的信仰和懺悔！

……因此，我就回到世界，在那裏人們的靈魂密切的結合在一起，從黑暗的迷信的囚牢裏解放出來在人民的羣集裏消滅了私人的面目，幫助他們覺悟自己的偉大力量，向他們指示出唯一可靠的道路，走到整個社會的偉大事業——全世界創造上帝的歡欣！

一九三一，七，三，脫稿於滬上。

——譯者——

（完）

類書總登錄號

別文學：小說  
186



發	印	出	譯	原
行	刷	版	者	著
者	者	者	者	者
中	中	吳	何	高
上	上			
海	海			
華	華	叔		爾
福	澳			
州	門			
書	書			
局	局	同	妨	基
路	路			

現代文學叢刊

懺悔 (全一冊)

◎

上海實售中儲券九十六元

(郵運匯費另加)



(338003) (十七三三三)

國家圖書館



004652782

法務部調查局



030315



調整  
#

(7733)